



DUZHE

读者®

诗的证言

辜不鼾

这种浪漫，足矣

父亲的最后十年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33



读者微信



读 者

2023 · 2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96期 十二月上



我曾经在电影院见过一对夫妻，丈夫居然带着旅行箱看电影。

在电影放映到三分之二处时，丈夫起身摸了摸妻子的头发，很亲昵，然后拖着箱子离开。

对此，我很诧异。

电影散场，灯亮起来。很巧，那位妻子认出我，她说看过我的书。我问：“你先生有事先离开了吗？”

妻子说：“是啊，他在外地工作，我们俩异地生活很多年。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所以他每次临行前都陪我看一会儿再去机场。”

我问：“只看半场不会觉得遗憾吗？”

妻子说：“不会啊！我会把接下来的剧情告诉他，我们就多了一个话题呢。他在家的时间少，家事又很多，老人孩子都要照顾，就算我们俩只看了半场电影，也是彼此陪伴，总比连一半都没看强吧。生活就是这样，老想着找到完美答案，就没有答案；老想着做到完美，

就不会去动手完成了。”

我被她的话触动，因为我经常以“完美主义”为理由，不去做一些事。比如太忙了，那就不给爸妈打电话，时间不够，干脆就不联系；比如一项工作，我要等到万事俱备，才动手去做，于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假如别人看半场电影都觉得幸福，我为什么不能“先完成，再完美”呢？

从那以后，我便凡事想得少，但做得多，即便没准备好，也边做边调整。最后，很多事情都出现了转机。在完成的过程中全情投入，一丝不苟，慢慢地，也能实现完美。维纳斯的雕像那么美，也是先有了姿态，而后精雕细琢。海明威说，一切文章的初稿都是“狗屎”，得慢慢修改，才能完成。

在阴晴圆缺的生活中，在几乎不存在完美的世界里，活出属于自己的圆满，是一种本领。

（米 粒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自在》一书）

只看半场电影

● 李筱懿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梁朝阳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祎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 辑 周广挥 南衡山 马逸尘
张 妍 樊又菲 王 丹
美术编辑 刘全镛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 / 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颉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目

2023年第23期(总第796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50 晒谷场迎篮而上 阿 招

文苑

- | | | |
|----|--------|-----------|
| 1 | 只看半场电影 | 李筱懿 |
| 4 | 诗的证言 | 熊德启 |
| 9 | 蓝色月光 | 蓬 山 |
| 13 | 遗失的灵魂 |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
| 16 | 辜不鼾 | 于 坚 |
| 55 | 花酿 | 陆 苏 |
| 66 | 减速 | 王计兵 |
| 70 | 爱情鸟的馈赠 | 依列娜·法吉恩 |
| 72 | 大雪纷纷 | 舒丹丹 |

人物

- | | | |
|----|--------------|-----|
| 10 | 这种浪漫，足矣 | 李 辉 |
| 21 | 幸福的沉浸 | 牛子孺 |
| 44 | 有一种狂热掩盖了他的笨拙 | 宋 爽 |
| 49 | 酒醉的男人 | 沈东子 |

杂谈

- | | | |
|----|---------------|-----|
| 19 | 灵犀与猛虎 | 草 予 |
| 30 | 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 | 傅 莹 |
| 42 | 溢出效应 | 何 帆 |
| 43 | 世界是(不)对称的 | 郁喆隽 |
| 62 | 纸质情人 | 陶 琦 |

话题

- | | | |
|----|---------------|----------|
| 14 | 怎样做一个理直气壮的打工人 | 梁永安 |
| 26 | 事业还是家庭 | 克劳迪娅·戈尔丁 |
| 64 | 被选择的全职儿女 | 聂阳欣 梁孟哲 |

人生

- | | | |
|----|------------|--------|
| 8 | 我想我的马 | 鲍尔吉·原野 |
| 22 | 我的活法是一种答案 | 明 宜 |
| 25 | 青春里的幸运 | 马海霞 |
| 38 | 父亲的最后十年 | 陈年喜 |
| 47 | 一人食 | 子 沫 |
| 54 | 充满治愈与惦念的相逢 | 华明玥 |

半月刊(十二月上)

次

人 生

- | | | |
|----|-------|------|
| 63 | 相濡以沫 | 德琨若鱼 |
| 67 | 岁月的音符 | 邹仁龙 |

生 活

- | | | |
|----|-------------|-----------|
| 20 | 不为人知的优雅 | 瑾山月 |
| 32 | 为了爱情的“不务正业” | 欧阳宇诺 |
| 46 | 享受出乎意料 |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
| 48 | “柠檬水”经理学 | 朱莉·卓 |

文 明

- | | | |
|----|-----------------|---------|
| 28 | 司马迁的空间智慧 | 王鼎杰 |
| 34 | 大海不是在变暖，而是在沸腾 | Judy |
| 58 | 诸葛亮为什么对刘备“情有独钟” | 易中天 |
| 61 | 被忘却的“凯尔卡门” | 斯蒂芬·茨威格 |
| 68 | 拯救隐鹮之旅 | 龙 盼 |
| 69 | 家畜驯化趣史 | 贾雷德·戴蒙德 |

悦 读

- | | | |
|----|-------|--------|
| 19 | 言论 | 艾科·奥贾拉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 56 | 情绪与表达 | |

意 林

- | | | |
|----|--------|---------|
| 53 | 意念的努力 | 列夫·托尔斯泰 |
| 53 | 世界也在看我 | 吉本芭娜娜 |
| 53 | 神奇的果实 | 索那瑜 |
| 53 | 润 | 姚中华 |

点 滴

- | | | |
|----|-----------|-------|
| 12 | 常态的生活 | 刘心武 |
| 15 | 去我化 | 夏生荷 |
| 18 | 嘴硬壶 | 胡一峰 |
| 24 | 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 杨 澜 |
| 29 | 九叠十八捺 | 王雅鸣 |
| 33 | 给年轻人的五条忠告 | 比尔·盖茨 |
| 41 | 见贤思齐 | 星 云 |
| 71 | 青春是用来绽放的 | 杨立华 |

封 面

- | | |
|------|-----|
| 浮舟沧海 | 陈弦沙 |
|------|-----|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天元旗舰店
读者读书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诗的证言

● 熊德启

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乏味了？洪童喝上两杯酒时，会如此问自己。洪童退休不久，儿子也终于结婚。儿子家在两条街之外，在北京这广袤的地域上仅隔这点距离的他们完全可算作邻居。儿子洪军小时候还算乖巧，长大了越发有自己的主意。洪童的妻子病逝后再无人在他们之间调停，父子关系的外壳一点点碎裂。

独居本就容易把自己暴露在寂寞里，何况还是一个刚刚结束社会征途的男人。洪童开始酗酒。洪军和老婆商量，给父亲找点事情做吧，或许会好一些。他打听了一个月才找到一件合适的事。洪童接到电话，被“请”去做“重要”的工作。一晃眼，五年过去了。

这天，洪童在下班的路上看见黄叶已在风中飞舞，透亮的橙色天空下，远处的西山熠熠生辉。他想起杜牧的诗：“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他又调转自行车的车头，回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门口，洪童遇见一个老头儿，他正探头探脑地往屋里望。

“你这里可是《走进平房》编辑部？”老头儿小声问。

老头儿少说也有七十岁，



洪童是老平房乡人，退休前在市里一份国字号大报做编辑。洪童不知道这份工作竟然是儿子找的，还一直以为是自己美名在外，一退休竟遭到“哄抢”。

“我叫鲁大，是你们的读者。”老头儿咧嘴露出一排又黄又乱的牙齿。

第一次在此处遇上自称“读者”的人，洪童有些意外。老头儿看上去有些眼熟，洪童终于想起他是谁了——儿子小区里看门的大爷，叫鲁大。

“洪编辑，我说看你有点眼熟，真是有缘分。”鲁大一边握着洪童的手，一边兴奋地扫视着，他苍老的脸上露出并不常见的笑容。这种真挚演不出来，洪童竟有些感动。

“鲁师傅，今天过来是什么事情吗？”洪童索性直接发问。

矮小、精瘦，暗沉的皮肤上插着灰白的须发，与皱纹一起交织在颅顶，看起来并不曾被生活优待。他谨慎的笑容里散发出善意，手里捏着一份报纸——正是上个月月底印发的那期《走进平房》。

平房，指平房乡。这名字并不洋气，许多人都想不到它竟然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免费发放给居民的社区报《走进平房》是乡里搞文化建设的非营利工程，印数有限。大部分人对于这样的报纸视而不见，仅有的读者就是那些被写在报纸上的乡领导。



“洪编辑，我喜欢‘诗词角’这个栏目，每期都认真看。”鲁大铺开手里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一个角落。

洪童很意外。“诗词角”所占版面只有半个手掌大小，是《走进平房》所有内容里最不起眼的部分——不过是为了凑版面而存在的栏目。他原本对诗并没有特别的感情，但他认为诗虽然篇幅不长，却可以让这份干瘪无味的报纸多出几分水润。这是整张报纸里唯一完全属于洪童的空间。自己花了心思的事情，被人喜欢，洪童还是有些得意的。

“洪编辑，我是个诗人。”鲁大紧盯着洪童，洪童知道了他今天来的目的。

“我就住的那个小区的宿舍，也算是咱们平房乡的住户。我写了诗，您看能在‘诗词角’刊发不？”鲁大终于小声问了出来。

从前在大报纸做编辑，求洪童发稿的人络绎不绝。可自从来了《走进平房》，鲁大还是第一个来求他的诗人。他没想到连看门的大爷也如此附庸风雅。

“好，我看看。”洪童说。

鲁大连忙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洪童，“新船的诗”几个字被歪歪扭扭地写在第一页，想必是鲁大的手笔。

“鲁师傅，这样啊：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先把你这个本子带回去，你留个电话，我回去看看再和你联系?”

“不介意的，洪编辑！哪回您过来看娃娃的时候再给我就行，我等您的回话！”鲁大

激动地一再道谢，临走时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来放在洪童的桌子上，那动作僵硬而局促，如同做贼一般。

晚上，洪童在家煮饺子。他打开“新船的诗”，耐着性子读起来。他本以为鲁大的诗要不就是毫无深度的老年生活记录，要不就是调皮机巧的打油诗，没想到读了两首还真有些模样。其中一首叫《咏乡》，别具风味，透出一股灵动与活力、一股对生命和生活的热忱。对一个如此生活的老头子来说，颇为难得。

鲁大这几首诗勾起了洪童的心瘾，他去衣柜里拿出一瓶背着儿子、儿媳藏起来的“小牛二”，就着饺子自斟自酌。

—

第二天，洪童准时到了办公室，要为这一期《走进平房》做最后的排版、校对。“诗词角”里的内容依旧是那首《长安秋望》。洪童其实从未真的想过要把鲁大的诗发出来，《走进平房》好歹也是政府牵头的社区报，自己好歹也曾经有这样那样的头衔，鲁大不过是个看门的……

第三天午休时，洪童骑车到儿子住的小区，打算把本子还给鲁大。可当他走到小区门口时忽然做了另一个决定。

“洪编辑！我的诗你可看了？”鲁大看见洪童过来，兴奋极了。

“鲁师傅，借一步说话？”洪童忽然客气起来，这语气给了鲁大希望，他笑嘻嘻地把洪童领到自己的值班室。

“鲁师傅，您的诗我看了，实话说啊，确实比较稚嫩。”鲁大目不转睛地看着洪童，不管对方说什么都连连点头。“但是，鲁师傅，您也算是我们平房乡的一员，我们是支持老百姓搞创作的，所以……还有商量的余地。”洪童小心地说着。“您看那边，”洪童指向小区外的街道旁，“那个地方常年停着一辆白车，尾号0803，是我儿子的车。”鲁大顺着洪童的手指看去，路边是空的，车应该是被开去上班了，但他逐渐明白了这一场谈话的走向。

“咱们小区没有地下车库，地面车位一直比较紧张。”洪童伸手拍了拍鲁大的肩膀，“我儿子搬过来得比较晚，一直解决不了车位的问题……”

“对了，我不抽烟。”洪童拿出鲁大给他的烟，塞给鲁大。

“洪编辑，我只管看大门，车位不归我管……”鲁大憋了半晌，憋出这么一句。

“这个我知道。鲁师傅，大家都一样，我上面也还有领导呢，我们彼此都再想想办法。您说呢？”

“那我想想办法，洪编辑。”鲁大的眼神有些黯淡。

洪童把本子放在值班室的桌上，轻轻拍了鲁大一下，然后出门，没敢直视鲁大的眼睛。

“洪编辑！”鲁大忽然追了过来，“可有哪一首是您觉得还好的？”

“有一首还不错，叫《我仅有的忧愁》！”

“好的！谢谢洪编辑！”鲁大笑起来，很满意地回去了。

你没有淋过旧时的雨/你
没有抚过龟裂的大地/没有一
棵草浸泡过你的鲜血/没有一
条鱼见证过你的飘零/他们
是这样说的/你还不够忧愁啊/你
还有些空洞啊/你不过是在安
逸的阳光下做着华而不实的梦
啊/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是对
的/我无力反驳他们的话语/这
是我仅有的忧愁

——《我仅有的忧愁》 鲁
新船

三

又出了几期《走进平房》，已经是深冬。洪童来找儿子时依然会和鲁大打招呼，鲁大也热情地招手，但谁也没再提过诗或车位的事情。

谁知，就在一个中午，洪童正在办公室里吃着外卖，鲁大打来了电话。

“洪编辑，车位的事情我给你搞定了！”鲁大兴奋地说。

“鲁师傅，您的诗要不再给我看看，下一期报纸马上要定稿了……”洪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些慌乱。

“洪编辑，如果发表，有没有可能在‘鲁新船’前面加上‘诗人’两个字？”

“没问题！车位的事情我下班就来办。”洪童一口答应，心满意足。

可惜，到了下午，洪童大好的心情烟消云散。

首先，洪童给儿子打了电话：“你今天早点回来，车位的事情给你办妥了。”洪童一副发号施令的做派。可洪军却说——车位一年多以前就已经租下来了，前段时间又续租了

一年。这可把洪童说蒙了，自己明明记得车位的事情从未解决，自己还专门去找过物业好几趟，难道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吗？或许只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觉得儿子这个车位是需要他来解决的。

接着，洪童接到乡里宣传部小刘的电话：“洪老师，您中午提交的这一版，诗人鲁新船是谁啊？”

“就是咱们乡里的一个诗人，怎么着？”

“我上网查了，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您也知道最近很多媒体都吃过亏，发一个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稿子，万一这人再出了问题，您明白吧？您也知道，咱们这报纸虽然不算什么大报，但毕竟也算乡里的门面，要不您再想想……”

“不用想了，我已经决定了。”洪童打断了他。

“洪老师，其实吧……这种事情是老陈说的，一个没听说过的人，还用什么‘旧时的雨’……”小刘讪讪地说。

老陈一直对自己这个“领导”的位置非常看重。洪童一听是他，心想这事情是扭转不过来了，应付几句便挂了电话。洪童随便找了首唐诗替换掉鲁大的诗，排了版又发送了一遍。

四

“鲁师傅，您什么时候休息？我请您吃个饭。”傍晚时分，洪童满脸堆笑，透过值班室的窗户看着鲁大。

“大冷天的，暖暖身子！”洪童做主点了两瓶二锅头，鲁

大推辞不过，只好接过一瓶。洪童就着酒，把能说的抱歉话全说了一遍。

“鲁师傅，车位是怎么找到的？”洪童问鲁大。

“我就是和物业张姐说了实话。”鲁大说得轻描淡写，仿佛根本就不费力气。

鲁大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举到洪童面前。“但是，我必须和您坦白，洪编辑，我对您没有说实话。”洪童盯着鲁大，回想他到底哪里骗了自己。

“鲁新船其实是我孙子。”鲁大说，“我儿子早些年和他老婆出门打工，再没回来。我就这一个娃娃。最后听说他们在北京，我来找他们，可是没找到。家里也没有多少钱，鲁新船的奶奶在家带他，我出来工作挣钱。新船今年二十多岁了，没读过啥好学校。人家都出去打工，可他就喜欢写诗，他硬说自己是个诗人。我们也不懂他写得好不好，但是在我们那儿，写诗不赚钱，还会被人笑……他写完就发个短信给我，我就记下来，想着哪天有机会让懂文化的人指点一下。”

鲁大拿出手机来给洪童看，果然密密麻麻全是鲁新船发来的诗。洪童终于明白，为什么鲁大的诗里总带着与他年龄不太匹配的、微妙的感觉。

“我之前给好多报纸和杂志寄过信，都没有发表。这次想试试在《走进平房》上能不能发表。万一发表了，我把报纸带回去，村里人一看，诗人鲁新船在报纸上发表了诗，那就算得到认证了。”说到这



里，鲁大的语气明显有些兴奋。

“但是新船不是我们平房乡的住户，我担心因此不让发表，所以才没对您讲实话。”

“唉，鲁师傅，《走进平房》就是个社区报，没什么人看。我可以想办法推荐给……”洪童本想再承诺些什么，却停下来了，因为觉得此刻的自己并不具备承诺的能力。

“不要紧，乡级报纸在我们那儿已经很好了。您这儿发的都是大诗人的诗，新船没有名气，也确实够不上。没事的，洪编辑，您喜欢他的那首诗，我和他说了，我们平房乡的大编辑洪童都说他写得好。他很高兴，真的，您不必在意。”鲁大又安慰起洪童来。

“洪编辑，诗发不出就算了，车位您还是可以拿去的，都是为了孩子，没关系的。”鲁大“坦白”后似乎释然了，语调也轻盈起来。

“您小孩是做哪样的？”鲁大见洪童不说话，便问他。

“我儿子他……做生意。”洪童迟疑了几秒，最后还是说了个笼统的答案。

“做生意好啊，怪不得能在我们小区买……”

“他是卖红豆饼的。”洪童忽然打断了鲁大。

洪军大学学设计，原本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这公司并不好进，不少项目都是修桥、修路，收入相当可观。而就在洪军混出点名堂时，忽然一声不响地辞了职，说要去卖红豆饼。“我就是个做设计的，而且我酒精过敏，但不喝酒真的没

办法干，我受不了。”大好前程毁于一旦，洪童自然气愤无比，从此和儿子产生嫌隙。

“娃娃卖的红豆饼，好吃不？”

洪童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仔细品尝过。儿子过来看他时总会带一些，但他吃起来总是夹杂着愤懑，红豆饼什么味道反而忘记了。“也就那么回事，太甜。”洪童说。

此时，鲁大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便递给洪童。“您看，又写来一首。”这是一首现代诗，叫《最后一个鼓掌的人》。

洪童醉醺醺地漫步在熟悉的小路上。他反复回想着鲁新船的诗，他不知道最后一个为鲁新船鼓掌的人到底是不是他那不知踪迹的父母，但他知道，第一个为鲁新船鼓掌的人，一定是鲁大。

五

《走进平房》已编排到春节前最后一期，洪童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晒着冬日暖阳。

“洪老师，老陈说区里打电话过来，上面有人点名表扬我们平房乡的诗人鲁新船，要把他作为百姓文化建设的典型！洪老师，这鲁新船和您什么关系啊？”小刘打电话来，小声而谨慎地说着。

“没什么关系，我是他的粉丝。”洪童轻描淡写地说。

洪童挂了电话。电脑屏幕上，是他早已准备好的一整版内容：“我仅有的忧愁——青年诗人鲁新船。”

这一整版里包括了对“平房乡居民”鲁大的亲属——诗

人鲁新船的介绍，还有洪童精选出来的鲁新船的六首诗。另外，洪童还找了些老朋友为鲁新船的诗写了评论。右上角有一张鲁新船的照片。照片里的鲁新船拿着笔记本站在村外的河边，露出青涩的笑容。

洪童确信这一期《走进平房》和以往的都不同。他想象着那个自己从未见过的男孩，正把这份报纸展示给身边的人们，骄傲地说：“我早跟你们说了，我是一个诗人。”

与此同时，洪军回了微信，说“好”。这是回应洪童上午发给他的信息：“明天去印刷厂，要送点你的红豆饼给他们，我晚上来拿，多装几张你的卡片，包漂亮点。”诚如洪军所说，爸爸是个骄傲的人。洪童没办法这么快地改变自己，像鲁大一样，成为第一个鼓掌的人。但他不要当最后一个鼓掌的人。

当我的名字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你们又在哪里/当我的歌要被远方的人唱起/你们是否会看见那一座熟悉的老山/回荡在旋律里/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看见我的诗句/你们是否会一样有兴奋的感应/如果有天全世界都为我鼓掌/我愿意等待人群散去/我要看在最后的/最后的角落里/最后一个为我鼓掌的人/会不会是你/如果真的是你/会不会就是你爱我的证据

——《最后一个鼓掌的人》诗人鲁新船

(梁衍军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七个不算太暗的夜晚》一书，本刊节选，李小光图)

我想我的马

● 鲍尔吉·原野

大群牛羊拥挤在公路上，汽车鸣笛也不躲开。牛羊漫山遍野，边走边找草吃。今年旱，六月中旬了，草还没盖住地面，白音温都的牧民正赶着自家的牛羊，转场去塔林花草原夏营地。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下意识地想告诉老父亲，接着心里“咯噔”一下——父亲已经去世了。

在镇政府，我看一个两岁的女孩在大厅纳凉，她庄重地伸出手，跟往来办事的牧民握手，好可爱。我想说给父亲听。他听到时一定是盘腿坐在床上，摇晃身体，露出微笑，仿佛见到了小女孩。但是，父亲去世了。我的心又“咯噔”一下。

父亲去世四年了，我尽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件和物件。这几年，我没去草原，去了就会想起父亲，仿佛他就在那里。草原上，干牛粪散发出草药的气味。排队飞行的大雁，翅膀反射着阳光。被晒得灰白的木轮车边上，牵牛花（蒙古语叫媳妇花）已开放，傍晚，它们会收拢花瓣，像一支支雨伞。我想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父亲，却无处说，我感觉自己孤孤单单。

父亲性格刚直，说人论事，言语激昂。进入80岁，他开始变得柔软安静。到90岁，他几乎不说话了，整天趴

在窗台看绿地上的花朵和天空中的白云。父亲度过91岁生日后，开始说他的战马。马的名字叫沙日拉，意思是带黑灰斑点的白马。

父亲说，在辽沈战役中打沈阳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飞得有树梢那么高，机枪连串扫射。骑兵目标大，没地方躲，有好多战友牺牲了。战马低头嗅主人身上的血，不离开主人。他说：“战争啊，比电影里看到的残酷。”炮弹爆炸，四处是残破的血肉。按理说，动物应该在炮火中逃散，但是

马不会，它们不会离开自己的主人。父亲说：“沙日拉是一匹多好的白马！”

我怕父亲情绪激动，扶他到床上躺下，说：“你别想过去的事了，享受幸福的晚年吧。”

父亲说：“沙日拉爱用鼻子嗅我身上的味儿，我也喜欢马的汗味。我想我的马。”

2019年7月，父亲的身体变得愈加虚弱。10月1日上午，电视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我们早早把父亲扶到沙发上，他





基本上，每个作家都写过月光，每个人对月光都充满独特的情感。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篇目中，月光也不一样。更进一步，同一篇目，不同场景段落里，月光又有不同。通过一些美妙的比喻，可窥见作家心底不同的柔情蜜意、苦辣酸甜。朱自清写“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沈从文写“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实话实说，并不算很新奇，这种质感、颜色，相信不少人有类似的体验和感触。

读过余华《活着》的人，几乎都会对那句“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印象深刻。月光有了滋味，将人生的咸、苦、涩，撒在历经丧亲之痛、恍惚茫然的“福贵”心上，也撒在读者心上。

莫言也常用月光来涂抹小说。《红高粱》里，日本人血洗村庄，“到处都是血的腥甜味”“沾满了人血的夕阳刚下了山，八月中秋血红的月亮便从高粱丛中冒出来”。月光，便



蓝色月光

●蓬 山

浸满了血性。《天堂蒜薹之歌》里，“银灰色的月光涂在车辕杆上，涂在牛的角上，涂在毛驴的耳朵上，涂在闪烁着亮光、蒙住蒜薹的塑料薄膜上”，月光便预示了农民辛苦买卖的惨淡晦暗命运。

月光也是日式物哀、侘寂的常客。川端康成《温泉旅馆》里：“溪水周围，月光溃乱如成群行将溺死的银色候鸟，岩石的白与对岸杉林中的秋虫声融成一片……”同样的银色调，在沈从文、莫言、川端康成的笔下，幻化出不同的气象，迷离交织

而又完全不同。

在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中，月光的色调更稀奇：“蓝色月光照在窗外那棵每次看到都令人不快的桧树上，黑影边缘若隐若现，烟雾朦胧。”说不清是像浮世绘还是像印象派，正如懵懂而又充满欲望的青年的心。只有他们，才能看到这样的月色。

(梓 华摘自《大公报》2023年9月14日)

已经坐不住了，身体两边各放了一床棉被支着。10点整，电视开始播放1949年开国大典纪录片。70年前的这天，我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他是内蒙古骑兵白马团的战士。父亲目不转睛地看完纪录片，说：“我没找到我的马。”

那天晚上，我们看完电视准备休息，父亲从卧室走到客厅，站着，像要宣布一件事。他说：“我的马……”“马”字没说出来，眼泪已在他脸上流淌开来。灰衬衣像雨衣一样，挂在他身上，空空荡荡。我上

前扶他，感觉他在颤抖。他说：“我的马在哪儿？”

母亲说：“快睡觉吧，你说你的马在抗美援朝时被送去朝鲜了。”

父亲躺在床上说：“我想我的马，我感觉自己孤孤单单。”

最近听了章琴璐日布唱的一首歌：“说起唯一的故乡，眼泪落下来，自己都没察觉。说起唯一的马，眼泪落下来，自己竟不知道。”好像在唱我父亲的故事。父亲以前说起马时兴高采烈，夸马的眼睛、马

的鬃毛；后来提起马，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也不擦，浑然不觉。

我父亲活了91岁，经历九死一生。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忘记了世间所有的荣辱，却忘不了那匹战马。父亲说：“我的马也会想我。”

2019年11月8日，父亲溘然辞世。如果有天堂，他会在那里见到他的马。在天堂的绿草地上，他和白马一同徜徉、云游。

(大浪淘沙摘自青岛出版社《父亲的战马》一书，李晨图)



范用——

— 1 —

有一年春节，我接到范用寄来的贺卡。贺卡由他自己设计、印制。这是他的雅兴，几乎每年他都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印制贺卡。

范用这次寄来的贺卡，别出心裁，既非藏画，也非题词，而是他九岁的外孙女许双写他的作文《我的外公》，外加丁聪画的肖像漫画。

别看许双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却把外公写活了。

我的外公已六十七岁了，他瘦瘦的，个儿不高。

他做什么事情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地。

他喜欢学习，天天看报纸看书，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夜里，我们都睡觉了，他还在看书。

他喜欢音乐，经常欣赏有名的乐曲。他也爱唱歌，总是拿着歌本坐在那里哼歌。有时候还把唱的歌录下来，听听自己唱得好不好。

外公喜欢收集酒瓶，他的

这种浪漫，足矣

●李辉

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颜色不同，有大有小，大的很大，小的只有一点儿。都挺好玩，我也很喜欢。

他有些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又吃饭，走来走去，弄得我们睡不着觉。晚上，我们吃米饭，他不吃，要吃面条。有的时候，我们吃面条，他又要吃米饭。你说他怪不怪？

这就是我的外公。

把这样一篇写自己的文章印在贺卡上，大概也只有范用能够想到。因为他充满童心，即便人过古稀，依然如此。

有一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聚会。黄苗子、王世襄几个人正在聊天，范用走了过来。他说他前两天又摔了一跤。大家问怎么摔的。他说，他突然发现养的金鱼，有两条不停地追来追去。他不懂，害怕后面这条要吃前面那条。他好奇地观察，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便摔了一跤。但他非常认真地说：“真是奇怪，它们干吗要追来追去？真奇怪。”黄苗子指指王世襄，说：“专家在这里。”

“你说这是为什么？”范用扯扯王世襄的衣服问。

王世襄慢条斯理地回答：“那是金鱼在产卵。”

王世襄话音刚落，大家都

开心地大笑起来。只有范用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连声说：“噢，噢。真奇怪。真奇怪。”那样子，真像一位天真少年。

— 2 —

范用做什么事情都快。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到他家拜访他，就对他的“快”深有感触。我们说到一些都感兴趣的人与书。他说话很快，一串接一串，少有停歇的时候。说着说着，提到什么旧的、新的书或者杂志，他腾的一下就站起来，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只听见木地板嘎吱作响，一转眼拿出一本杂志来。“你看，这就是当年的杂志。”不等我细细翻阅，说着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屋，再拿出一本书来。“你看，台湾刚刚出版的，印得多漂亮。”谈话间，他不断地站起来，走进去，拿出来，如一阵不停歇的风，热烈、迅疾。我在想，这老头倒真像名副其实的“小旋风”。

后来与他熟了，我渐渐明白，他快，是因为无法掩饰谈到书的兴奋。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像书那样吸引他，让他投入，让他陶醉。

范用收藏有一张 1938 年的照片，是他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为他们拍下这张照片的是革命将领彭雪枫。照片上，十



个人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是范用。那时，他只有十五岁。一年前，他从镇江穆源小学毕业，刚进镇江中学，只念了两个月，日本军队打过来，学校解散。从此，他就离开校园，开始独自闯荡人生。

也许是一种补偿，动荡时代常常无意之中会给年轻人的生活赋予某些意外的浪漫。漂泊虽然给他们带来磨难和艰辛，但同时也给他们以新奇和自由。

上小学时，范用喜欢剪报，然后用小卡片将之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他都尝试过，但这些爱好，最终只是成为一种修养和背景，走在前台的永远是出版。

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有时还设计封面，出版社的每个工作环节范用几乎都参与过。他学历不高，每次在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填上“小学毕业”，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想好看一点，就填“中学肄业”。谈到这些，他有时不免解嘲地说：“要是现在，我是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也许没有资格进出版社的人，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出版家。他倡导创办的《新华文摘》，他主持创办的《读书》杂志，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编辑出版的一套套丛书和一本本颇具分量的著作，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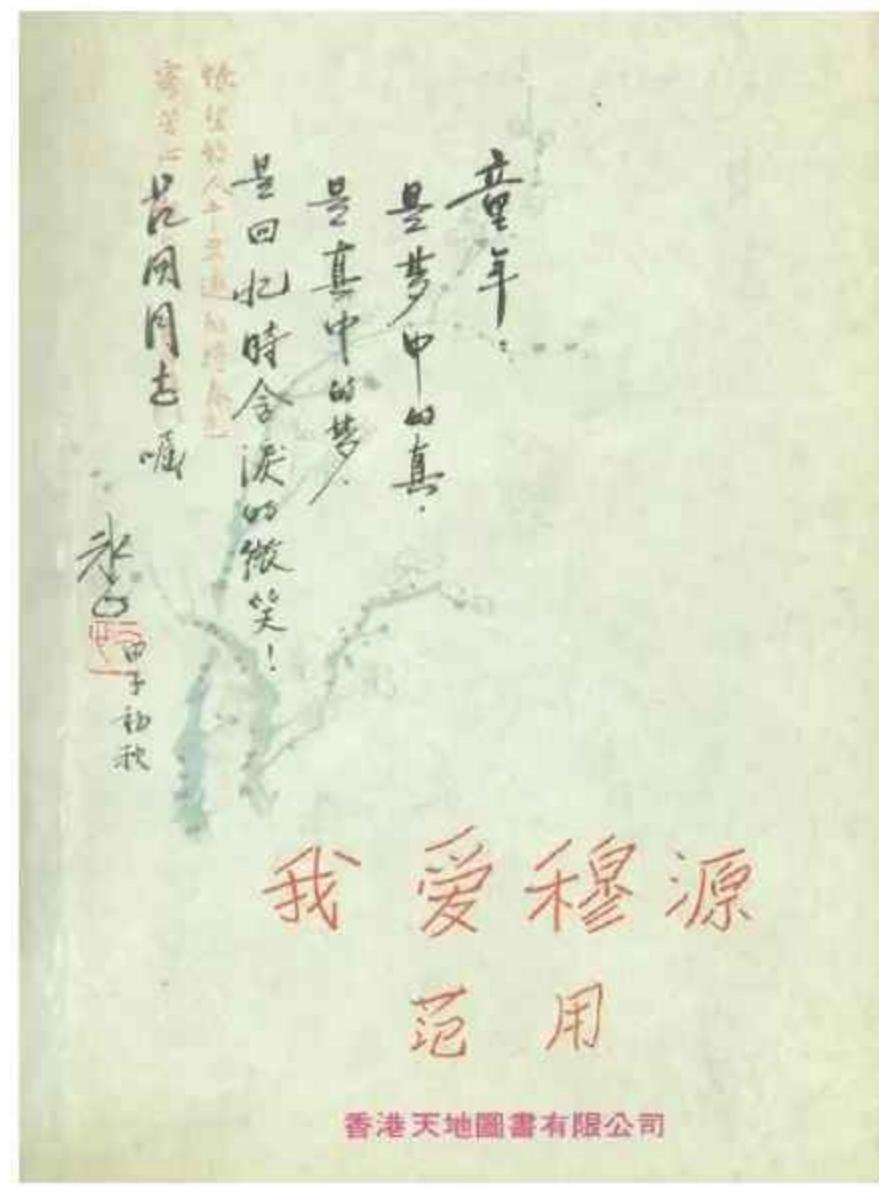
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 3 —

为别人出了一辈子书的范用，在退休之后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叫《我爱穆源》。穆源是他的母校——镇江穆源小学。他给现在母校的学生写信，用这种方式，向他们描述自己当年在穆源的生活：学校门口的大镜子，让每个走进校园的学生看看自己的穿着是否得体；礼堂里的钢琴



范用收藏的照片



范用创作的《我爱穆源》

和风琴，从来不上锁，老师弹琴，学生唱歌；童子军上街募捐，参加公益活动；学生剧团演出新话剧；办墙报，出“杂志”……

范用收藏有一本 1937 年欧阳予倩、马彦祥主编的《戏剧时代》，里面有一篇《镇江

儿童剧社座谈会记录》。当年，范用和小伙伴们为筹备儿童剧社公演而召开座谈会，讨论有关事宜。座谈会上范用做报告，介绍有关剧本和演出的准备情况，随后大家自由发言。范用回忆，当时剧作家陈白尘还亲自给他们邮寄来新创作的抗日戏剧剧本《一个孩子的梦》，供他们演出。

开始，我还有点奇怪，范用为什么独独对小学生活那么留恋，用那么多的笔墨去写。他甚至还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母校的模型。模型很漂亮，他专门送回母校，供今天的学生观看。现在想来，他实际上在回味一种浪漫。这种浪漫，不仅仅局限于儿童生活的天真烂漫，更是他在成长时期所深切感受到的教育、文化的浪漫。它与范用充满童心的性格相结合，便生发出生活的诗意。

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不难发现，范用的人生基调是与这种浪漫紧密相连的。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看重的东西。

《傅雷家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革”刚刚结束时，范用拿到了《傅雷家书》的手稿。他非常欣赏傅雷的文笔，对傅雷不堪污辱而毅然自尽的结局，感慨万分。他强烈感受到家书里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一个个性独特之人所具备的人格力量。

范用决定出版《傅雷家书》。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傅雷家书》都是值得出版的。

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与此同时，他还筹办了“傅雷手迹展”。他用这次展览来彰显傅雷的人格魅力。后来，《傅雷家书》备受读者欢迎，而范用的胆略与眼光也令人刮目相看。

— 4 —

面对当代出版业，范用有时难免感到困惑。他不知道是自己落伍了，还是出版业变化过于迅疾。许许多多新奇的操作方式，包括纯粹商业性的“炒作”，颇令他诧异。他想不明白，本应以文化为背景，以文化积累、精神创造为己任的出版业，为什么竟然在某一情形下，靠几个人心血来潮策划一番，就能推出畅销十万、数十万册的书，可转瞬之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无情地弃置一旁，将之淡忘？每当说到这些，他总是不解地问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994年5月，陈白尘去世。去世前，他曾整理过自己在“文革”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编好后交给一家出版社，可惜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退休的范用，迫不及待地想见陈白尘的女儿陈虹。他愿意帮忙想办法将这本日记出版。范用难以忘记，当年已经成名的陈白尘自己花钱给他们小学生剧团寄剧本的这份情谊；他更难以忘记，他们

这代人在“文革”中共同走过的艰难日子。这不仅仅关乎友情，更是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范用与陈虹约好见面。哪知就在这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几天后，陈虹来探望范用。只见他仰卧在家中的木床上，像上了刑具一般一动也不动。还未开口，他就哭了，在陈虹的印象中，这位70多岁的老人像孩子一样呜呜抽泣着，任泪水汩汩地顺着脸颊流淌到枕头上。他接过抄录好的且附有陈白尘生前亲笔撰写的“前言”的书稿，双手将它紧抱在胸前，连声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它

出版！一定！”

几个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图书馆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展览”。就在即将开幕的时候，范用先生在儿子的陪同下，拄着双拐艰难地来到展览大厅。儿子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包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牛棚日记》。范用告诉大家，距离书的正式出版还有两个月，这是他特意请印刷厂为今天的开幕式赶制出来的样书。

陈虹的眼睛湿润了，连忙恭恭敬敬地将这本来不易的小书放在父亲的手稿旁边。人们围上前去欣赏。范用默默地站在一旁。这时，他心中一定充溢着满足。

相知相通，对一个出版家来说，是最为难得的境界。

范用心中理想的出版家，应该有思想、有人格、有感情，而不是充满铜臭味；他理想的出版业，也不是冷冰冰、干巴巴的合同签订，而是洋溢着自由与浪漫。他的兴趣在此，他生命的意义也在此。

方成为范用画过一幅漫画，题为《无题》。画中的范用“逃窜”至空中，可他仍然紧紧抱着比他整个身体还要大的几本书，头往后张望，有一丝惶惶然，也有一种满足。他仿佛在庆幸：尽管已失去一切，但还有书。

我想，画中的范用，拥抱的其实不仅仅是书，更是一种浪漫情感。因这种浪漫，他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于他，有这种浪漫，足矣！

（徐友亮摘自微信公众号“六根”，本刊节选）

常态的生活

● 刘心武

无大波澜的人生，也是一种幸福。

人生的意义，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轰”的一声雷响，而是蜜蜂般“嗡嗡”不息地采撷花蜜。

人从暗寂的子宫中来，还要渡到暗寂的彼岸去。那中间的历程，惊心动魄的事未必多，但真多了也未必是福。

常态的日常生活，以其平淡枯燥磨砺着我们焦虑的灵魂。倘若我们能消除娇嗔暴戾，而终甘于平凡，把有限的生命融入与真、善、美相连的事物中，那可能便是缔造了真福。

（涵 宇摘自《经典美文》
2023年第8期）



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总是忙碌而辛劳地工作着。

从很久以前开始，他的灵魂就被远远地丢在了身后。

没了灵魂，他还是过得很好——他睡觉、吃饭、工作、开车，甚至还打网球。

然而有时候，他会觉得四周空空如也，自己就像行走在数学笔记本里的一张光滑的纸上，四周满是纵横交错、无处不在的网格线。

在某一次出差途中，这个人半夜突然在酒店的房间里惊醒，觉得自己无法呼吸。

他看着窗外，却不太记得自己在哪座城市。毕竟从酒店的窗户向外望去，城市与城市并无不同。他也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又为什么来到这里。

而更不幸的是，他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这种感觉很奇怪，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自己，只能沉默。

有那么一刻，他想他是叫安杰伊，但下一秒他又确信，他叫玛丽安。

最后，他惊慌失措地从行李箱底翻出护照，看到了他的名字——杨。

第二天，他去见了一位年迈而睿智的女医生。医生说：“如果有人能从高处俯瞰我们，他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的人，以及这些人姗姗来迟、不翼而飞的灵魂。它们追不上自己的主人，巨大的混乱由此而生——灵魂失去了头脑，而人没有了心。灵魂知道它们跟丢了主人，人们却



时常意识不到，他们遗失了自己的灵魂。”

这样的诊断令杨大惊失色。他问：“这怎么可能呢，我也弄丢了自己的灵魂吗？”

睿智的医生回答：“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灵魂的移动速度远落后于身体的移动速度。在宇宙大爆炸后的那些遥远的时光里，灵魂出世。当这宇宙还未如此步履匆匆时，它总是能够在镜中清晰地看见自己。你必须找一个地方，心平气和地坐在那里，等待你的灵魂。它一定还停留在两三年前你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份等待或许会历久经年，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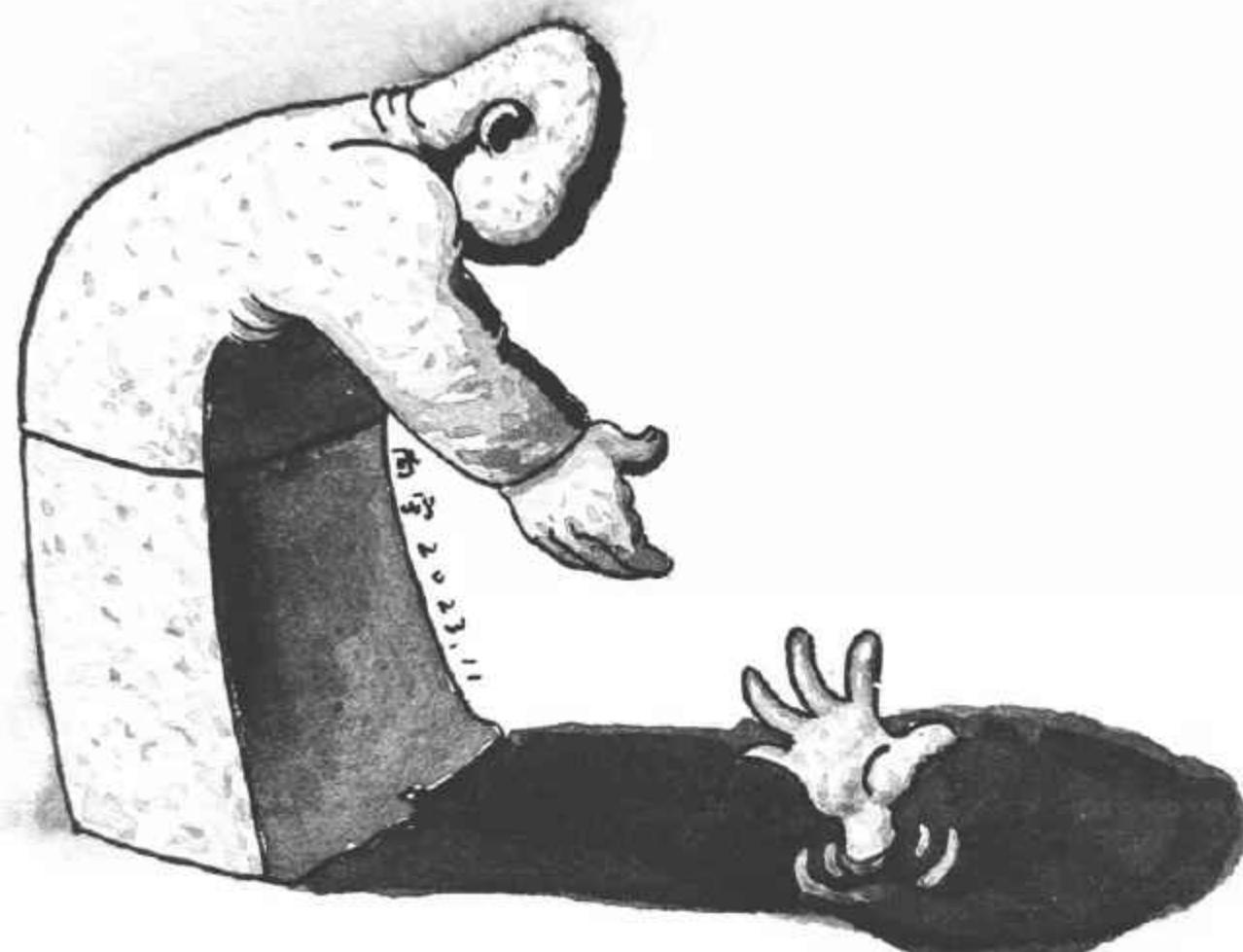
这个名叫杨的男子照做了。他在城市的边缘为自己寻了一间小屋，每天坐在椅子上等待着，其他什么事也不做。就这样持续了很多天、很多个星期、很多个月。他的头发长长了，胡子甚至长到了腰间。直到很久之后的某个下午，门被敲开了。他丢失的灵魂站在那里，疲惫不堪，风尘仆仆，伤痕累累。

“终于——”它气喘吁吁地说。

从那以后，杨真正过上了快乐的生活，为了让灵魂跟上他的身体，他有意识地放慢了生活的节奏。

他还做了一件事——把手表和行李箱都埋在后院。手表里长出了美丽的花朵，仿若五彩缤纷的铃铛。行李箱里则有个巨大的南瓜在生长，那是在此之后的每一个宁静冬日里，他赖以饱腹的食物。

（林一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遗失的灵魂》一书，杨向宇图）





怎样做一个理直气壮的打工人

●梁永安

年轻人所说的“摸鱼”“社畜”“打工人”，其实隐含了一种自我表达方式。我们没有产生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那样一种大的社会运动供年轻人表达，但是他们的情感又需要释放，于是只有通过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他们想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生活细节、工作方式等的急切愿望。

现在年轻人关注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等表层的物质问题，还有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什么的深度思考。

“佛系”“摸鱼”“打工人”这些热词看似反映出他们对工作不积极，其实他们的人生态度并不消极。

这些热词的传播隐含了代际的问题，上一代人对当代青年失去了示范性。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历史境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年轻人是奋斗的一代，他们工作特别勤恳，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批人升到中层，也习惯于晚上九点不离开单位，但底下的年轻人难办了，领导不走，大家也不好意思走。代际之间的节奏很不一样，下一代人根本不想接受上一代人的示范，但又碍于面子不得不跟着，自然要“摸鱼”。

回到中国，上一代人非常勤奋，因为他们勤奋的价值是确定的。当时公有制占主体，一切劳动都是为了国家，具体目标也很清楚。而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却不以这个为主要考量标准了，他们陷入了价值断裂，前人的模式不可遵循，自己得去摸索，哪有那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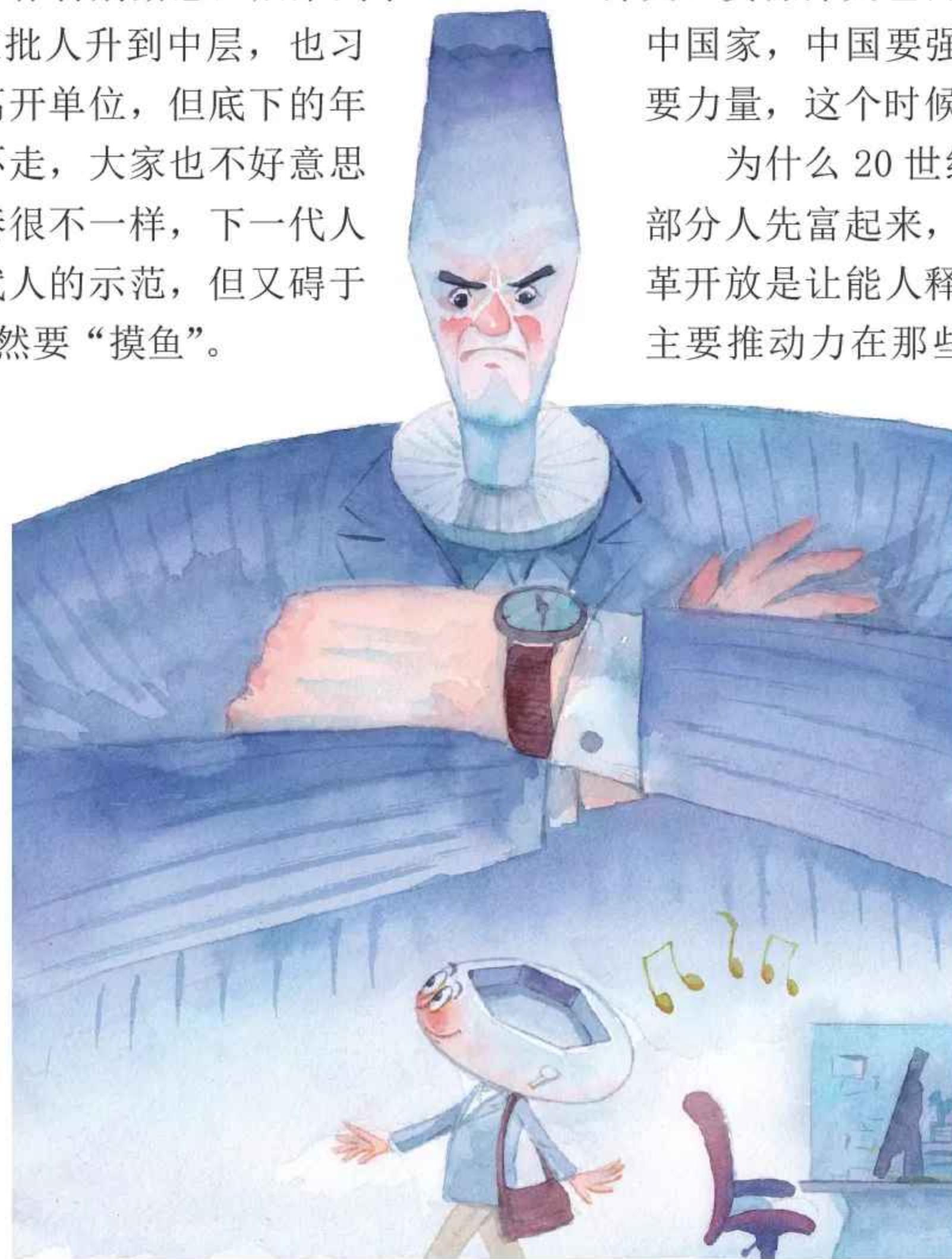
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年轻人在8小时之外，应该去欣赏艺术、谈恋爱，如果这些时间被侵占了，等于丧失了生命旅程的完整性，这是很残酷的事情，于道义上也是很不应该的。

但这也不是资本本身的选择。19世纪，世界还有大量的空白之地，外国资本家还可以去建立殖民地，花着抢来的钱，所以不用过度剥削本国人民，这也从“客观”上改善了本国无产阶级工人的生活。比如，1830年—1880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是因为英国资本家们在亚洲的印度、非洲一些国家取得了超额利润，所以可以实现8小时工作制，取得国内阶级之间的平衡。

如今，时代大不一样了，基于领土的全球扩张已经完成。国家之间文明冲突不断，利益冲突、资源冲突也日益激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强起来、富起来，特别需要力量，这个时候依靠什么人至关重要。

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我们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鼓励的是能人，改革开放是让能人释放出力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在那些不甘于现状的创业者、

有创新精神的大公司身上。他们的创业精神、奋斗精神，正好符合国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60后”“70后”的奋斗观念，跟“95后”“00后”这一代人的比较，差距非常大。

我问过一些公司老板，他们那里的年轻人要不要加班。老板回答得很干脆，年轻人不加班是要“自取灭亡”。对老板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绝对主张奋斗，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理念、人生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工作之外还有更高的追求——人对完整性、全面性的要求，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自由时间。然而现在年轻人的自由时间被工作挤占了，艺术心情、空间渴望、情感权利也不断被压缩，出现创造性匮乏，老板们这么做无异于杀鸡取卵。

我们国家需要活力满满的的年轻人，需要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但这些年轻人已经被“压榨”得迷茫了，将来也没什么真正的活力可释放了。而调侃自己是“社畜”“摸鱼”的人，最后有可能发展成“局外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从长远看。

国家现阶段的发展成果依靠的是上一代人的努力，是他们集中力量拼命干出来的，而现在，上一代人也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上一代人的原创力其实还不够。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家、一种好的企业，是可以宣扬不加班的，关键要挖掘出企业的活力，比如流程的合理化、高效的管理制度、优秀的激励机制等方方面面。企业要有眼光，使员工在整个群体里获得尊严感和价值感，员工才会产生创造力，进而优化、提升生产力。

而年轻人也要意识到，自己不能悄悄地、静态地被动等待，你跟老板是命运共同体。上一代的老板有自己的时代局限，而新一代，积累了很多新的文化财富、社会知识。你觉得目前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好，要“摸鱼”，但也要有基本的转变思想的能力。年轻人不要总是感性地说这不好那不好，而要理性地好好想一想，什么叫“好”，因为“不好”是在与“好”的比较中产生的。你说加班不合理，但怎样可以不加班，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哪些地方

可以贯彻新科技理念，哪些地方可以改变，你要动脑筋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管是文化生产还是经济生产，企业都需要把不同活法的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把人限制在某一种活法中，那整个企业的细胞就活跃不起来，整个空间被压抑久了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年轻人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我国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向高收入国家冲刺。这就像爬山，越接近山顶，难度越大。在很多领域，我们正在弯道超车，和其他先进发达国家旗鼓相当，竞争便开始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正处于怎样的历史环境中，由此来认识和理解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阶段之后，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就会来临。

（离萧天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一书，勾犇图）



去我化

● 夏生荷

我没有加薪，我没有升职，我没有被表扬，我不如别人……人不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我”放在了首位，凡事都先想到“我”。而一旦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好事都应该有“我”的份，人就容易焦虑和不满，自我认同感也会下降，从而导致自信心不足。因为现实不可能总是以“我”为中心去发展。

去我化，认同、肯定别人，是减少焦虑情绪极为有效的做法之一。去我化，也就去掉了攀比心理，从内心深处将“我”从核心位置上挪开，让位于别人，心悦诚服地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同时努力提升自我，与昨天的自己比，只要有进步，就要用开心快乐犒劳自己。

去我化，心态才会平和，才能乐于接受一切安排。

（心香一瓣摘自《今晚报》2023年9月16日）

秦不昇

◎于坚

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因为那时候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谄笑，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什么型号的内衣，男同志彼此知道，女同志彼此也了解。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难题，领队随意搭配，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老辜是斯文之辈，皮肤白净，戴着眼镜，是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他就抬头笑笑，无论对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岁了。他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

他拎起帆布包，表示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我们住双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 he 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排一排放 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这一套动作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擦个遍，还清洗了鼻

孔。然后他将剩水端回房间，坐在床沿上，褪去有点发硬的袜子，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浸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迹。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呼噜呢？那个传言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着一切。那时候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冈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

可我还没有睡着，他就开始响起声来，像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播放、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节，那个波段放一节。先是一种像哮喘发作一样的、由隧道穿越而来的风声，越来越近，却突然停住，又高起八度，变成了一种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嚎。然后，“某某电台现在播报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了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



各种旋律此起彼伏，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的嘶叫声，黑胶唱片上托出的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声，小夜曲、咏叹调，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如哨子，时而如



闷雷，时而如狮子，时而如泥石流，时而如狼嚎，时而如鸟啼，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癫的，毫无理性，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出乎意料，令我啧啧称奇。

我躺在他旁边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那部交响乐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但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招魂，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段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指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黑亮的胡须，又像一头黑猪，竖着寒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独自欣赏这样的交响曲未免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其他房间，只是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啊，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上衣服就来。反正醒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

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水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他判若两人。我们蹲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按下了录音按钮。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两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的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仿若一头棕熊。老

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扑通”，像堵墙一样倒在地上，头颅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们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副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个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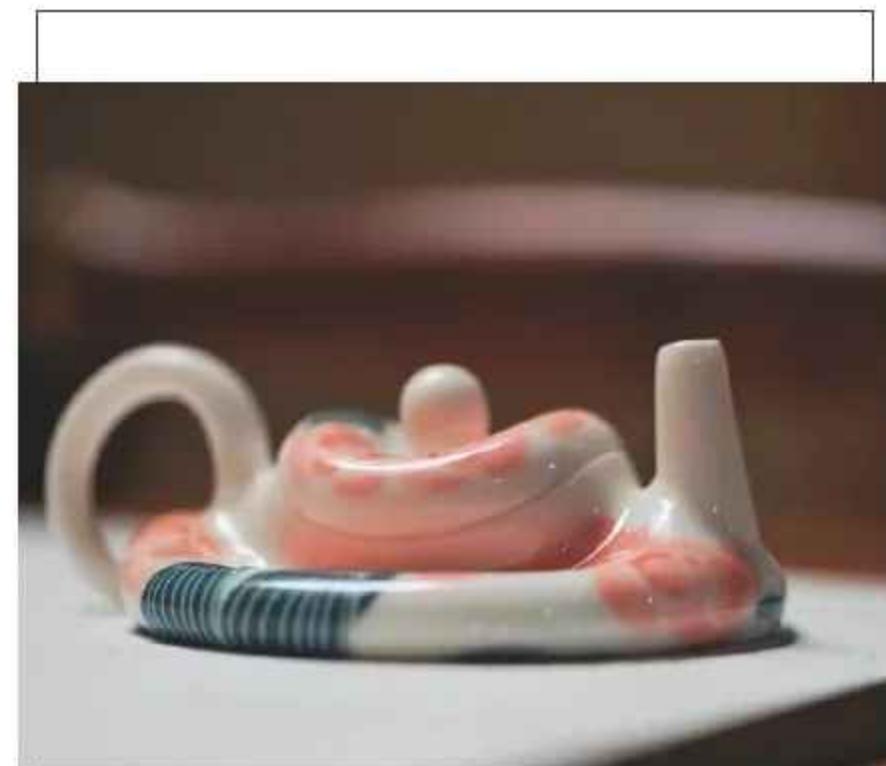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地眨巴着眼睛，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那时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老张，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立刻放给他听。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他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声！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配有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几位听众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做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从一只麦克

什么东西嘴硬？以前的答案是：煮熟的鸭子。现在，多了一种：烧坏了的壶。事情是这样的：一位陶瓷制作者在烧制一款壶时发生意外，壶体从中部向内完全塌陷，成了圆饼状扁扁的一坨，壶嘴却出奇地坚挺，笔直地指向天空。制作者觉得好玩，给它拍了照片发在网上，意外再次发生，这款壶受到网友激赏，因为它“全身都软了，只有嘴硬”，表明“天塌了有嘴顶着”，大家为它起名“嘴硬壶”。目前它已被山东一位博主买走收藏。

中国是瓷器之乡，在悠久的陶瓷发展史上，类似“嘴硬



嘴硬壶

●胡一峰

壶”这样不堪用的“废品”想来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它们就像庄子说的那棵大树一样，从没入匠人的法眼，更不用说被收藏了。“嘴硬壶”却凭借新

媒介之利，现身说法展示了“全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这句网络流行梗，活灵活现地做出睁眼说瞎话、事实在眼前却死不承认的样子，顺理成章成了“网红”。

“嘴硬壶”的烧制者尝试过复刻一批，却没有成功。真正的偶然值得期待，却永远无法复刻。这让“嘴硬壶”的故事更像一则现代寓言，以网络文化的独特腔调续写了《庄子》，告诉我们：在这个互联网无所不在的年代，“无用之用”已成绝响。

（恒旭摘自《大公报》
2023年9月25日）



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交响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甚至比它更加完美。

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当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个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无一遗漏，准确到位。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

我们筋疲力尽，七个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听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人。他耳朵内部安装有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鼾声一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缸

子站起来走了。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时声音很小，如蚊子般，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声音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个。这个案件无法被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背地里给老辜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拿着搪瓷缸子走来，吹吹从缸子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出差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轮到他出差时，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那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即便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也不多。而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

（沛林摘自《山花》2023年第9期，王青图）





原来少年不是变老后才弓下腰低下头的，而是弓下腰低下头才变老的。

——《我有一个朋友》

人的一生，除了发自内心的幸福和盗不走的健康，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

——看完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感想

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避免它。

——查理·芒格说，人一辈子做对两件事就可以变得富有

我起床，喝咖啡，坐在桌前做梦。不知何时，我的梦就

人说，蛇吞象，太贪太不知足了。我想，不是贪在以小对大的征服，而是贪在一口吞，贪在象从蛇口入。

心有灵犀，肚里撑船，心脏都不大，都是方寸之物，却可以容纳巨兽和巨轮。与蛇吞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襟怀。

动物世界里，犀牛身长三米，体重三吨，结伴跑起来，地动山摇，是巨兽无疑。犀牛皮肤粗粝，褶皱之间却十分娇嫩，常有寄生虫寄居，所以犀牛会在泥里打滚，结上一层厚厚的泥痂，如穿盔甲。可是这样并没有一劳永逸，于是，有一种鸟会栖在犀牛身上，以寄生虫为食，顺便替犀牛报警放哨，彼此默契。

灵犀，据说是一种通天犀，角上有白纹，如丝如线，感应灵敏。只因此，这个笨重、浑身泥土、与美丝毫不沾上边的庞然大物，竟然就与诗有关了，也与爱情有关：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相隔千山万水也能感应。心上的巨兽，赠人灵通一点。

人心深处也有猛虎穴居。猛虎藏在深山，无处可见，又无处不“见”。雪山遗虎迹，空



变成了一本书。

——布克奖得主、作家弗兰纳根的一天

他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

——林语堂曾如此评价苏轼。苏轼一生三起三落，经历朝堂的云谲波诡，饱尝贬谪之

苦，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

互联网太发达了，我们看到太多“高分答案”，于是以为这就是常态，下意识地去否定自己。但一路走来，没有放弃的你就已经很棒了，不要看见别人在发光就觉得自己黯淡。

——认可自我的重要性

就成熟的爱情而言，人们不会在第一眼就跌入爱河，只有在弄清水的深浅后，才会跳入其中。真正的爱情与常情背道而驰，不断增加的了解，既可能是一种吸引力，又可能是一种障碍。

——阿兰·德波顿《爱情笔记》

(毕力格图)

◎草予
灵犀与猛虎



谷传虎啸，一阵风狂树乱，是它刚刚经过。听猛虎昂首一啸，不见虎影，百兽已经战栗。勇敢的人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无惧无畏，都说那是虎心虎胆。

是虎，自然难驯，于是虎穴之外，遍生蔷薇。这是一种天然的自我矫正与平衡，亦刚亦柔，亦伸亦屈，有金刚怒目也有菩萨低眉，有卧虎藏龙也有流水花开。傲骨梅无仰面花，诗里也有相通之意。心有猛虎，细嗅于一丛蔷薇花下。

口有形有量，蛇吞象，就成了人间笑料。心无形也无边际，心栖灵犀猛虎，才成佳话。

(宇峻摘自微信公众号“草予”，张伯陶图)

2007年，沉寂已久的法国文坛，被一本仅15万字的哲理小说，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出版两个月内，这本书便以200万册的销量，横扫国内外3项大奖，还令默默无闻的作者享誉全球。《巴黎人报》称其为“全民公认的、最爱不释手的小说”。这本书，就是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巴黎最高档的住宅区。54岁的勒妮，在高档公寓里做了27年门

房。这幢大楼里住着国会议员、外交官、律师、美食评论家等。上学时，同学躲着她走，老师瞧不起她。她跟随丈夫来这里做门房，活得像缩头缩脑的老鼠，只要不被使唤，就躲在昏暗的杂物间，不出一点声儿。后来，丈夫病逝，勒妮则在众人的冷漠中，陷入死一般的孤寂。

她佝偻着身躯坐在门房里，目光呆滞地看着大伙进进出出，时常会一整天都没人和她打招呼。甚至有人住了十几年，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勒



不为人知的优雅

●瑾山月

妮好似角落里蒙尘的过时摆件，没有谁会为她驻足。

除了她，公寓里还有个堪称奇葩的另类——12岁的女孩帕洛玛。她虽不像勒妮这般卑微，却因为自幼天赋异禀，同样被抛弃在无人的荒原。她因为太聪明，在学业上无人能及，时刻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凄凉；她太敏锐，对生活的奇思妙想，往往没几个人能理解。她做梦都想有个玩伴，却无法在周围找到同类。

理解是什么？理解是穿上你的鞋，走你走的路，体会你

的悲喜。但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这种事。命运的参差、际遇的顺逆、三观的差异是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

作家刘亮程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里，孤独地过冬。”人生的寒冬里，谁都有无处取暖、无人照拂的时刻。只不过，勒妮的寒冬显得尤为漫长。丈夫去世后，她像一个蚌，迅速缩回自己的世界，将一切关在壳外。一个人做饭吃饭，和猫咪大眼瞪小眼，看看书，听听音乐，盯着窗外发发呆，开着电视播放新闻……

她将家中收拾得一尘不染，当午后的阳光穿过薄雾般的窗帘，她就躺在摇椅上，冥想、禅思、打个盹儿、做个梦。不面对任何人，也就不会被骂“丑八怪”“蠢女人”，不会被拿去作比较，衬托出别人的优越。这种自在的宁静，令勒妮上瘾般沉浸其中。为此，她不惜伪装自己，装傻充愣。

她佯装成悍妇，令人避之不及，但她倒也乐得清静，心中窃喜。只不过，意外还是发



电影《一轮明月》海报

受弘一法师的影响，濮存昕也把看破放下的“无怯怖”人生哲理寓于舞台表演中。他说：“表演是一项勇敢的专业技能，不怯场，就要舍去担心不完美、怕出错、想讨好观众的心理。勇敢登

幸福的沉浸

●牛子孺

台，当众表达自己的愿望，有小错会自纠，想办法即兴调整，是表演中最具观赏性、最生动的一刻。”

许多人说濮存昕在电影《一轮明月》中越到后面越像弘一法师，而他则说：“扮演这样的角色真是幸福的沉浸。我也不能说完全懂了他。大师的一生，从俗家到僧界，有太多的传奇，又有太多让人悉心揣摩思量而不得其解的地方。但对现代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生命的参照：在我们的文化史中，有过这么一个人，他是这么过的一生……我

很喜欢他那句偈言，这是大师的人生态度和品格。饰演弘一法师后，与他心灵更加接近。感于他的高风，我把他的偈言作为座右铭铭记。弘一法师别号‘二一老人’，常在书法落款处以明志，‘二一’来自两句诗，一句是化用白居易的‘一事无成人渐老’，另一句是明末清初吴梅村的‘一钱不值何消说’。拍完《一轮明月》后，我请人刻了一个章，妄称‘二一之徒’，用以消减自己的名利之心。”

弘一法师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对一直持护他的妙莲法师说：“不要难过，去去就来。”

濮存昕说：“我觉得要感恩，感恩我所经历的一切。”

(钦沛摘自《格调》2023年第7期)

生了。因为一个人的突然闯入，她陡然落下神秘面纱，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一天，公寓楼里搬来了新住户——音响设备商小津格郎。当小津格郎第一次在门房碰见勒妮，就被她随口说出的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惊掉了下巴。

他诧异于这个又丑又老的妇人，竟能将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句子信手拈来。于是他抱着一份好奇心，开始靠近勒妮。他邀请勒妮共进晚餐、听音乐会、看画展，而勒妮也敬佩他的风度，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小津格郎听勒妮鉴赏名画与音乐，听她阐述对文学艺术的理解，看她与女伴在杂物间悠闲地喝下午茶，不

由得发出一句赞叹：“您优雅得像个女王。”

事实证明，勒妮并不是人们眼中的糟老太婆，而是一个极具思想与智慧的体面人。她珍惜生活，酷爱艺术。她“将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用于读书、看电影和听音乐”，能欣赏马勒、莫扎特的音乐，荷兰画派和意大利画派的画作。门房后面那片狭小的天地，那个勒妮蜗居了27年的低矮窝棚，是她为自己营造的秘密花园。在这个静谧柔软的角落，她忘却了一切烦恼与恐惧，达成了自我的和解，收获了内心安宁。

在外人眼中，勒妮生下来就不受待见，生活里一片孤苦，最后又消失得无声无息。小说的最后，在一个极其普通

的早晨，她为了救一个流浪汉，丧生于车轮之下。她去世时，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就仓促地远离了所有人。

勒妮，就这样结束了她的一生，将优雅的余味留在人世间。在书里，作者妙莉叶·芭贝里写道：“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

在人生这趟旅途中，孤独会一直相伴左右。与其被动接受孤独，不如主动与之相拥，将其点缀成生命华服上的明珠。在内心筑起庇护所，哪怕在外界无处可去，也可走回自己丰盈的内心世界。

(王世全摘自《生活报》2023年9月10日，陆凡图)

现代社会里，既然消费主义显得天经地义，是否还有必要去想象别的可能？如果疲于消费主义的快乐，又该如何实践一种抛开消费的生活？

—

丁红，人称红姐，今年42岁。在很多人眼中，红姐是个怪人。

时间回到2000年年初，红姐刚从大学毕业。工作后，钱包一下子变鼓了，加上浸泡在动漫行业追逐潮流的氛围里，红姐自然而然地成了热衷打扮的二次元少女。她在上海工作，生活三点一线，公司、出租屋、商场，最大的乐趣就是买一堆光鲜亮丽的衣服和鞋子。从任何角度来说，红姐都不算一个幸运的女孩。她生于贵州黔南偏远小城，家境贫寒，父母近乎文盲。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后来的艺术生涯受到重重阻碍，也更加剧了她工作后的自我补偿心理，“一年换18个造型，毫不夸张”。

红姐至今都认为，自己人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读小学时，父亲从厂里带回来一盒粉笔。这点燃了她对画画的热情。在校内，她在课本和作业本上涂鸦。在校外，她拿着那盒粉笔，画满了村子里步行能到达的所有墙壁和地板。

当然，这些在父母眼里都是不务正业。很长一段时间内，提起那盒粉笔，父亲都悔不当初，家里也常年“战火”

连天。直到多年后，红姐从美院毕业，凭实力进入上市公司，成为一名游戏美术师，证明了自己真的能靠画画吃饭，“战火”才逐渐平息。

虽然工作越来越顺手，她却意识到，便利的商业市场无



丁红

需要为此支付两三千元的搬家费时，红姐终于决定，把能扔的全部扔掉。不便宜的，都送给了需要的朋友。最后，她只留下一个背包，15公斤，装着她的全部家当。

—

2008年，红姐辞职离开上海。失去精神支柱的她，已在自杀情绪里挣扎了一年。最后，她在内心达成和解，同意自己去死。终点已经明确，红姐决定开启一场死亡之旅。

她直奔遗愿清单的第一站——心中的艺术圣地意大利，逛遍了当地的美术馆。那时，红姐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但置身布满艺术品的场馆内，被无数文艺巨匠的绘画密集地包围，她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在乌菲齐美术馆里《维纳斯的诞生》画作面前，红姐觉得自己“心尖都在颤动”。她又去了法国，拜访王尔德在巴黎的墓地。

墓碑前，她留下了一封情书、一朵百合花和一个口红印。红姐发现，自己的灵感在被一点一点地唤回。当内心不断有新的填充物进来，伤痛的占比就开始缩小。最终，即使没有完全治愈抑郁症，也不会要命了。

回国后，红姐帮一个北京的朋友顶上职缺，重新回到职场。这一次，她决定不再租房。当然，通勤麻烦、经常加班是客观原因。最重要的是，她说不准哪天就会突然辞职，

我的活法是一种答案

●明 宜

法给她表达上的自由。从前，她对画画充满热情，但如今，她已经失去了创作欲望。

日复一日，备受煎熬，重度抑郁症找上了她。于是，红姐决定辞职，搬家。那时她已陷入严重的自杀情绪，甚至列下了遗愿清单。曾经最喜欢的衣服、鞋子、包包，此刻也都失去了颜色。搬家让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囤积了多少毫无意义的东西。当来来往往的搬家师傅扛着这些“破铜烂铁”，塞满一辆大货车，而她



去下一个目的地。况且，她的行李只有一个背包，几乎不需要单独的存放空间。

工作日，红姐一般卷着防潮垫、毯子、枕头，睡在会议室的桌子上。公司里食堂、浴室配置齐全，她只需周末把脏衣服拿去朋友家清洗，来不及晒干的衣裤就晾在椅背或者电脑主机箱上。后来她跳槽到位于盘古大观的另一家公司，新公司没有浴室，但正好紧邻奥体中心。红姐就花200元在网上买了一张二手游泳年卡，去对面的英东游泳馆淋浴间洗澡，顺便还能游泳。

北漂不租房，省下的不仅是一大笔房租，还有通勤消耗的时间、精力。当其他人熬到节假日，累得只想瘫在床上，她却去尼泊尔爬珠穆朗玛峰南坡，穿一双拖鞋游遍东南亚五国，然后用4个月徒步、搭车横穿美国，又北上加拿大。

旅途中，她带着同伴睡在机场、火车站、广场、陌生人家的沙发上、公园的条凳上。

红姐一直以为，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不好打交道、态度冷硬的人，但有一件事触动了她。离开公司3年后的某天，红姐突然收到一个前同事发来的微信。在职时，二人来往并不多，辞职后基本不再联系。发微信的不是她前同事，而是前同事的老公。略一询问，才得知同事前几天突发疾病，没能抢救回来。对方说：“我不知道她在单位有些什么朋友，但她在家时常常提起你。我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声。”红姐沉默了几

分钟，“像被雷劈傻了”，然后号啕大哭。她这才发现，一路走来，身边一直有人关心她、信任她。

三

“死”过一次后，她彻底失去了消费欲，不再买任何会增加行李重量的东西。

她逐渐发现，仅靠周围人的过剩物资，自己大部分的生活需求已经可以满足。于是，红姐开始穿朋友们的闲置衣物，收集周围的二手物品，打包聚餐时没吃完的剩菜和公司清理冰箱时没人领取的食物。

有时，她会遇到朋友的误解，在收到的旧衣包裹中发现一件新买的衣服，或者在打包回来的饭盒里发现新点的菜。红姐就半开玩笑地说：“捡人垃圾不用还，收人礼可是要还的！”一来二去，朋友们渐渐理解了，红姐只是“想让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和废物的东西延续生命”，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8年。也就是在北漂的这段时间，红姐偶然看到一个关于Freegan（不消费主义者）的纪录片，讲一群人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主动选择和消费主义对抗。她顿



红姐挖的牛肝菌

觉相见恨晚，原来，自己早就不知不觉地过上了不消费主义者倡导的生活。

四

2016年，红姐35岁，她想账户里的存款既然花不出去，不如拿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出国留学。

于是，红姐飞去了新西兰。她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极其正确的选择。

首先是年龄的瓶颈消失了。学校里比她更年长的同学比比皆是，比她大的单身姐姐、两个孩子的爸爸、70多岁的奶奶……红姐的存在合理到没人会问她半句“为什么”，她发现，“35岁，人生刚刚开始”。

其次，这里就像一个躲在地球边角、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生态多样、气温适宜，植被覆盖率高，四季常青。

这里没有发达的网购和快递。当地人生活简单，节奏缓慢。在红姐留学的小城镇，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竟然是从附近加油站买回的报纸。

红姐继续保持她几乎不消费的习惯。但因为新西兰和国内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她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改进。比如在国内时，由于合餐制的饮食习惯，她经常能从餐馆里打包剩菜，但新西兰的餐馆多为分餐制，少有过剩的食物。

于是，红姐转向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开始研究起野菜、蘑菇、海货和种植。到新西兰后，她只在前两周买过一颗卷心菜和一些韭葱，之后就



这世界上有些人并不急于到远方寻找诗意，他们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在日本东京百年寿司店里，我遇到一晚只做一席的师傅，他淡淡地说自己做学徒八年才

没在蔬菜上花过钱了。

她日常吃的大部分蔬果是从野外采摘来的。在新西兰，要找到这类采摘地点并不太困难。

一年四季，野外的收获各不相同。红姐常去采摘野菜的林子距离她的宿舍有1公里，里面什么都有。春天是属于蕨菜、荠菜、春美人和香椿的时节；夏天，萝卜苗、油菜、薄荷和西洋菜最盛；深秋是绝佳的蘑菇采摘季，多到“出去一趟都想给钱了”；冬天还可以找到许多的野韭菜和银杏果。

再往前走走就到了海边。平均每个月有两次最低潮，崖边会露出密密麻麻的贝类、海藻。空闲的时候，红姐就一边散步，一边看看周围有什么能吃的东西熟了。每次出门，她都不会空手而归。

除了蔬果，红姐也几乎没有买过日常用品。在新西兰，

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杨 澜

被允许上桌制作料理。在法国，我遇到三代单传的调香师，能嗅出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当我请教他如何调制出阳光的味道时，他像一位解题高手般告诉我，阳光的明亮来自保加利亚的玫瑰，阳光的温暖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香草。为了让这阳光的味道有丰富的色彩，他还加入了一百多种香料以搭建平衡的结构，就像盖一座教堂。

还有在安徽黄山脚下安心做漆器的甘而可大师，割漆、制胎、做捻、上漆、阴干、上漆、阴干、上漆……上百道漆

的覆盖，历时两三年，然后打磨、抛光……灿若云霞的犀皮漆工艺再现人间。他的夫人打趣道：“你看院前平地上已经造起了高楼，而你连一只瓶子还没做完。”他说：“楼盖得不结实，30年不到就会被拆掉。而我的瓶子过300年依然如故。到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捧着这只瓶子，能理解我今天的用心，便足矣。”

(刘 振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大女生》一书，(意)乔伊·吉多内图)

人们对赠送或交换闲置物品习以为常，且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渠道。红姐的衣服、床上用品、电饭煲、高压锅、微波炉、碗和盆，甚至做饭的调料，都是从一些商店门口的免费货架上、脸书的本地市场里捡来的。渐渐地，她自己也变成一个二手物品中转站。朋友闲置的、淘汰的东西，会先问她需不需要。多余的用品，她又转而送给一些来新西兰打工、度假或短暂居留的朋友。

谈到消费，红姐最大的感触是，有些时候，消费关闭了人们生活中一扇又一扇的门。

“当今社会，人们花钱买东西太容易了，新鲜感消退后，很快又陷入空虚。因为除了自己赚钱的这一小块领域，我们对很多和我们自身相关的事物一无所知。有时我会想，虽然消费看起来是最便捷的方

式，但它切断了人们和这个世界很多真实联系。”

对于如今的生活，红姐的感受，像电影《阿凡达》里潘多拉星球纳威人和生命树之间的奇妙联结。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和逻辑推理，红姐仅仅是发现，从某一刻起，自己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会先考虑它是否对自然不利。“如果你明年今日还想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同样的东西，就必须尊重大自然的生态链。”她说，从没想过影响谁或改变谁，只是真的从中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于是想分享给更多人。她常常引用德国 Freegan 先锋人物海德玛丽的话：“对有些人来说，我的活法是一种挑衅。但对另一些人而言，我的活法是一种答案。”

(佳 蕊摘自微信公众号“最人物”，本刊节选)



“花头巾”是我们学校的打工妹，勺功了得，保证勺勺挖下去，都只挖到菜和汤，一块肉也挖不到。大锅菜里的肉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上她的勺功，我们打到肉的概率比中头彩的还低。吃不到肉的我们，对肉有多渴望，就对“花头巾”有多讨厌。

但月老喜欢“花头巾”，她刚到我们学校食堂打工三个月，便和我们班的“独行侠”大磨谈起了恋爱。大学生和打工妹谈对象，这新闻够劲爆的。

大磨很快就出来辟谣，说二人只是普通朋友。可是大家常见他们俩一起去图书馆看书，一起坐在校园的长廊里聊天，还一起坐公交去市里，甚至大磨还将“花头巾”带进教室听课，出双入对的模样，俨然就是一对情侣。

但大家猜测，大磨和“花头巾”纯属青春游戏。不出所料，大磨毕业后回到家乡就业，“花头巾”则离开食堂，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工。“花头巾”和大磨谈恋爱的那几年，通过自学考试，

拿到了法律专业的专科文凭。学历落差缩小的二人，却也没逃脱“毕业即分手”的套路。

我和大磨毕业后多年没有联系，再次联系上已是二十年后，此时大磨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高层领导。经过社会磨炼的他，性格比原来开朗了许多。我问他和“花头巾”还有联系吗？他说，没有，但她肯定过得不错，她爱学习、善良、勤勉，具备这几点，便可立足于江湖。

谈起他和“花头巾”的恋情，大磨是否认了。他说，当年他家境贫寒，每天馒头咸菜对付一日三餐，怕被同学看笑话，他都是等大家吃完饭后再去食堂打饭。

有时运气好了，碰到食堂处理“锅底菜”，不够一份的量，打菜师傅会便宜出售。“花头巾”的窗口惊喜最大，锅底菜里竟然能吃到肉。大磨经常去“花头巾”那里，渐渐就和她熟悉了。

“花头巾”也是因为家庭困难，考上高中却被迫辍学出来打工，同是天涯沦落人，大磨鼓励她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文凭。

我们认为的“约会”，其实是大磨利用零碎时间给“花头巾”辅导功课。大磨说，他愿意帮助“花头巾”是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大磨没有全部交代，那几年，“花头巾”的勺功可没少给他创造吃肉的机会。话说到这里，大磨解释，“花头巾”说，晚到食堂吃饭的学生，通常是下课了还在学习的，或家庭困难的，把肉留到最后，算是对这些学生的一种支持。

大磨承认，辅导她学习，也是为了回报“勺恩”。有了“花头巾”做学习搭子，大磨也在求知的海洋中度过大学时光，没有荒废。

大磨和“花头巾”当年到底有没有怦然心动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一对年轻人，在命运的低谷互帮互助，抱团奋进，这是双向奔赴的友善。即便没有爱情，这种遇见，也是青春里的幸运。

（檬 男摘自《时代邮刊》2023年第7期，刘程民图）



“贪婪”的工作

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一直都很“贪婪”。比如，律师总是熬夜加班；人们总是根据智力产出评判学者，甚而期待他们晚上也不要停止思考；大多数医生和兽医有过24小时待命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也一路飙升。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薪酬就高得多；其他工作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因此，一些对女性来说一开始就很困难进入的领域，比如金融业职位，在过去数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那些从头到尾参与交易的私募股权合伙人、解决建模难题的人、参加了每一场会议和深夜晚宴的人，将最有可能获得巨额奖金和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

近几十年，尽管女性的地位和职位都在提升，但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女性一直奋楫争先，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对抗普遍存在的强大的收入不平等洪流。

“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经并将继续被抛弃。当夫妻公平被弃如敝屣，性别平

等通常也随之而去。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将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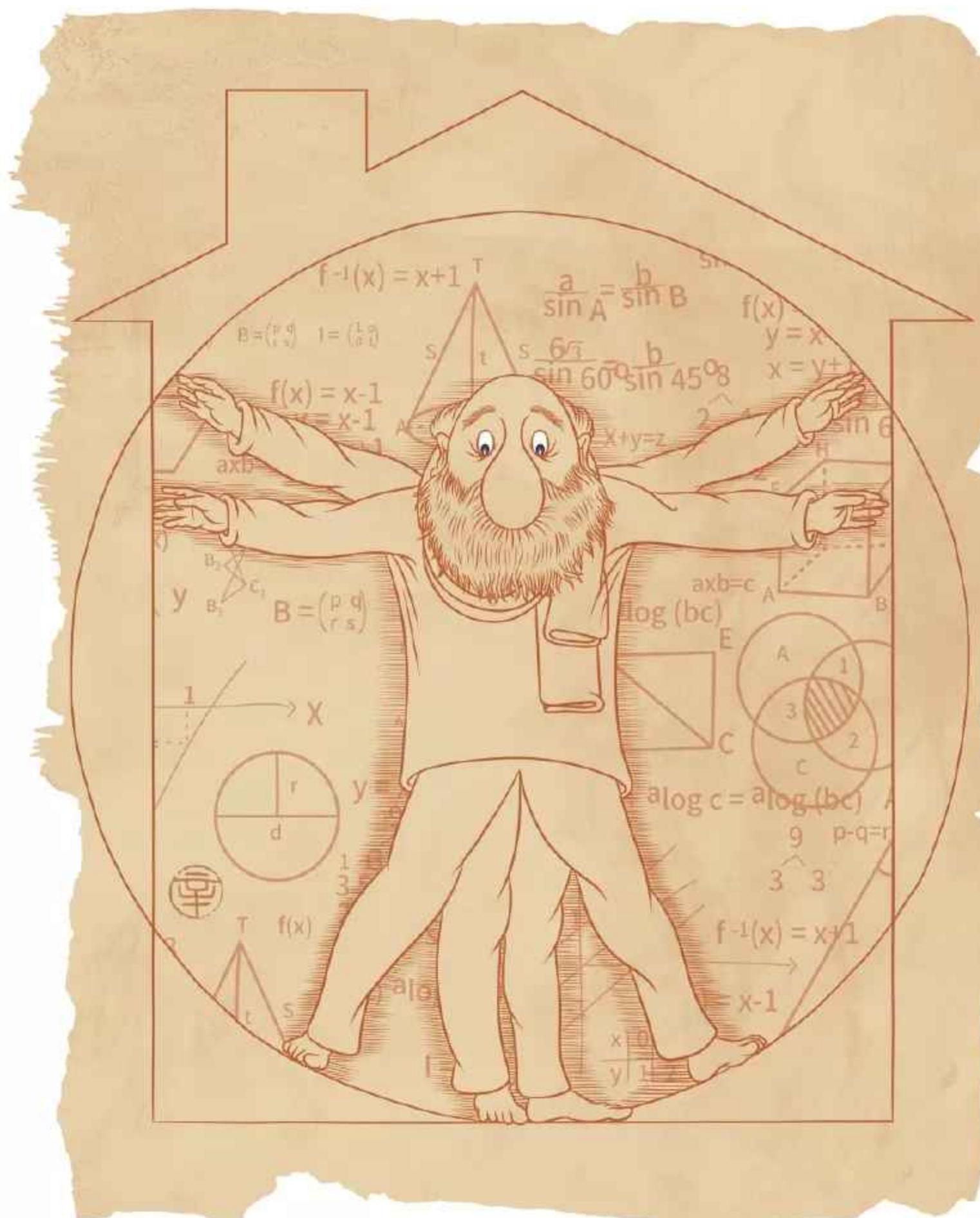
已婚夫妇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以我几年前遇到的一对夫妻为原型）毕业于同一所文理

位需要晚上和周末随时待命，不过每年的总工作时间未必会增加很多。第二个职位的薪水高出20%，以吸引愿意在不固定的时间工作的人才。另外，IS公司还会通过此职位挑选管理者。

起初，伊莎贝尔和卢卡斯都选择了这个“贪婪”的职位。二人同样能干，同样没有其他家庭义务，在相同的级别和薪酬下工作了若干年。快30岁时，伊莎贝尔希望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我空间，以便多花些时间陪伴孱弱的母亲。她仍然留在IS公司，不过，换了个工作时间相同但时间安排较灵活的职位。这一职位不那么“贪婪”，当然给予的报酬也就没有那么丰厚。

后来，他们打算要孩子。当然，为了公平，夫妻二人都可以选择在不“贪婪”的职位上工作。但是，那样就意味着二人都要放弃每周可带来的额外收入。如果他们想对半分摊育儿责任，就得掂量一下实现这个愿望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可能是一大笔费用，大到他们不得不牺牲夫妻公平来换取更高的家庭收入。

因此，卢卡斯的收入持续超过伊莎贝尔，而且在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的收入差距只



事业还是家庭

● [美] 克劳迪娅·戈尔丁
○ 颜进宇 颜超凡 译

学院，后来又获得了相同的信息技术(IT)高等学位。接着，他们被同一家公司雇用，我们姑且称其为IS公司。

IS公司让他们在两个职位中做选择。第一个职位的工作时间很标准，可以灵活安排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第二个职



增不减。他扶摇直上，她则原地踏步。对其他处境相似的夫妇来说，甚至在生孩子之前，工资差距都有可能拉大，因为打算生孩子的夫妇通常会搬迁以便优化就业机会，尤其是丈夫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性别工资差距始终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伊莎贝尔和卢卡斯的故事并不罕见。当大学毕业生找到人生伴侣并开始规划家庭生活时，他们就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选择：是要更公平的婚姻，还是要更宽裕的婚姻。

公平的婚姻

前段时间，我在本科研讨班上问同学们想要什么样的伴侣。有位学生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想要一个想我所想的男人。”她的回答令我触动，因为她坦率地表达了对公平的向往。然而，接下来的难题是，即使找到满意的人，如果双方都从事高要求的职业，则很难顾及家庭公平；如果双方都从事低要求的职业，则很难顾及家庭收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潜在收入，一方要在办公室承担耗时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业上做出牺牲，承担耗时的家务劳动。抛开性别，后者的收入都会减少。

当然，性别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古到今，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的大多是女性。女性绝不慵懒，也不缺乏天赋，她们打一开始就和男人处于平等的位置。由于我们对性别规范的认知根深蒂固，所以即便是胸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女

性，也有很多认为自己有必要为了家庭而放慢自己事业的发展步伐。男性能够在拥有家庭后更上一层楼，是因为女性在事业上做出退让，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家庭。其实双方都有所失：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和晋升的机会。

1900年，有年幼孩子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极少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别提开启职业生涯了。投身工作的女性通常不结婚，或者没有孩子。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女性不仅仅在工作，还拥有了有意义的职业，许多人准备或已经兼顾平等的婚姻家庭。

超过一半人口的经济角色出现变化，就标志着惊人的历史转变，足以引发巨大的影响。20世纪的每一代女性都在这场旅程中跨出了新的一步，同时，家庭、企业、学校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为这一进步铺平了道路。一代代人开阔了视野，从前辈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传递给后来的女性。如果说几十年间的转变是绝对积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仍在全力应对性别收入之间、职业与职位之间的巨大差距问题，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责任的分配上比重依然悬殊？

改变工作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机构、专业学位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许多壁垒已经坍塌，在长达百年的旅途中，阻挠女性成功的歧视性

障碍也在逐渐消失。可现代年轻女性依然充满焦虑，面对投身事业与献身家庭，她们依旧进退维谷。

一言以蔽之，我们已经来到探寻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的时刻。怎样改变卢卡斯的“贪婪”工作和伊莎贝尔的灵活工作的基本框架，从而达成这两个目标？我们将会发现，答案是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我们应该让灵活的职位更加丰富、生产率更高。确定能否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是这趟旅途的目的地。

今天，几乎所有雇主都在努力解决如何提高远程办公的效率，以及如何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兼顾灵活性的问题。他们力图确保伊莎贝尔不会离开职场，卢卡斯即使在家工作也能像在办公室工作一样高效。他们想让二人都稳稳当当地返回工作岗位，同时仍可照顾家人的需求。

在当下全球觉醒的时刻，人们依旧在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正如我们所见，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先驱们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在探索答案的过程中，她们继往开来，冲破障碍，拓展空间，缩小差距，并把经验教训代代相传。但是，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实现理想的平衡，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女性和家庭。我们必须反思现行的工作制度，以便重新铺砌前行的道路。

（言 澈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辛 刚图）



提到中国历史上在地理开拓方面的典型人物，第一个要说的，肯定是大禹。

说到大禹，你一定会想到“治水”。没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在《史记》里，大禹治水的历史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司马迁花了大量笔墨写的，恰恰是大禹对地理的开拓和天下九州的划分。在我看来，大禹不仅仅是个治水英雄，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全面深入的地理调查和地理资源开发的领导人。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在舜帝时期奉命治理洪水，他无私奉献，“过家门不敢入”。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历尽千辛万苦，深入山地、江河、沼泽等多种地理环境。他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最终，大禹成功克服了地势地形带来的阻碍，用13年时间，解决了自尧帝时代以来的洪水灾害。但治水只是一个开始，大禹紧接着对他走过的地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地理调查。

他探明了重要山脉的走势、重要河流的源头和河道变化，以及重要的湖泊、沼泽分布。与此同时，还将各地的土壤颜色、质量，特殊物产等信息，都列入调查范围，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对土壤土质进行了上中下的等级划分。

此外，大禹按照勘查收集到的地理信息，将华夏地域划分成9个大的行政区（冀州、沈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明确了每个州对中央政府的经济义务，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责任。比如治理洪水，兴修水利工程，遇到灾荒时跨地区进行救灾物资的调度。

从此，九州都由同一个中央负责，人们居住的范围也以此为基础，不断向四方延展、开拓。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九州攸同，四奥既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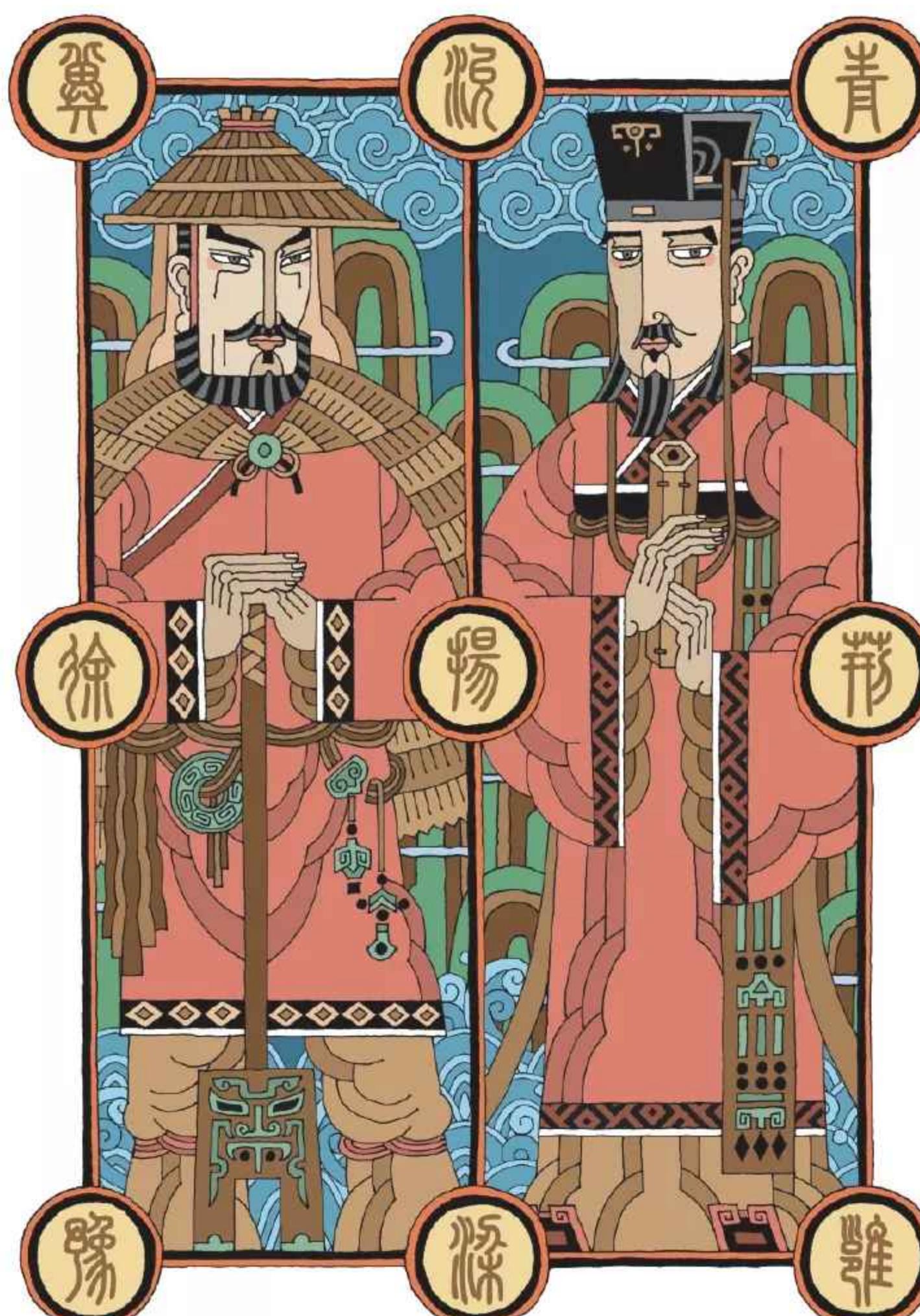
这个过程，《史记》的记载非常详细。大禹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过家门不入、无私奉献的道德教化故事，更是一个早期文明中的个体对地理深入探索、开拓的艰难过程。通过大禹的调查，华夏世界的疆域格局，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地理调查、具备空间智慧的人。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以及沿海地区，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思考后，这才动笔写《史记》。

所以，在《史记》中，你不仅会看到刘邦君臣根据地理信息争论首都选址问题的过程，

司马迁的空间智慧

●王鼎杰





捻船 (刘福轩 摄)

过去，在冬闲时节，渤海湾汉沽渔村的船坞上、码头上，到处可见捻船的情景。因为那是排船或修船工艺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用渔家人的行话说，就是“九叠十八捻”。那时，每条大船旁边，都会有一个火堆，上边架着桐油锅，桐油在锅里不停地咕嘟着，冒出一个个泡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有的味道。

新中国成立前，养船大户十分重视“捻船”这一传统工艺，捻船师傅都要从邻近的河北省黑沿子一带聘请而来，要求严，待遇高，日工

九 叠 十 八 捻

● 王雅鸣

还会看到司马迁从地理多样性的角度探讨经济多样性的思维方式。比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就根据地理特性，把全国分成若干个经济区。他还明确指出，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物产的不同，而不同物产的交易流通，能够极大促进社会的繁荣。

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司马迁对地理重要性的洞察和判断，都是非常厉害的，也正是从司马迁构建的这个宏大的空间视野之中，我们看到了对历史的另一种读法。

不仅仅是《史记》，在《周易》《周礼》等早期经典中，也有中国古人对山川地理的丰富记载。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更是全世界最早、最深入探讨地理和战争关系的著作。至战国时代，邹衍提出著名的“大小九州”理论，提出天下共分为九个大州，每个大州又分为九个小州，而大禹划定的九州，合起来只是一个大州。

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后来的中国人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向外探索的脚步也从未停止。西汉汉武帝为了寻找传说中的乌孙国，派出张

给两升玉米。捻工不管你要他捻多快多长，每天只捻三尺活。虽说出活慢，但工钱高，从长远角度考虑，还是非常值得的。

这里所说的“九叠十八捻”，即捻工师傅利用手中的扁铲，将一团浸润在桐油和腻膏中的麻，“叮叮当当”嵌进船板中，最少要叠进九次，“十八捻”则是精雕细琢的代名词。

晚上收工时，船东用一把锥子验活，活不合格就辞退捻工。这样捻出来的板缝，光滑如镜，锥扎不进。最后，在整条船的板缝全部捻好后，再用一粒黄豆进行测试——黄豆被人吹着，沿着板缝从头滚到尾，不跳不脱，顺滑自然，才叫绝活。

这样严苛的验收要求，是基于船东对在航行时遭遇狂风巨浪的一种未雨绸缪。海上运输大豆，一旦船舱进水，就会使豆子膨胀，导致船板胀坏，造成“飘了”（渔民对海难的别称）。而经过“九叠十八捻”的船只，则会安然无恙，人船平安。

（大浪淘沙摘自《今晚报》2023年8月4日）

骞使团；东汉汉和帝为了寻找罗马帝国，派出甘英使团。

可惜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这种空间思维，或者说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淡薄，知识精英普遍失去了对地理探索和开拓的渴望。

结果就是，明代的中国虽然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上一度领先全球，但最终还是与大航海、全球贸易擦肩而过。

又比如李鸿章，他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推动者，他年轻时写过著名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从字面意思看，“一万年来”确实气象宏大，代表着我们的时间积淀非常深厚。但是，接下来的“三千里外”，就有点小家子气了。而同时期的西洋列强，早就以一万里为单位，进行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空间探索，从海洋扩展到天空、太空，乃至虚拟空间。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更要学会从空间读历史。

（李金锋摘自“得到”App，肖文津图）



傅莹

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

◎傅莹

寻觅公众心中的问号

初做发言人，我最强烈的感受是被问题的海洋淹没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尽快找到方向，如何在发布会有限的一个多小时里，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回答人们心中疑问最多、最重要的问题。

我背后有个专业团队，我们会将媒体提出的问题拼成一幅“矩阵图”，纵向是各家媒体，横向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二者结合处用黑色块标注，按图索骥，基本可排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排行榜”。

在此基础上，我和团队会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相关性，最终选出大约 70 个重点问题，作为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基础。

为什么是 70 个，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是因为无法更多，我们不能漫无边际地准备，需要聚焦最重要的问题，

将之搞清楚弄明白。70 个问题实际上是 70 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等，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我只需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是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

发布会是“听”的艺术

新闻发布会的受众是多元化的，有公务员、家庭主妇、退休干部、工人、出租车司机，还会有学者、专家、企业家、学生等。我们希望自己所传递的声音能让在场的记者听进去，更希望坐在电视机前或收听广播的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

第一个门槛是“听得懂”。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针对社会热点和重点问题，我们可从相关部门获得大量相应的资料，但这些都是通

常的公文，我们需要把书面公文体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发布会答问要点。

首先是讲话要短。在发布会上回答一个问题，控制在 3 分钟内较恰当，其间，大约一分钟转换一个论点效果更好，时间再长或内容再多，就抓不住人的注意力了。据此，团队构建答问要点时，一个问题不能超过 300 字，分成三段式，在此范围内打磨表述方式。

根据我在发布会上实际应用的情况，如果准备的要点对题，我可在要点基础上现场发挥，一般讲 600 字左右，控制在 4 分钟内。如果准备的要点与问题不是特别“对口”，就需要讲更多的话来做铺垫，也就只能部分地使用准备好的要点。

这就对答问要点的打磨提出了极高要求。语言的魔力就在于，只要用心琢磨，哪怕一个字或词的变化，其感染力的程度都会不同。

第二个门槛是“喜欢听”。如果说让人听得懂是“技术”，那么，让人喜欢听就是“艺术”了。我的体会是，人们最喜欢听真诚的话。真诚无法触摸却能通达人心。



媒体记者有疑问，说明公众对其关切，这往往可能关乎大众的切身利益，比如房地产税、《证券法》；也可能是切身之感，比如食品安全和雾霾，等等。发言人需要人同此心，才能与大家心同此理。让人喜欢听，还可有一些幽默。发言人难免对记者会环境中的不可知因素有恐惧感，而改变气氛最好的办法是幽默。

第三个门槛是让人“记得住”。这就必须语言简洁且有重点。要有几个关键句，让人印象深刻。我和团队讨论每个答问时，首先商量这个问题是什么，再商量说什么，传递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训练，再训练

新闻发布会总有可能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成分，好的新闻发布会引人入胜之处，恰在于其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交错。预先做尽可能全面的准备，有利于增加可预见部分；认真学习和积累则可以为应对不可预见的部分奠定基础。

对我而言，将重点问题的答问要点建构好，只完成了发布会准备工作的一半。若想增加可预见性，应对好不可预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场应变能力，我需要做到：一是牢记答问要点，二是据此训练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这是发布会准备的下半场，于我而言也是最艰苦的阶段。

训练的第一步是牢记答问要点，要对其中的核心内容烂熟于心。目的是面对这类提问时，我能较顺畅、清楚和口语化地表达出来。

熟悉答问要点的过程很痛苦、很熬人，需反复强化记忆。法律问题最讲究逻辑严谨、表达清晰、意思准确，“权利”与“权力”有不同，“监察”同“检察”不一样，“期限”和“期间”要区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能混淆。

只有大量密集学习和反复练习。我把一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开始都要强化前一次训练的答问提纲，再记新的答问提纲。我让助手把答问提纲一段一段地录在手机里，在午饭后散步时听，然后复述。针对出错率高的词语和表述，下班后，我会找个人少的公园，在一个角落对着一棵树重复多遍，希望训练出口腔肌肉的记忆惯性，避免在这些词语上卡壳。团队成员跟我开玩笑：记得每次换棵树，别

让那棵树厌烦得枯萎掉。

背诵记忆，也是检验和进一步打磨答问要点和表述的过程。这段时间，家人是最好的听众和老师，他们听我讲，提醒我哪些地方太啰唆，哪些地方表述不清楚，哪些内容“众所周知”，可不用讲。

训练的第二步是演练。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需在很多无法预见的条件下掌控会议进程，充分利用记者提问的每个机会，传递大会的信息。要在高强度压力下快速思考，组织好每句话，考虑到说出去的话的影响和效果，这种能力需通过演练来培养和提高。

我需要通过训练来培养一种能力，即无论记者从哪种角度提问，我都能把准备好的内容与记者提出的问题尽可能自然、合理地连接上，准确传递我想表达的核心信息。

怎样训练？由团队成员围绕重点问题对我进行交叉提问。一般有两三名助手参加，他们记下我的口误或遗漏，逐一指正。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使我的表达越来越顺畅，也更加自信，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时常出现灵光一闪的想法，成为将来可使用的亮点。

第三步是模拟演练。团队会布置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场景，有人扮演主持人，有人当记者提问，还有人负责计时和记错，严格按正式程序和方式进行。模拟演练可以帮助我适应充满紧张感的气氛，减少面对镜头时的不自然感，提前释放因紧张而导致的压力情绪。

我与团队一起观看录像，查找存在的问题。表达是综合性结果，不仅关乎说什么，还在于用什么方式、神态、口吻来说，甚至肢体语言都构成表达的一部分。

最后一件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就是：微笑。现场直播的形式和不可预见性所带来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我常常会忘记微笑。助手们在演练时就常提醒我：要微笑，不要板着脸。在现场，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提示我。说到底，微笑是一种态度，这不仅是新闻发言人对公众的态度，我想，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态度。

（小 小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我的对面是你》一书）



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叫程勋，今年上高二。一个周末，她见儿子从衣柜里翻出一条牛仔裤，拿剪刀从裤腿位置剪下一块长方形的牛仔布。因为用的是普通剪刀而非专门裁衣的剪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剪下这块布。之后他又借了针线，将布对折，试图缝出一个笔袋。

虽然程勋属于手不笨的男生，但最终缝出的作品仍然“惨不忍睹”。他心情沮丧，向他妈妈要了些钱，骑车出去了。晚上九点多，他满脸笑意地回到家，手中捏着一个有拉链的条纹布笔袋。饭桌上，他边吃排骨边告诉他妈妈，他去了家附近的商场地下一层的裁缝店

店，请裁缝帮他重新缝牛仔布笔袋。裁缝看着那片被缝得面目全非的牛仔布，轻轻叹了口气，从置物架上翻找出几块碎布让他挑选。在他提出由自己亲手缝制的请求后，裁缝教他如何使用缝纫机。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直接导致裁缝没法按时闭店下班。

到了周一，程勋将这个笔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女同学微笑着收下了，对程勋表达了感谢。之后的几天，女同学并没有使用这个笔袋。班上另一个男生送给这位女同学一本厚厚的书，程勋偷偷瞟了一

眼，书的封面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坐在窗台上，摆出有点帅的姿势。

此后，程勋发现，女同学似乎开始青睐这个送书的男生了，他们总是在课间休息时笑着聊天。程勋听见他们说“螺丝、螺丝”……

在鼓起勇气向女同学借到那本书后，程勋终于搞明白了，那本书是常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的传记。女同学看了罗斯写的大部分小说，也对他的生活充满兴趣。于是他在

购物网站买下了这本书，还买了罗斯写的几本小说，他也想跟女同学聊

聊“螺丝”的话题。程勋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罗斯的作品和生活，但他确定，自己喜欢这个女同学。

书到货了。程勋读了几页小说，还行吧，不是很喜欢，但也不算讨厌。悲剧来了，传记是英文版的，不认识的单词频繁出现。即使一个句子里没有不认识的单词，为了搞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也得想半天。就这样，翻译软件、词典备在手边，每天放学后在写作业的间歇，他都抽出至少一小时攻克“螺丝”……

我同事跟我们讲这段故事，本来是抱怨儿

为了爱情的“不务正业”

●欧阳宇诺

给年轻人的五条忠告

● [美] 比尔·盖茨

2023年5月13日，比尔·盖茨在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给出了自己对年轻人的五条忠告。

第一条，你的生活不是独幕剧。眼下你可能因为择业就业而压力巨大，感觉这会影响你的一生，实际上并非如此。明天或接下来的10年要做的，并不一定是你要从事一辈子的工作。我曾以为我会一辈子在微软工作，但现在我在做慈善。

第二条，再聪明的人也会遇到难题。在职业生涯中，你会遇到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请冷静，别慌，强迫自己仔细思考，然后向聪明的人学习解决之道。我取得的几



乎所有成就都离不开比我更有经验的人的帮助。人们很乐意帮你，关键是别怕提问。

第三条，专注于能解决重要问题的工作。好消息是，当下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新兴的行业和公司每天都在涌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对这些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每天面对并解决重要问题，你会变得更富创造力，更具使命感。

第四条建议很简单，不要低估友谊的力量。

请记住，你的同桌、运动伙伴甚至竞争对手不仅仅是你的同学，更是你的人脉网络。他们可能是你未来的合伙人和同事，是你寻求支持、信息和建议的重要资源。

最后一条建议，我花了很多时间才领悟到。那就是：适当放松并不意味着懒惰。

（林小菊摘自《第一财经》
2023年第7期）

子不务正业，无药可救。谁知两个月后，她竟然喜笑颜开地对我们说，“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份为了爱情的“不务正业”，竟然让儿子的英语成绩有了提高。这孩子现在竟然不再把英语视为无法逾越的老大难学科了，还表示最近做起英文阅读题，感觉顺畅了很多，不认识的单词少了许多，读完句子，似乎头脑中瞬间就浮现出了它的意思。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提倡“为了明确的目的而行动”，这目的往往是近在咫尺的、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例如赚得金钱、获得证书、通过面试。这些目的常常与成年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但在十余年甚至二十余年的漫长学习生涯中，我们往往缺乏能够触动内心热情的鲜明“目的”。各种小考和大考的成绩，只是一个数字和评价，并不能真正影响到具体的生活。相比之下，若是对青春期萌发的美好情感，做出种种刻意束缚的姿态及行动，只会令人产生痛苦及怨恨；但若是善加引导，则能将情感的水流引向正确的河道。

程勋过生日那天，我同事组织了一场露营，邀请的小伙伴里，就有这位迷恋罗斯的女同学。当一行人开车到达露营地后，程勋“户外达人”的优势就立刻显现出来了。他不仅以一己之力搭起了帐篷，生起了篝火，还为大家准备起了午餐。在微风徐徐的露营地，程勋边为小伙伴们做烧烤，边向他们传授户外生存常识，丰富的知识储备及幽默的言辞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本来，程勋在班上并不是一个十分耀眼的男生，可是，在那天的露营地，我想着，这位女同学坐在程勋为她搬来的户外椅上，吃着程勋递给她的烤面包片，会不会意识到，身边有程勋这么一个能够为大家搭起帐篷、带来食物和快乐的人是何等幸福。而我那40多岁却仍然如同少女般开朗活泼的同事，戴着墨镜坐在一边，看似只是在悠然地放松，其实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正在她的嘴角荡漾开来。

（嘉林秀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少年刊”，黄思思图）

大海不是在变暖，而是在沸腾

◎Judy

海洋，是地球循环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甚至比大气更重要）。它搬运热量，提供缓冲，涵养生命，在水循环、碳循环、氮循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似乎在向我们表明，这个巨大的循环系统正在失灵。大海到底怎么了？

大海不是在变暖，而是在沸腾

海洋表面温度的变化，比气温的变化更需要关注。道理很简单：水有着比空气更高的热容量，二者升高同样的温度，水所需要的能量是空气的 4 倍。科学家们通常也会使用海洋上层吸收的能量值来判断全球变暖进行到哪一步了。

根据最新数据，全球海洋最上面的 2000 米吸收的能量自 1990 年以来逐年上升，仅 2023 年前 7 个月，上升的能量已经比 2022 年的全年平均值高出至少 10~22 焦耳。这个上升的数值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和我国 2022 年年发电量 8.4 万亿千瓦时作比较，截至 2023 年 7 月，海洋上升的热量是发电量的 330 多倍。如果和 TNT 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相比，则相当于在海洋中投放了将近 2.4 万吨 TNT 炸药。如果用来烧水，这个热量都够每秒钟烧开 6 亿壶 1.5 升的水，且持续烧一年。

海洋吸收了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热量（超过 90%），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来自太阳辐射的热量，因为大海的存在，地球大气温度的飙升才得以缓解。

但是海洋捕获的巨大能量也会带来严重后果，世界上威力最大、破坏力最强的风暴就是这么产生的，比如台风、飓风以及热带气旋。这些气象事件形成的必需条件之一，是海表温度至少达到 27°C。

海水温度升高所造成的海洋能量运输不平衡，加之其他复杂的气象因素，会增加气旋生成和运转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降水强度、频率以及地域的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也增加了目前对于气旋发展的预测难度。

世界气象组织今年 7 月发布的《2022 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亚洲特别容易受到与水有关的灾害的影响。2022 年发生的 81 起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有 83% 为洪水和风暴事件。

海洋变暖之后

海水温度升高会带来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平面上升。水在变暖时会轻微膨胀，海洋热含量的升高也会增加海水体积，从而导致海平面的上升。与此同时，洋流运动会把温度升高的海水运输到南北极，使得冰川从底部开始融化，由此导致的冰川消融甚至要比大气温度升高而造成的融化严峻得多。

根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数据，2023 年 7 月，全球海冰面积比 2019 年 7 月的最低纪录少了约 120 万平方公里；南极海冰覆盖面积连续第三个月排名历史最低，比 1991 年至 2020 年的平均值低约 259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减少了



冰川实际的融化速度要比模型推测的快得多



受大海变暖的影响，珊瑚礁正在“白化”



1.2 个格陵兰岛（约 216 万平方公里）。

近些年来关于大面积冰川融化将会导致的可能性后果的相关报道也越来越多，例如海平面上升造成陆地被淹没、极地动物生态平衡被破坏、淡水资源减少，甚至可能造成未知的远古微生物和病原体的释放，等等。但鲜有人知道，这种消融背后有海水暖化的推波助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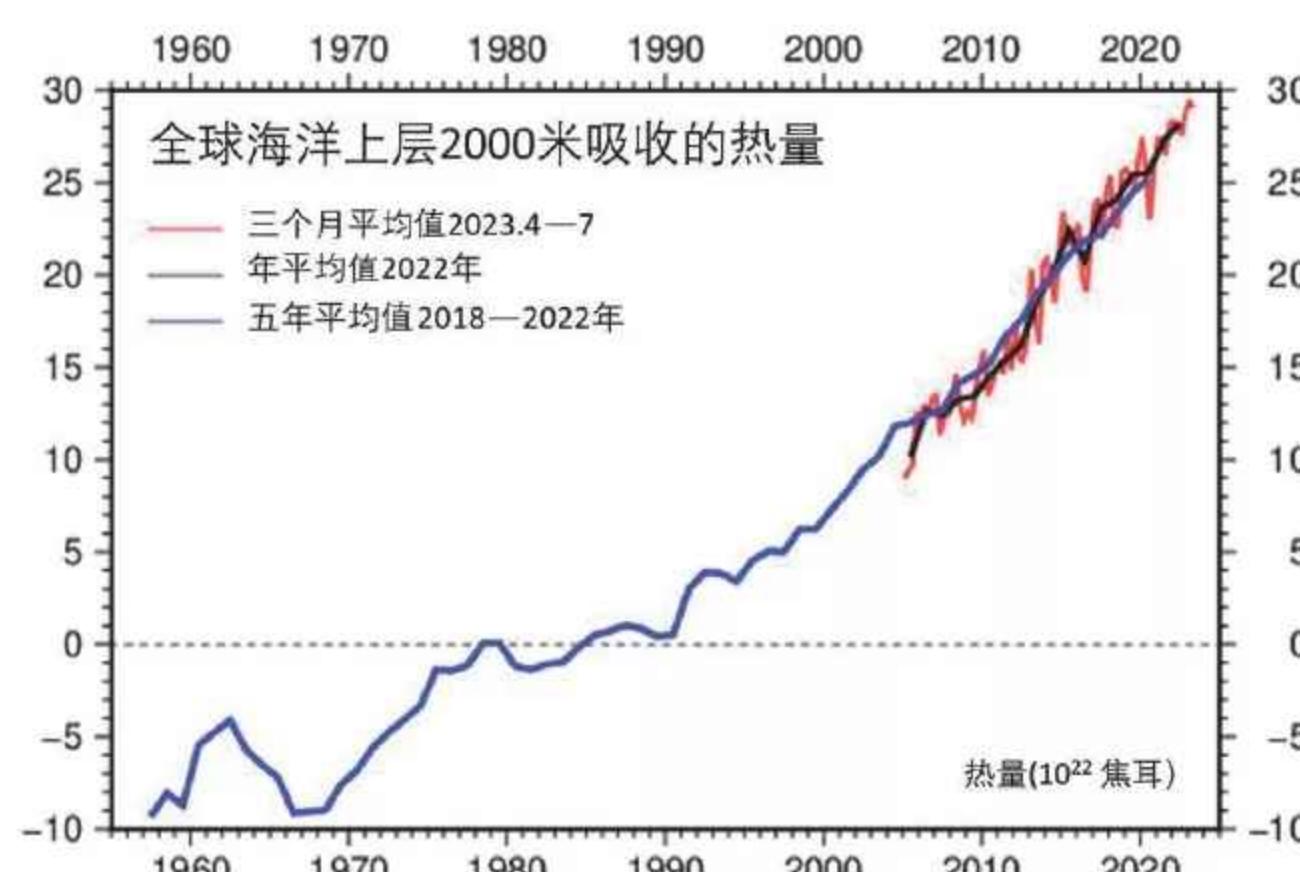
极限高温，在海洋里再来一次

陆地上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让我们每个人有“切肤之烫”，类似的事件也在海洋里上演。海水温度持续性升高带来的海洋热浪事件正发生在地球的部分海域。海洋热浪是指特定海域温度长时间异常偏高的事件，如果海表温度超出过往气候平均态 90 百分位阈值，连续 5 天或 5 天以上，就算作一次海洋热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 年发布的第六次报告显示，1982 年至 2016 年间，海洋热浪的发生频率增加了一倍，而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热浪的持续时间变得更长，强度变得更大。

海洋热浪的发生直接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对珊瑚礁来说，海水温度的上升会导致与之共生并提供食物的藻类大量丧失，从而导致珊瑚礁“白化”甚至死亡。更糟糕的是，由于海洋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海水酸化严重，珊瑚礁的生长进一步减缓。

健康的珊瑚礁是 25% 以上的海洋生物的家园，并且可以保护海岸线免受风暴和侵蚀，还可以为当地社区提供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比如旅游业）。全球有超过 10 亿人直接受益于珊瑚礁，尤其是诸多小岛和环礁国家。

虽然珊瑚礁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具有较快的恢复能力，但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珊瑚礁的总体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世界上 25%~50% 的珊瑚礁已经遭到破坏，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 2100 年，所有海域内的珊瑚礁都将死亡。



除了珊瑚礁，海洋热浪也会造成其他一些海洋物种的迁移和灭绝。海洋中的食物链一环扣一环，底层生物的灭绝与迁移会对上层的生物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海鸟由于没有食物大量饿死，鲸鱼为觅食改变了往常的线路而被渔网缠绕，某些地区出现新型有毒海藻从而对渔业造成影响。

大海停转的未来

大海持续变热，最糟糕的结果恐怕还不只是海中的生灵涂炭。随着气候变化，洋流很可能也会发生改变。

洋流是指海水持续稳定的流动。洋流的作用很像传送带，将赤道的暖水和降水输送到两极，将两极的冷水输送回热带。洋流由此调节着全球气候，帮助抵消到达地球表面太阳辐射的不均匀分布。海洋与大气层紧密相连，洋流是驱动天气模式的重要动力。

IPCC 在 2021 年的报告中指出，许多大洋洋流将在 21 世纪发生变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很可能在 21 世纪衰退。然而根据今年 7 月份最新的预测，倘若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AMOC 的崩溃将可能提前至 21 世纪中叶左右。

如果没有洋流，各地区的气温将变得更加极端，赤道地区超高温，两极地区寒冷，地球上适合居住的陆地面积也将大大减少。

海洋目前仍在不停地吸收着空气中的热量与二氧化碳，但是逐渐升高的温度也使得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不断减弱。伴随着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事件，海洋温度的上升将会变得更加猛烈，气候危机加剧。

海洋的吸热和散热是缓慢的，因此海洋升温对气候的影响也会比较滞后。但我们都应该知道，海洋吸收的这些热量，终将在未来几个世纪重新流向大气，到那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无法预测。

（海城楼摘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农民兄弟

刚刚被一辆法拉利超车，老婆问：“车标是匹马的是啥车？”我说：“法拉利。”老婆：“牛呢？”我说：“兰博基尼。”老婆：“羊呢？”我说：“道奇。”老婆：“粪叉子呢？”我说：“玛莎拉蒂。”老婆：“看来好车都出自农民兄弟！”

调理

老婆最近上火了，脾气很暴躁，丈母娘过来住一段时间帮她调理。

今天，老婆买了几条金鱼回来。我看到鱼躺在缸底喘气，生了病似的，便脱口而出：“这些鱼都……”丈母娘打断我的话：“你是不是想说我女儿太好看，所以鱼都沉了下去呢？”那语气好像在教我，又好像在救我。

洗车

今天去洗车，花了 80 块，是精洗。本来我的车漆上就有些斑点。洗完后，我爸上前看，说：“这个斑点怎么没洗干净？”洗车那小子说：“您去澡堂搓澡，还能把您身上的痣搓下来呀……”

加班

昨天我和领导去加班，回来的路上，我向他要加班费。当时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等红灯时，他摇下车窗，指着外面的乞丐说：“你看到他了吗？”我不解：“看到了，挺可怜的！”领导意味深长地说：“是啊，可怜啊，这么晚出来



也没加班费！”

皇历

下雨天就适合在家睡觉，晴天就适合出门走走，漫长岁月，我翻遍皇历，居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

表白

上高中时，我对一个女孩表白，被当面拒绝。这件事弄得学校很多人都知道了，让我很丢脸。女孩也觉得很愧疚，于是用校园广播跟我道了歉。

酒驾

警察在广场旁边查酒驾，一哥们酒后开车被扣住了。正要测酒精含量，那哥们灵机一动，跑进广场舞人群里跟着跳了起来。警察追过去一下就发现了他，因为他跟不上舞步，然后就把他带走了。旁边两个老头吓坏了：“妈呀，跳不好得被抓走啊！”

提神利器

假的提神利器：咖啡、绿

茶、风油精。

真的提神利器：来，我们找一位同学回答这个问题。

回家

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厨房辛勤地为我做饭，做的都是我最爱吃最想吃的。想到平时家里都是粗茶淡饭，我不禁鼻子一酸，正要开口时，我妈回头看到我了，一脸惊愕地说：“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回来了？”

蹭饭

老婆怀孕，我天天给她做饭，国庆长假想歇会儿，就和她一起去丈母娘家蹭饭。

结果刚吃了一顿饭，丈母娘脚伤了，做不了饭了。于是，我现在给他们一家七口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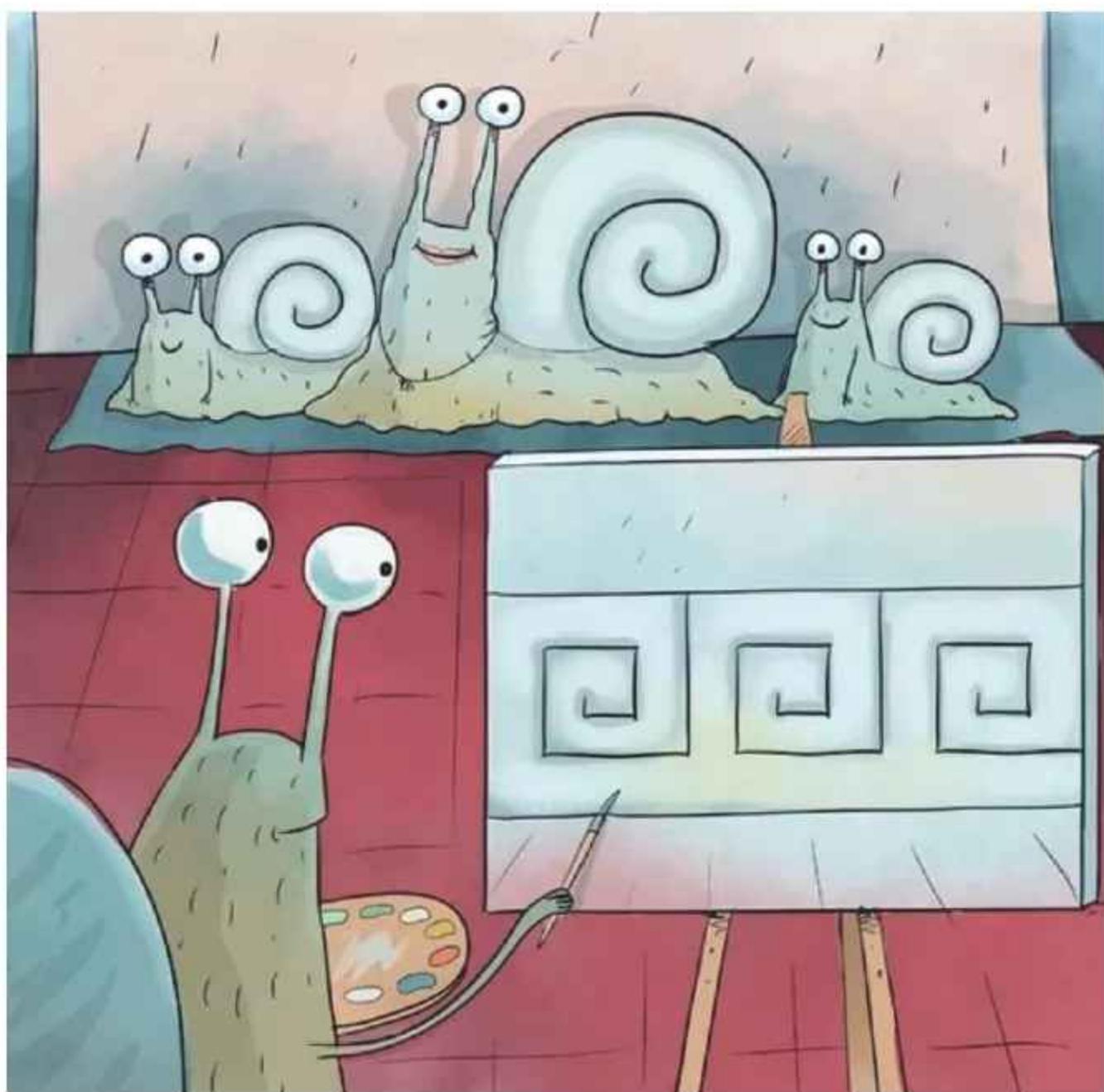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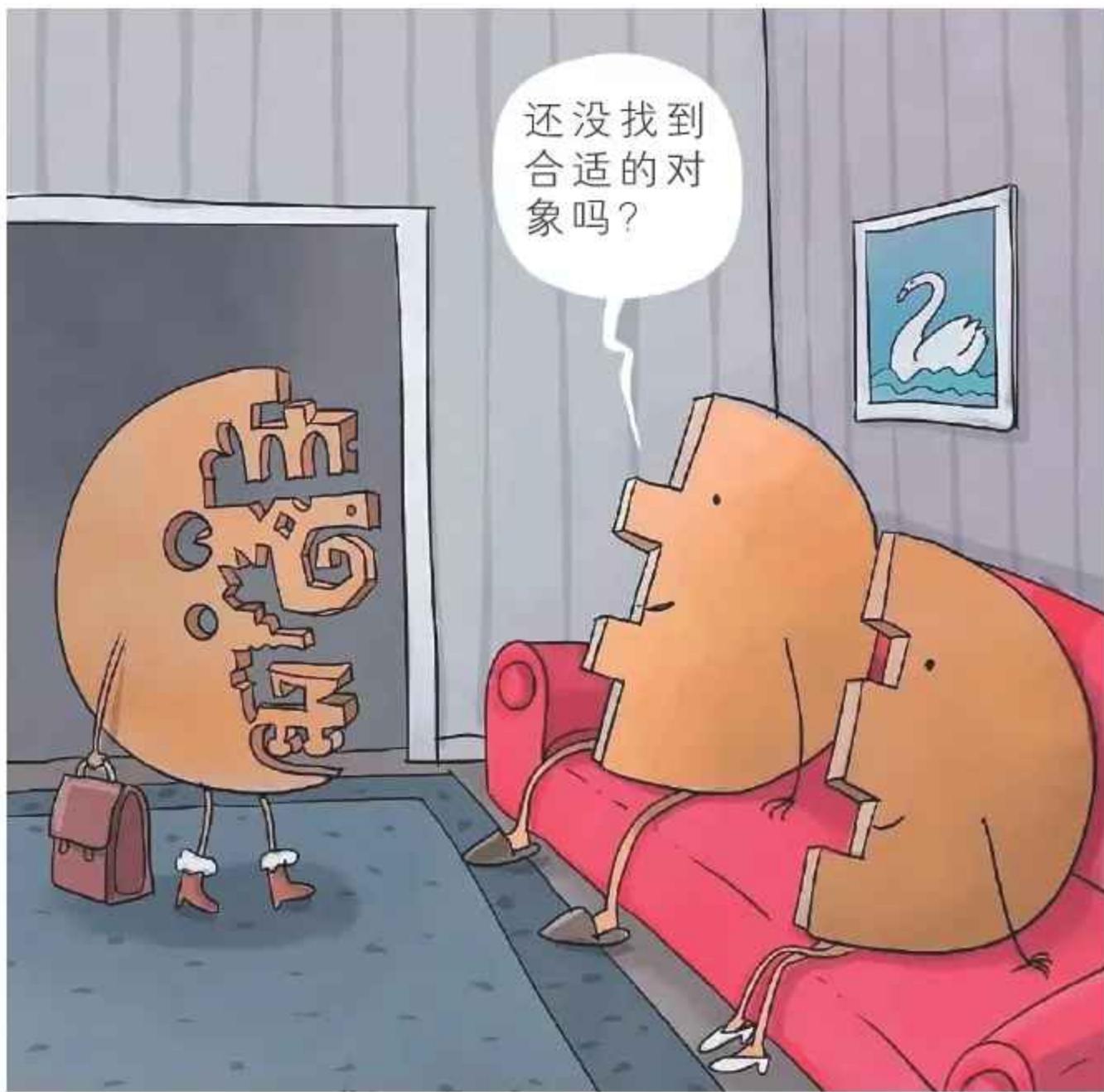
私房钱

我爸藏了几千块钱，结果被我发现后告诉了我妈，最后钱被没收了。我爸没有怪我，而是开始戒烟，不参加聚会，加倍努力挣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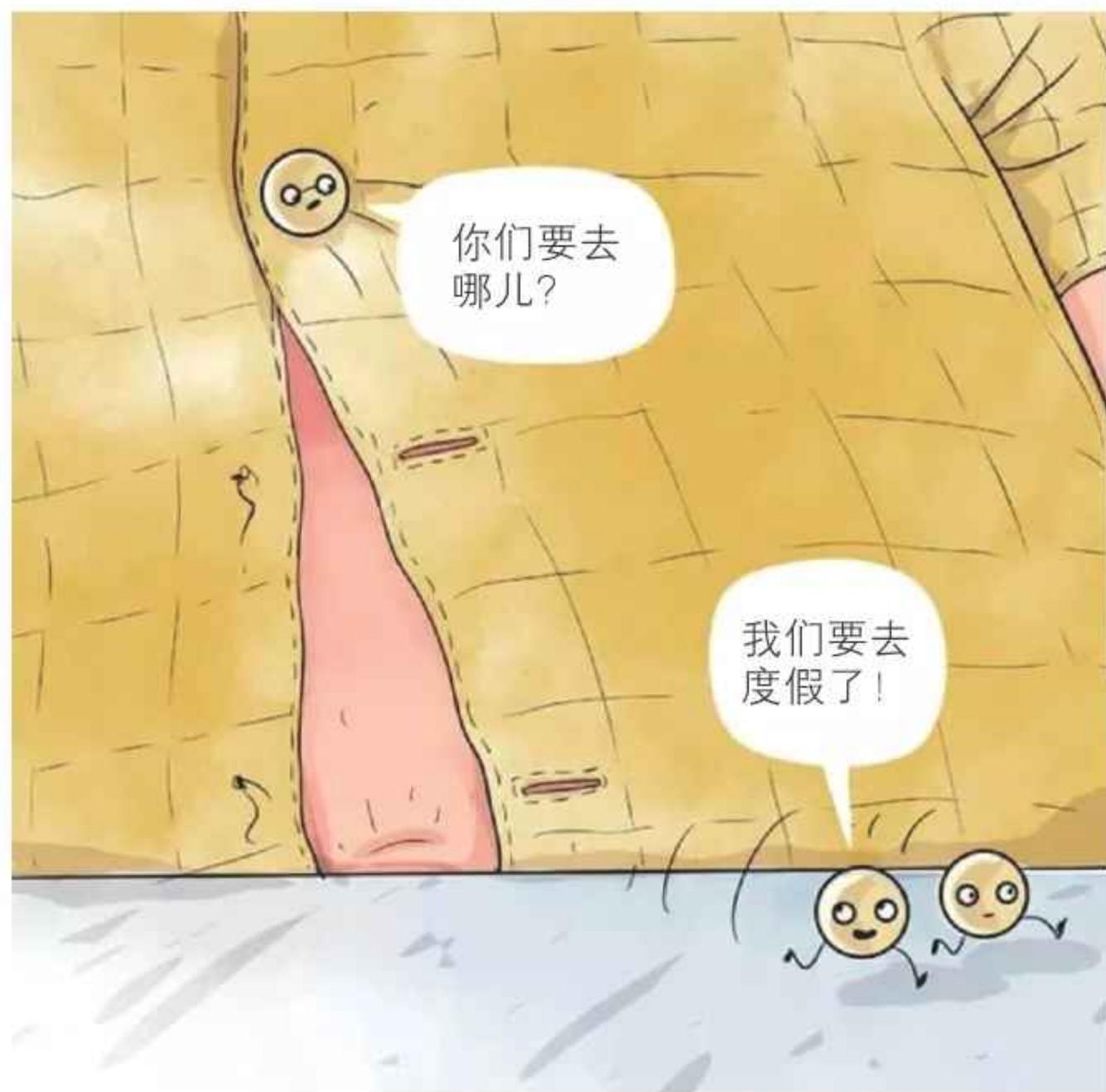
两个月后，我放暑假了，我爸对我妈说：“这两个月我攒了 6000 块钱，暑假给孩子报两门课补补吧，剩下的钱再买几套试卷刷刷题，好好巩固一下知识点！”

伤害

用一句话伤害一个人六次：你天天加班，肯定工资很高，很被领导器重吧，而且你这个年龄了，还没结婚，一定很有钱。



● 「立陶宛」赫塔·布尔比



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一辈子走乡串户，脚踩百家门头。

2016年夏天，他在一个大雨如注的日子里走了，走时73岁。

塬上是个小村子，这个小，主要是说人口。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啊！从我记事起，人口好像从没有超过60人。

塬上虽然小，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张铁匠、李篾匠、刘瓦匠、景蛮匠……每家男人都有点手艺，最不济的，也能给人打土砖。土砖一块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块，一块块码起来，长城似的，需要一身蛮力气，这就是蛮匠。现在想来，本事才是活命的第一法宝。

最风光的要属木匠。要是木匠干活不收钱，以工换工，规矩是一换三，即他干一天木工，你得给他锄三天地。但木匠手艺没深浅，做十年学徒还不成艺的，大有人在。

我父亲属于无师自通，听奶奶说，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请木匠打柜子，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人家吸袋烟的工夫，他就把家伙式拿在了手



父亲的最后十年

●陈年喜

里。有天夜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家人早晨起来，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那是父亲一夜没睡，偷了师傅的工具，抢了板材，连夜打成的。那一年，他13岁。

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一个是游医，一个是木匠。人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病症，游医医术单一可不行，得样样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样，没有谁家嫁个姑娘，会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不同的

样式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

父亲是个有德行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家人盖房子，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父亲是木工头。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在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梁多长，檩多长，前坡多少度，后坡多少度，配多高的檐墙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岁了，可能是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别人都不往菜里伸筷子，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大家问，你没看见那里面有只虫子吗？父亲说，他早看见了。

父亲16岁独立干活，到去世那年，行艺整整57年。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数字。连峡河的水都流累了，懒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过一场暴雨，才能活过来一回。

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艺不过气，时过气，所谓“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娶媳嫁女乔迁新家，家具店里家具齐全又便宜，房子也已经没人再盖了。父亲去世



前十年，已基本无活可干了。这十年，对于村子，对于村里的每一个人，是天翻地覆的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走了太多人。如今，整个村子只剩下20口人。

十年里，父亲像一位无人问津的过气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

二

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离我老家并不远，虽然分属两个省，往近里说，就是隔着一道洛河。洛河流域宽广，把它们隔开，分属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朱阳河的水混合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浑稠尾渣汇入黄河，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

本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远房亲戚，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大规模开发，从1980年起，突然发生了频密的交集。广东和海南都太遥远，工厂作坊挣钱太少。近水楼台，村里人一直有在矿山做工的传统。峡河云母矿1958年起就开采了。

朝海在去朱阳王家峪金矿打工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虽然从家到矿上只有200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大半天时间。但是快30岁的朝海，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却像生离死别一样。为老板招工的大牙差点笑掉了镶金的门牙：“又不是不回来了，要不，把她吞下肚算了。”

大牙和我是同学，一条板凳从一年级坐到六年级。他学

习成绩不怎么样，但起得特别早，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来学校，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算我半个徒弟。朝海家离我家最近，说起来，他叫我表姐夫。

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后备厢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里，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同村的小伙子，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和朝海一样的新手。大牙“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脚踹了两下，确认门已经关死，才放下心。他把副驾驶的车玻璃摇下来，一股热气立即冒了出来。“轰”一声车子发动了。

父亲怔怔地目送吉普车走远，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第几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但他记得这些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

这一会儿，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我每次离开，他也是这样送别的。洗了手和脸，在祖先牌位前燃一炷香，送我出门，有时送过竹园，有时送到二道弯。他总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为他送行。他嘴里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又说：“不干这个行不？”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走多少年的弯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知道错了，也得走到底。这些年里，我亲眼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而是怕也没

用。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

父亲回到家，收拾起那套老工具，往东梁上走去。东梁自然在村子东边，是独独突起的一道山梁。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村子的每个角落，每一条狗，每一群乱跑的鸡。再往远处看，能看见五峰山上的松林，苍绿苍绿的，把五峰连成一片。在冬天，松林像沙地里汪出的一池深水。

父亲从小听人说，这儿从前有一座石头庙，叫娘娘庙，供奉的神仙叫李母娘娘。娘娘慈悲，一直保佑着四方平安，人丁兴旺。但我从记事起，没见过庙的样子。他是不是也听别人说的，我不知道。

虽说是山上，但能使用的石头奇缺，前后侍弄了几个月，根基都没有打好。在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爆破工了。在这个行业，已经风风雨雨多年。

听我读初中的侄儿在电话里说，我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我打电话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了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听完，我一愣，一时无话可说。我不信佛奉道，但我不能阻止一个年近古稀的人去信。

三

对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东梁，我一点也不陌生，那里曾是我和童伴们的欢乐场。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

不清是什么树了。夏秋之交，下过一场透雨，半枯的树干上常常会长出猴头菇来，白绒绒的，最大的有半个足球那么大，摘回家，用油炒，鲜美异常。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整个村子都听见一声巨响，形成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背回家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一座庙。

从梁顶看村子，如果用心就会发现，每隔几年都有不同。小时候的村子房屋低矮，泥墙石脚，很多还顶着茅草。到20世纪90年代时，景象就不一样了，家家白墙青瓦，虽然依旧是散乱的，但能明显感受到它们焕发的精气神。

手艺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什么都一丝不苟，把每一件活计都当成最后一件来完成。到了2010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4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一张供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

可父亲实在是老了。这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180，高烧不退，挣扎到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一条腿就不听使唤了。医生说，他得了脑梗，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的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生产队需要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他能挑200斤当天打来回。父亲脑梗后，虽然后来恢复了一些，却再也没有力气，拿点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

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

2010年到2016年，是我最劳碌紧张的几年。这几年，矿山竞争残酷激烈，多少老板昨天还开着“大奔”，一夜之间，就只能重新用两条腿在风尘里奔驰。城门失火，自然殃及池鱼。其间，我曾六赴新疆，三走青海，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

四

我从天水赶到家时，拉着大牙和朝海遗体的依维柯也到了。大牙和朝海死于矿难，大牙死时39岁，朝海只有29岁。去矿上谈判赔偿事宜的人还在艰难谈判中，人总得入土为安，趁着风高夜黑，先把尸骨拉回来再说。大牙和朝海被白布一层一层像裹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只能从个头的长短分辨谁是谁了。

人死得太突然，一切都茫然无头绪，打棺材的事自然落在了父亲肩上，好在山上有的是树。父亲指挥年轻人放树、解板、打棺材。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有的人忙而不乱。近十年，村里死于矿难者二十有余。父亲的最后十年，要说还有活，就是打棺材。镇上的家具店，虽说品类齐全，却不售棺材。他打一副，埋掉一副，打的总是没有埋掉的快。棺里，装着老人也

盛着青年。

父亲已经不能完全挥动工具了，但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耐心。棺材打出来了，一大一小，因人而制，摆放在一起，像一双崭新的鞋子。女人们看着它们，又哭成了一片。男人们默默点起烟卷。

大家又想起3年前的情景。3年前，大雨如注的6月，田家三兄弟从矿山被拉回来。按照习俗，外死的人不得入屋，三口棺材一溜儿摆在布篷下。大雨连天不息，伸出脚就是湿的。矿主跑了，事情惊动了政府，镇里从财政支出里为每家资助了500元安葬费。

大牙和朝海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这样的谜太多太多，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求解了。

东梁上没有水，砌墙需要泥浆做黏合，土倒是现成的，脚底下就是。石料已经足够了，父亲一钻一锤，把它们打理得有棱有角。这天，我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这是我帮助他的唯一一次。

好多年没来过东梁了，倒下的大树腾出的一大片空地又被新的树木和乱草挤满。时值四月，草木无涯，乱花烁烁。梁下的村子了无生气，似乎在和这个季节反着方向走。有新房子建起来，有更多的房屋塌陷、空置着。出村的摩托车在盘盘绕绕的山路上，像梦一样真实得虚无。

我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

吃干粮。其实离家并不算远，完全可以回家吃饭的，但这样更简单省时。

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方便，一缕颤颤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是父亲最拿手的《十接古人》。

五

2013年4月23日，是父亲整整第70个生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的娘娘庙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他真高兴啊。他对我母亲说：“你看，真是有灵呢，好几年了吧，咱村子多平安呀！孩子们每年都顺顺当当地挣回好多钱，孙子也考上大学了，塬上的风水要回来了！”

我曾在网上搜索“塬”字，释义如此：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冲刷形成的高地，呈台状，四边陡，顶上平。

这个释义与小村塬上的地貌特征相去甚远，塬上只具备了它1/3的形态。前塬、中塬、后塬形成三级高山台地，每个台地都有30亩以上面积，树木乱草都长疯了。这么好的地方能养活多少人啊。父亲他们死心塌地住下来了，占据了面积最大的中塬。后来，刘姓来了，张姓来了，景姓来了……

父亲在塬上生活了55年。

一双眼睛，看着土地家园，由一到百，又由盛到衰。没有谁比他更了解、看重这片地方了。

他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对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只能寄托神灵护佑。

2013年4月23日是父亲的生日，仿佛也是天公的愤怒日。

吃过母亲打了荷包蛋的一大碗长面，父亲收拾泥铲，准备去东梁上。庙的主梁已经架好，毡也铺上了，今天的活是抹泥，抹了泥，撒了瓦，就算彻底成功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大雨，昨天回来时，虽然盖上了彩条雨布，四角压了石头，但他还是不放心。娘娘大概也等得急了，不能再拖了。

脚刚要跨出门槛，一声炸雷从天上劈下来。开始的时候，谁也没听到声音，只感到一个东西从房瓦上滚下来，它滚得很慢，仿佛巨大无比也沉重无比，而房坡平了些，那东西滚动得有些吃力。待到了檐口，没了阻力，“砰”的一声坠落了下来，在下落的过程里，像伞一样，突然打开了，释放出千道光亮。

紧接着，大雨哗地泼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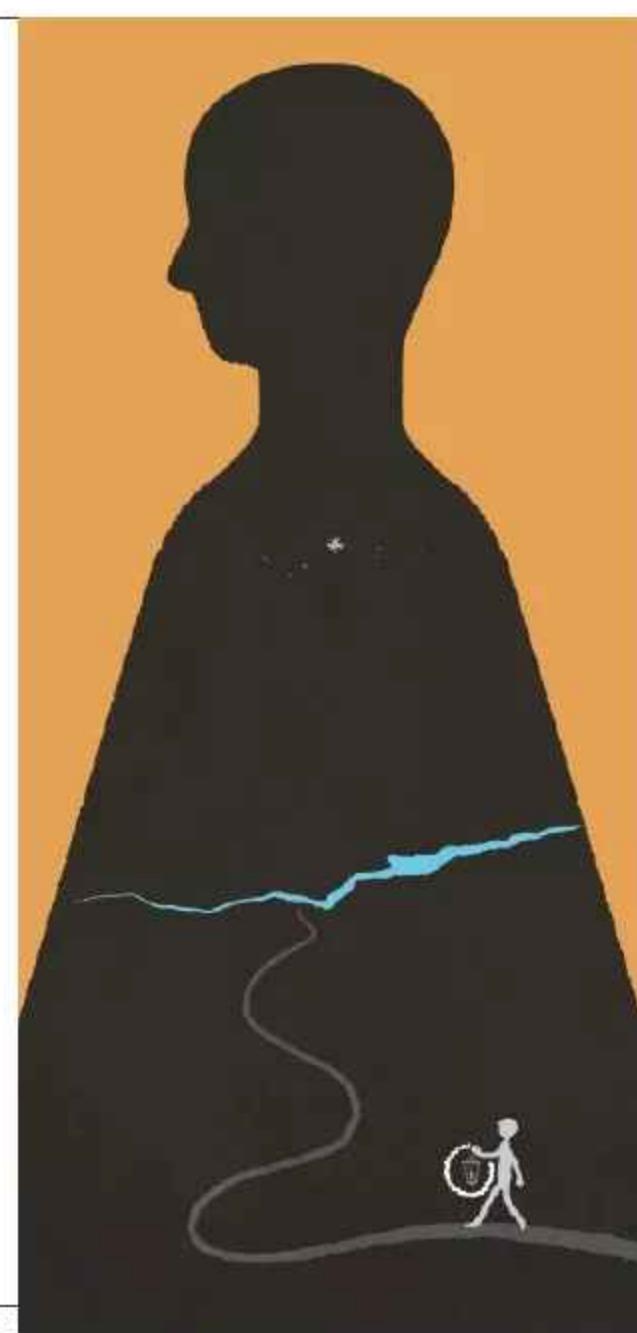
雨挟着风，不眨眼地下满了整个中午。门前的老核桃树咔嚓一声被风折成了两段，像指头大的青桃冰雹一样泼下来，在地上跳啊跳。

其实，已经不用再去东梁上看了，但父亲还是上了东梁。

只一眼，父亲就像泥浆一样从梁上滑了下来。

见贤思齐

● 星
云



昔日的丹霞禅师在一间寺院里挂单，因为天气严寒，于是取下木刻的佛像来烤火。师父一看，非常生气地训斥道：“你为什么烧佛像？”

丹霞禅师说：“我在烧舍利！”

“胡说！木头的佛像哪里有舍利？”

“既没有舍利，要它何用？那就多拿一些来取暖吧！”

所谓偶像，不在外面，而建立在我们的心里。外面的偶像只是为了启发我们建立心中的偶像，因为所谓的“偶像”，可以让我们见贤思齐。所以我们崇拜偶像，也要超越偶像。有没有偶像，要不要偶像，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自己。

（子轩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生存道：星云大师谈智慧和幸福》一书）

雨后的天地多么崭新啊。

（层林染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此与彼之间》一书，本刊节选，刘德山图）



孟加拉国成衣业的奇幻之旅

1980年，孟加拉国的商人努尔·卡迪尔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生产衬衫。在此之前，孟加拉国没有一家大型服装企业。1979年，孟加拉国全国服装行业的工人加起来还不到40个。卡迪尔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很广。为了开办服装公司，他找到一个国外的合作伙伴——韩国的大宇公司。大宇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服装企业之一。大宇公司的负责人和卡迪尔一拍即合，因为韩国的服装出口受到欧美的限制，必须有进口配额才行。为了绕开欧美的贸易壁垒，大宇也在寻找海外生产基地。孟加拉国没有配额限制，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衫，可以绕道出口到欧美市场。

大宇公司和卡迪尔的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卡迪尔派了130名员工到韩国接受培训。作为回报，卡迪尔的公司要把总销售收入的8%交给大宇，算是支付专利费和销售佣金。卡迪尔的公司发展得很快。开业第一年，他们就生产了4万件衬衫。更成功的是，孟加拉国的工人很快就掌握了韩国的技术。仅仅在投产一年之后，卡迪尔的公司就终止了和大宇的合作协议。他们能自己生产衬衫了。1987年，这家公司的年产量已经达到230万件。

大宇一开始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孟加拉国的工人这么快就把技术学走了。卡迪尔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他派到韩国培训的130名孟加拉国工人中，有115人先后离开他的企业，自己办厂当老板了。10年之后，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额已经达到20亿美元。

后来，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也遇到了欧美的贸易壁垒，发展得并不顺利。孟加拉国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但是，卡迪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经济发展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最关键的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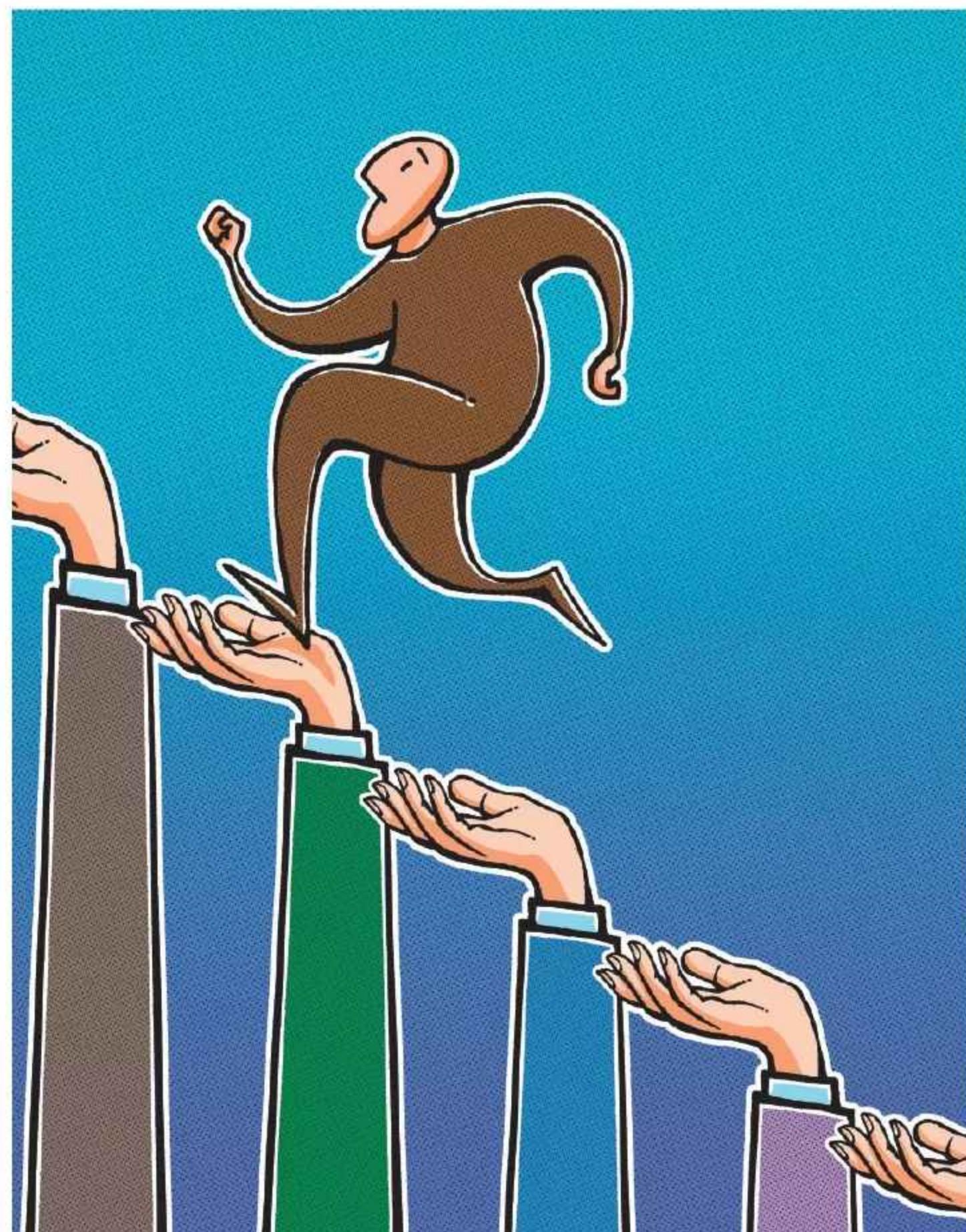
从1到100，而是从0到1“惊险的一跃”。

贫穷是一种均衡，富裕也是一种均衡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社区，你想开个小作坊，生产一些东西卖，该生产什么？是生产玩具好呢，还是生产袜子？你不知道。就算你听说有一种玩具卖得很好，比如孩子们都喜欢的航模飞机，你也想生产，该怎么生产？你没学过。就算你到处拜师，学会了怎么生产，图纸也画好了，到哪里买材料？为什么致富这么难呢？因为你掉进了“贫困陷阱”。

你玩过《帝国时代》吗？《帝国时代》是微软出品的一款电子游戏。游戏一开始，你站在一丛灌木的旁边，周围一片黑暗。你得一点点探索，周围的世界才会展现出来。在贫穷的社会里，周围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这样黑暗无助。经济学家总是觉得，只要有了市场经济制度，人们马上就会找到创造财富的机会。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他们自己试试？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富裕社区。周围的邻居有的办企业，有的做投资，有的是教授。你在家里办个家庭聚会，各行各业的精英都会过来，大家各自交流心得体会。他们见多识广，





世界是(不)对称的

● 郁喆隽

物理学家费曼在一次科普讲座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人类遇到了外星人，怎么和他们谈论左与右呢？这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却包含了深意：外星人如果可以和人类交流，那么他们必定也拥有一定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例如长度、数量等，以及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和概念。即便各自语言不同，仍可以找到共同的定义基础。例如用氢原子的直径来定义长度单位，就像人类用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从赤道到北极点长度的千万分之一来定义“米”。

不过，人类之所以认为左右的划分是理所当然的，或许还有另一个前提条件——我们的躯干和四肢大致是沿着脊椎呈左右对称的，而内部脏器则大多是不对称的。绝大多数人的心脏长在左边，而肝脏长在右边，但也存在极少数的镜像人。倘若外星人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脊椎动物呢？如果它们接近章鱼那样，有八个爪（触腕），还会区分左和右吗？地球上还有一些生物是辐射对称的，例如水母、海星和珊瑚虫。动画片里的“派大星”被拟人化地画上了眼睛和脸，但其实海星并没有头和尾的分别。画脸的地方其实就是海星的五条腿之一。更有甚者，还有些生物完全没有对称性，例如海绵和阿米巴变形虫。由于



缺乏对称的肢体，它们极有可能无法也不需要理解左右乃至上下的区别。

在那次讲座中，费曼最终引入了某些粒子的手性，来向外星人解释左和右。其实，他本来举这个例子的进阶目标是要介绍宇称不守恒定律……即便不进入怪诞的微观世界，停留在稳定的宏观世界里，对大多数人来说，左和右

虽然看似清楚，但是难以界定，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方位。只有当人们都头顶向天，面对一个方向时，左右才是一致的。有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一个原住民部落的语言中根本就没有表达前后左右的词语，而只用东南西北。这样倒也可以避免左和右引发的误解。

曾经有个人在公众演讲中向观众发问，行人都靠右，那左边留给谁呢？

这句话虽然被当作笑话，但不知道现场是否有人点破他。这个世界在很多情况下的确是不对称的。觉得世界总是对称的人，可能是无知；而觉得世界永不可能对称的人，大致就是出于“恶意”了。左和右的不对称，不是因为人和人不同，而恰是因为人和人相同。其实最好的化解方式很简单——转个身。

（沛林摘自《书城》2023年10月，王原图）

创业经历丰富多彩。你无意中提到，自己有个好点子，可以把机场的电梯改成自动安检型的。马上有个风险投资家说，好，我先给你一千万，你做一个试试看。

你真的做出来了，马上有一个朋友说，我认识机场的经理，帮你推荐一下。你的长处是有好的点子，隔壁的年轻人是个工程天才，你们还有个朋友擅长市场推广，很快就组建了一

支“梦之队”。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这是因为知识有溢出效应。一个社会积累的知识越多，新的知识就越容易涌现。知识的存量越多，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就越大。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进行知识投资的激励就越强。

（嘉林秀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一书，杨树山图）

有一种狂热掩盖了他的笨拙

●宋 爽

马斯克有着体质虚弱的人无法企及的精神头儿。“他的弟弟金博尔说，戏剧性是他人生中的最佳伴侣，离开这个他活不下去，他可以为之生，为之死。”《埃隆·马斯克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说。艾萨克森花了两年时间，每月抽出一周时间和这位世界富豪共度。

“与其他大多数伟大的创新者相比，马斯克更多的是被一种更大的使命感驱使。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让地球上的生命可持续发展，让人类成为航天物种，并确保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有益而非有害。这些目标很强大，他可能会失败。但目前，他已经成为了设计和部署创新计划领域最重要的一个人，这些创新将使我们离他那些愿望中的每一个都更近几步。”艾萨克森说。在和马斯克相处的两年里，艾萨克森目睹了马斯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博卡奇卡，马斯克建造了一处“星际基地”。他在这里一门心思制造星舰——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宇宙飞船和火箭系统。现在，博卡奇卡几乎成了他的私人航空港。

“他脑子里有一大堆要实现的东西，自打小时候读了那本《银河系漫游指南》以后，他就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其他行星，为什么我们去了月球之后就停止脚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由冒险家构成的国度。但他认为，如今人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艾萨克森说。

博卡奇卡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太空小镇。这里有供星舰工作人员过夜的房屋，还有一家餐厅。马斯克在2021年3月表示，博卡奇卡“将在未来一两年内增加数千人”，里面将挤满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当地居民则对马斯克爱恨交织，有人认为马斯克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但也有人对能在“前排座位”上免费观看火箭发射感到兴奋异常。

二

“当人们得知他准备和扎克伯格在罗马竞技场搞一次笼中格斗时，所有人都跑来问我，这是真的吗？我说没这回事，他就是开玩笑。他经常表现出冒傻气的一面，很爱讲黑色幽默。同样，他还开玩笑说打算买下曼联足球队。”艾萨克森说。

2021年，马斯克在美国著名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中承认自己患有阿斯佩格综合征——这是孤独症的一种。“这意味着他可以是一位卓越的火箭科学家、一位电池工程师、一位汽车工程师，却不太可能运营好自己的‘推特’，他在那上面的表现实在没法让人恭维。因为社交媒体是一个需要理解他人情感的地方。”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别人喜欢我们，马斯克不会这样，他只关心他的企业、产品，关心怎么能去火星……简言之，他只关心目标。”艾萨克森笑道，“除非他真的在意某些批评的声音时，才会发几条‘推



埃隆·马斯克



特’。他可不在乎激怒谁。”

三

童年的马斯克可不像后来成为世界首富的马斯克这样，受到亿万粉丝的追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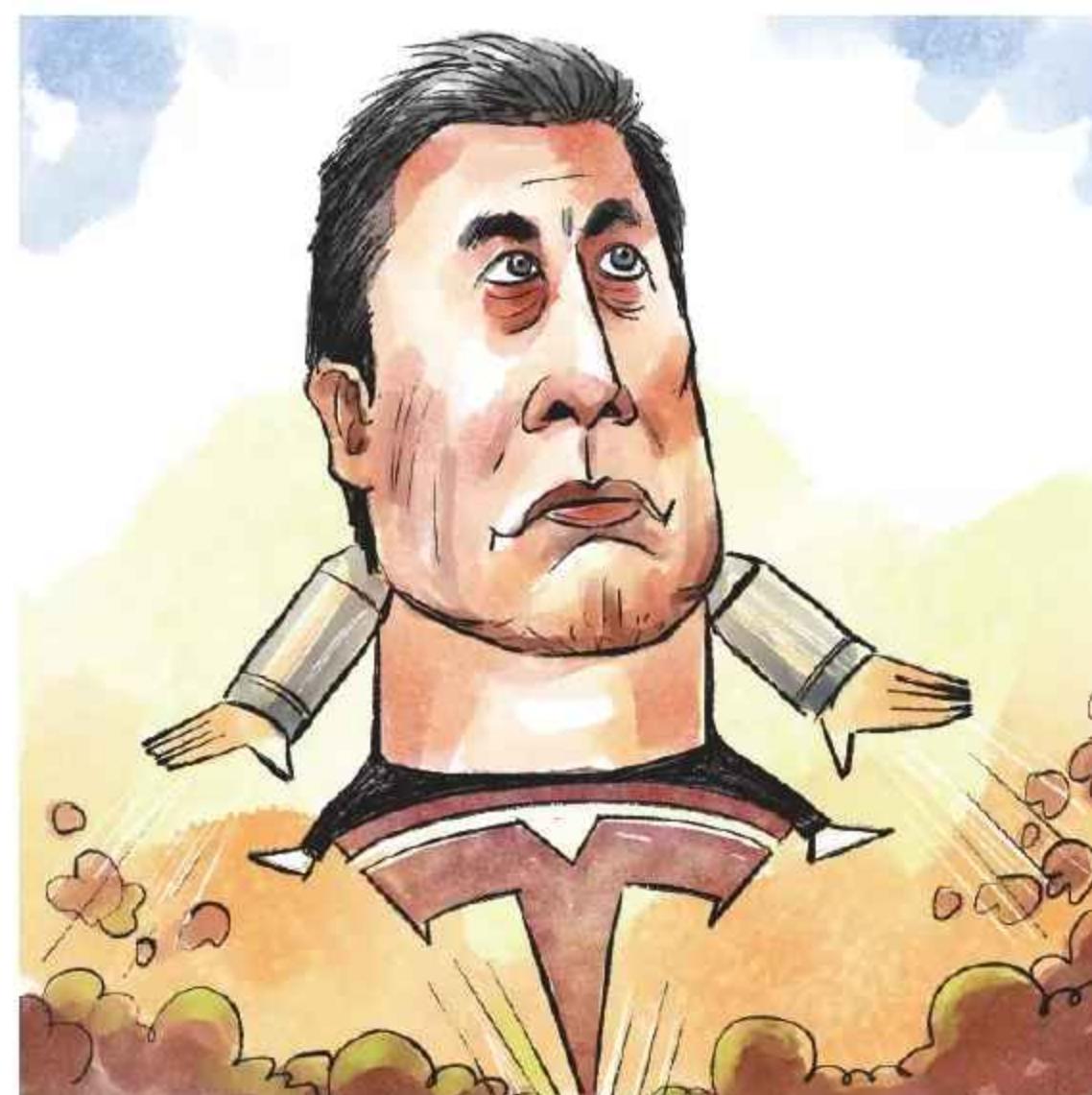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南非充斥着暴力活动。艾萨克森在书中写道：“马斯克最痛苦的经历发生在学校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班里年纪最小、个头最矮的学生，也很难搞清楚人情世故。对他来说，共情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他没有取悦别人的欲望，也没有这种本能。结果小混混经常盯上他，朝他的脸挥拳头。”孩子们把马斯克推下水泥台阶，把他殴打成“肿胀的肉球”。几十年后，马斯克还在接受矫正手术，以修复鼻子内部的组织。

“但这些创伤和他父亲带给他的情感创伤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艾萨克森说。马斯克的弟弟金博尔则表示：“他（父亲）对我们哥儿俩毫无同情心。”

马斯克的父亲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个无赖、一个富有魅力的幻想家”。他对孩子们极为严苛，但在材料学方面颇有建树——正如现在马斯克对材料的独特见解一样。众所周知，马斯克痴迷不锈钢。

“他的母亲告诉我，马斯克这辈子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变成他父亲那样的人。”艾萨克森说，“他很难与他人产生共情和情感关联，不能理解他人的喜怒哀乐。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的情绪会在晴空万里和暗无天日之间、在激情四射和麻木愚钝之间、在冷漠疏远和真情流露之间循环往复，偶尔还会陷入那种双重人格的‘恶魔模式’，让他身边的人感到害怕。”

另一方面，马斯克总会爱上那些对他刻薄的、让他深陷情感陷阱的人。“这是一种悲哀。”他的家人说。在某种程度上，马斯克似乎在潜意识里寻求一种父子关系的重演，甚至可以这么理解——这种病态的关系让他感到熟悉和安全。



他喜欢疾风骤雨式的情感关系，“根本不寻求那种简单、平稳的关系”。

在《埃隆·马斯克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如果跳出原生家庭这口熔炉，你会发现埃隆展现出了一种气场，让他有时看起来像个外星人——他的计划任务仿佛是对于重返家园的渴望，而他打造人形机器人的愿望似乎又在表达一种对亲密情感关系的心理诉求。”

四

马斯克对“作”的狂热不只限于他的亲密关系。截至目前，马斯克有9家公司。“他有了SpaceX、特斯拉以及Neuralink的时候，我就

想，天哪，他要做3家公司，这怎么可能忙得过来？”艾萨克森说。

2022年年初，马斯克已经发射了31次火箭，这些火箭都顺利着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特斯拉成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制造了上百万辆车。“所以马斯克坐不住了，”艾萨克森说，“他要折腾一下。”

“推特曾向马斯克提供了一个董事会席位，但经过那个周末，他觉得这还不够，因为他的本心就是要获得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他决定，尽管有人不欢迎他，他还是要出高价，拿下推特100%的股权。随后他飞往温哥华与格莱姆斯会面。他在那里玩了新的角色扮演游戏《艾尔登法环》，一直玩到清晨5点。刚打完游戏，他就立马‘扣动扳机’，开启了收购推特的计划。

“我以为他肯定要搞砸了，”艾萨克森说，“没想到他竟然又开了一家AI公司xAI。他受不了一帆风顺，一旦事情太顺利，他就要作一作，弄出点花样。他把这个叫作‘狂飙’，他时不时就要让员工来一次。”

有一次，艾萨克森和马斯克在SpaceX附近散步。当时，SpaceX正在建造一枚新的大火箭，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工程推进顺利，没有延期。

享受出乎意料

●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陈太乙 译

对我而言，生命宛如一匹野马，须先尽力驯服调教，然后才能配合它一起律动。我努力达成这种几近纯粹的、自由或服从的状态。

但我施行得最困难的，也是最为之奋力的，仍属顺天应人之自由。我决心不论面对任何境遇，都要泰然处之。

当下所拥有的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强迫自己要完全拥抱它们，并尽可能彻底品尝。再怎么平淡乏味的工作，只要我愿意狂热视之，做起来就不觉得辛苦。一旦对某样物品感到嫌恶，我就把它当成研究题

“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时间很晚，他就站在发射平台上，当时有两三个人在工作。他突然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工作得更努力一些，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在这里。你知道，这可是周五晚上，然后他就打算来一次‘狂飙’。”

马斯克扬言，他要在美国找到400个人，让他们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他对员工说，7天之内，调试好的火箭必须出现在这个发射平台上，”艾萨克森说，“尽管这么做压根儿没必要。”后来，有很多员工离职，他们说自己被榨干了。但那些留下来的员工则表示，这是他们干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

五

“有人问我‘你喜欢马斯克吗’？或者‘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说，哪个‘马斯克’？有太多‘马斯克’了，他至少有5种人格。”艾萨克森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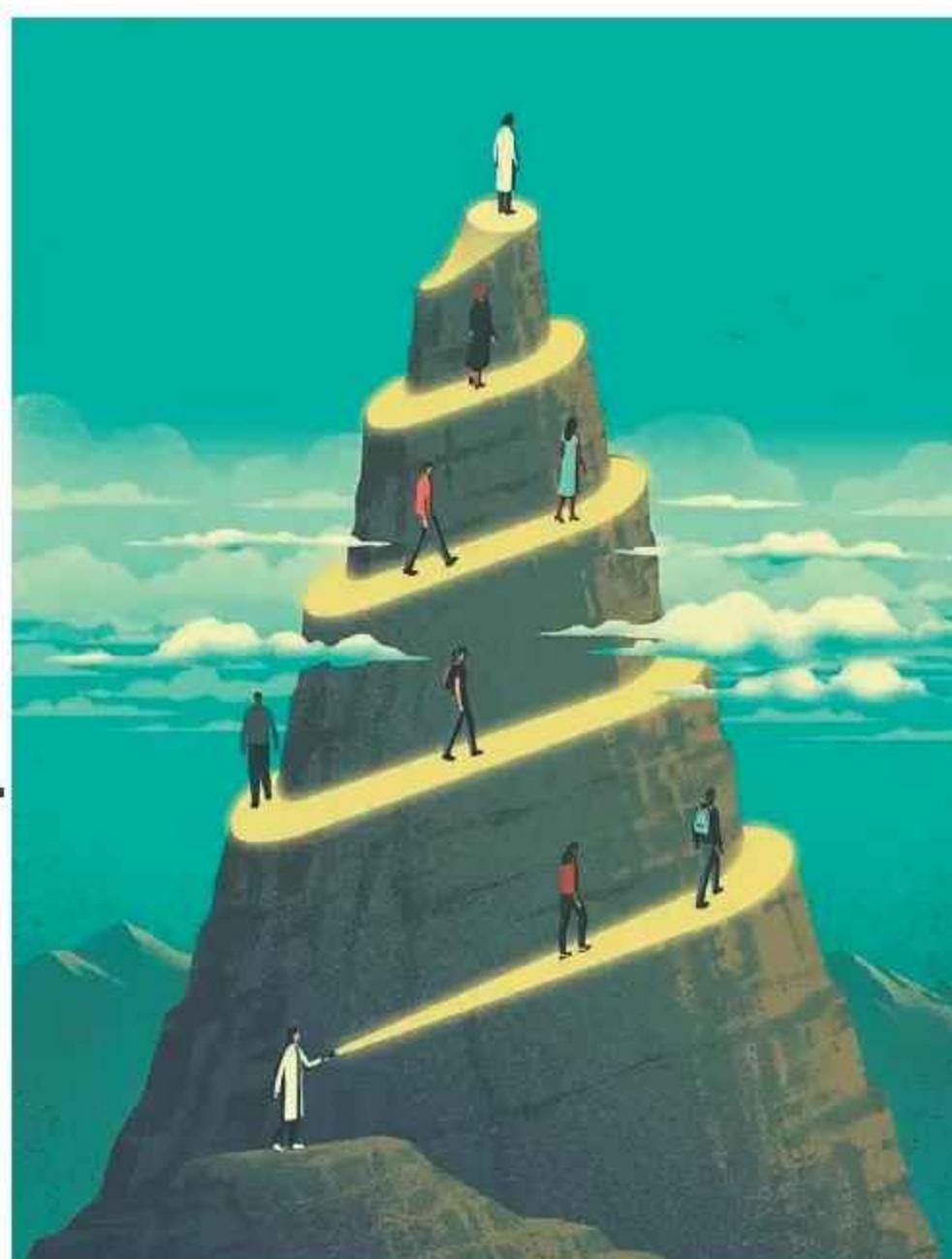
马斯克具备一种瞬间从极度高兴变得极为愤怒的能力。有的时候他待人不留情面，会大喊大叫，但很快又会进入另一种情绪。“他几乎忘了自己刚刚干过什么，这让我惊讶不已。”艾

材，强迫自己将它变成快乐的源泉。

对无法预料或几近绝望的变故、埋伏或海上风暴，只要确保不伤及无辜，我便专注于随机狂欢，享受此事所带来的出乎意料之处。

即使在最凄惨的境遇中，我亦看见，到了某个时刻，山穷水尽，反而去除了对于灾祸的一部分恐怖感；我把失败当作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愿意全然接受它。

（子 琦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哈德良回忆录》一书，（意）大卫·博内齐图）



萨克森说，“和马斯克这种天才式的人物待在一起并不轻松。他有时候会不断重复自己的意见，有时候则完全陷入沉默。”

“开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15个人围坐在桌边，向他汇报或是和他探讨问题，一旦他不说话，其他人就知道他要思考了，没人再会打扰他。”

马斯克的弱点也很明显，艾萨克森将其归纳为“反馈机制很差”。他不接受人们的批评，一旦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或想告诉他这么做行不通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生气，并不断怂恿人们再试一次、再试一次。

马斯克身高1.88米，有着运动员般壮硕的体格，却没有运动员的协调性——矛盾感似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在艾萨克森的书中，有一段描述令人记忆犹新：“他用一种狂热掩盖了他的笨拙，而这种笨拙又紧紧包裹住他的狂热。这样一个灵魂塞进这样具肉身里，让他有一点不自在……走起路来像一头肩负使命的大熊。”

（景 越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18期，本刊节选，视觉中国供图）



看过最有味的一个独自用餐的镜头是在日本电影《母亲河》中。一位独居的老太太，清瘦、留髻，拎着篮子买菜回来，为自己做一个海鲜面糊，炒一碟时蔬，倒一点白葡萄酒，然后很郑重地合起手，说“我要开动了”。独酌，清简，欢欣无限。午后，阳光投射到桌面上的影子，静谧而自由。

日剧《深夜食堂》里，有一个女人，她去只有吧台的食堂吃一碗茶泡饭，那是一种内心的慰藉。新鲜白米饭，放上梅子，淋上新茶。夜色深浓，暖心暖胃，那是一天的注脚。

朱自清在《冬天》里这样描述：“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试想，一个人，一小锅豆腐，一碟自家红腐乳，一小壶温热的酒，听听评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泥小火炉的意境很中式，极具禅意。一个人也可以地老天荒吧。

现代社会，单身男女婚前多半都有自己的小公寓，一室一卫一厨，小小的，却是五脏俱全，可以做一个人的餐食。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单身时基本就是和父母共住或是住没有厨房的单身宿舍，不可能像模像样地一人食。

年轻人都应该看看纪录片《一人食》，一个人的“水煮鱼”，一个人的“清炖豆腐球”，一个人的“成都凉面”，它无关吃饭本身，只是一种对生活细节的审美。这种品味在任何年龄都不可或缺。当你懂得吃一个人的正餐时，你才可能过得了好多人的生活，才能学会在任何时候留有余地，享受一个人的狂欢。能够享受孤独对

年轻人来说是多么好的人生入门课。纪录片里，我看到宁远参与的一个小片段——“成都水煮鱼”，她背着小孩儿去买鱼，热油浇到被花椒和辣椒菠菜叶掩埋的薄鱼片上，很简单，却活色生香，热气腾腾。人生就如一顿简单的一人饭食，你做好自己后，一切都不再遥远。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独自在异乡工作，用积攒的薪水付了首付，买了一套市中心的小公寓，只有30平方米，一室一迷你阳台、一厨一卫，没有多余的空间。家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两只泡菜玻璃罐，装着自己做的酱萝卜和泡菜，作为佐餐。时间紧张时，她就煮点白米饭，打个鸡蛋汤，配点泡菜就很可口了。她说，什么大餐和快餐都赶不上自家的一碗白米饭，一碟清炒黄瓜片，当然，还有一碟好泡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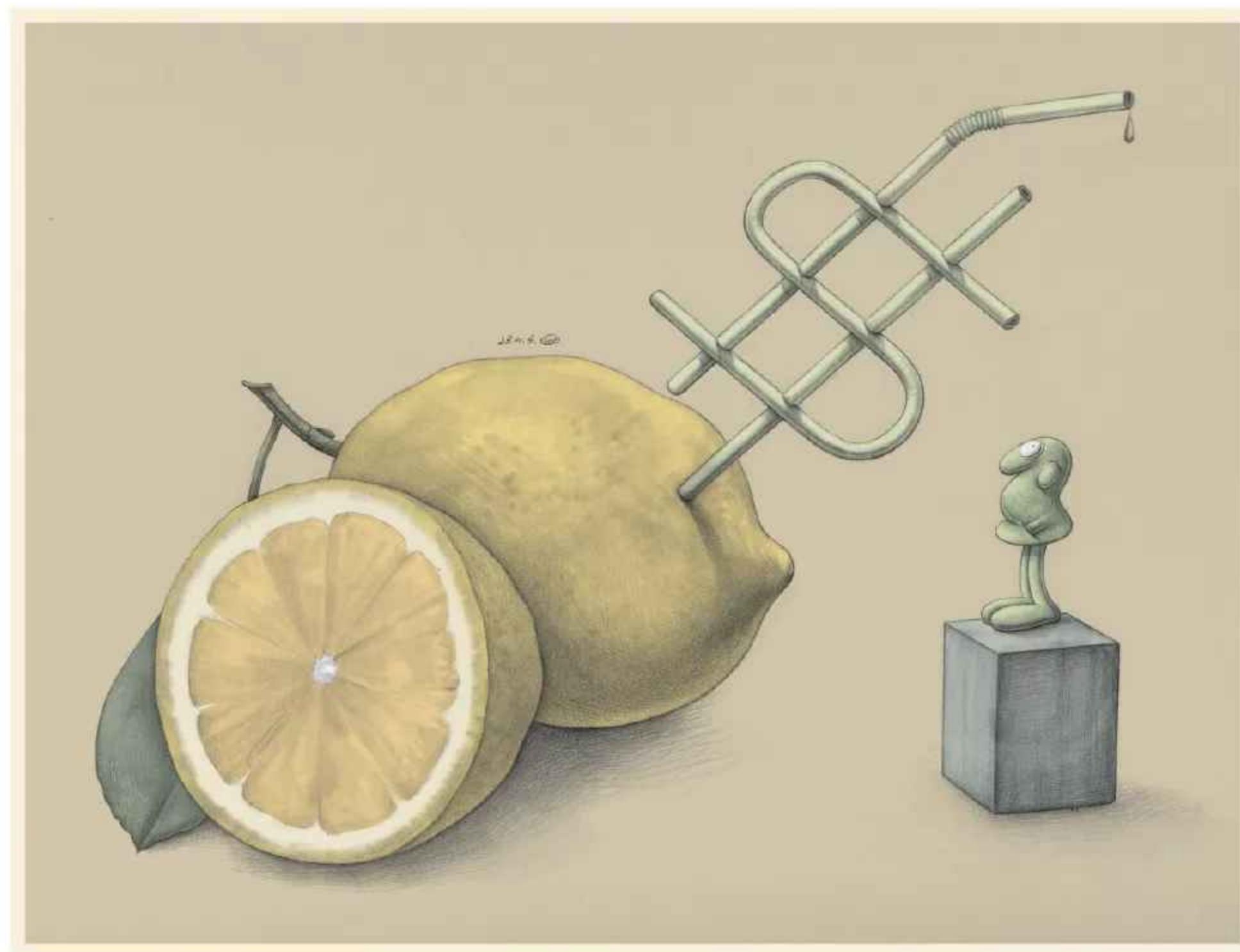
我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买来卤鸭，不吃鸭皮和鸭肉，而独钟情于鸭架，每每将鸭肉送人，而独留下一副鸭架，美滋滋地熬汤。她这样描述：“中午是雪白鲜美的鸭架汤配丹麦

包，简直是天作之合；下午用鸭架汤熬粥，放入虾米、青菜末，稠稠的，养心养胃，再佐以酱菜，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晚饭？”一副鸭架做上两顿饭，别人总说她抓不住生活的重点，可生活的重点是什么？自己觉得好便是最好的了。她依然会为了一碗上好口味的米粉不辞劳苦地绕好远的道儿，能够把素豆芽炖出骨头香，为做一只醉蟹还要跑到很远的超市去买正宗的红酒……她上班、旅行、写书，日子过得很滋润，别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她一个都不省略。不管在什么年龄，

只要学会独自好好地用餐，你的生活就一定比别人多点什么。

（梁衍军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安静地生活：与自己相遇》一书）





“柠檬水” 经理学

● [美] 朱莉·卓 ◎陈黎译

想象一下，你支起了一个卖柠檬水的摊子，因为你非常喜欢柠檬水，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生意。

一开始，你想要做的事情看起来很清楚。你去商店，买了一整袋柠檬。你要把柠檬汁挤出来，加入很多糖，然后加水。你准备好一张折叠桌、一把躺椅、一个水壶、一个冰桶及一些杯子。你用粉笔写好了广告牌，并把广告牌装饰得很好看，表明你要卖的东西非常可口，而且价格也很低廉。然后，你找到一个交通繁忙的路口，支起你的小摊，开始兴致勃勃地问过路的人是不是很口渴。

如果这件事只是你一个人操办的话，挺简单。你就用手挤柠檬汁，用你的脚一步步地从蔬果店走到你的厨房，然后

走到你的小摊，用你的双手拖着水壶和冰桶向前走。如果小黑板上的字写得不好看，那是你的责任。如果你的柠檬水太甜或者太酸，你只能怪自己。除非你行动起来，否则什么也做不成。

但是有个好消息！碧昂丝发了一张新专辑——《柠檬水》，然后所有人立刻爱上了柠檬水！只要你卖了一杯，就会有10个人围上来，渴望喝上一口这清爽又怀旧的饮料。你忙不过来了，于是你想到请你的邻居亨利和伊丽莎来帮忙。你会给他们每人一份合理的工资，他们则为你工作。

恭喜！现在你就是经理了！

你说：“我雇了他们，而且我付他们钱。我就是CEO。”

实际上，你就算不雇他

们，不付他们钱，你也是个管理者了。管理的概念与雇用状态无关，而是与“你不再什么都自己做了”这个事实相关。

有了3双手和3双脚，你现在卖柠檬水的速度快了许多。你们可以一个人做饮料，另一个人收钱。你们也可以几班倒，甚至延长营业时间。你可能还有空余时间去采购更便宜的原料。

同时，你交出了部分掌控权。你也不再需要每个决定都自己做。如果发生什么情况，那可能并不是因为你个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如果伊丽莎忘记加糖，你就会有很多皱着眉头不开心的客户。如果亨利苦大仇深的脸惹恼了一些人，那么你将失去一些客户。

但你觉得这种交换值得吗？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目标还和当初一样：你爱柠檬水，并且觉得这会是一门很好的生意。你相信更多的人愿意品尝一下你最喜欢的饮料的味道，而且伊丽莎和亨利加入之后，你觉得你更有可能成功了。

这就是管理的关键：坚信团队会比个人取得的成就更大。管理意味着你意识到了自己不需要什么都亲力亲为，不需要在每一件事上一个人拼命做到最好，或者你不需要知道每一件事该怎么做。

作为一名经理，你的工作就是“要让在一起工作的一群人取得更好的成绩”。

从这个最简单的定义出发，别的就都水到渠成了。

（张晓玛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硬核晋升》一书，刘宏图）



海明威有个妹妹叫厄休拉，快满三十岁了还待字闺中。做哥哥的看在眼里，免不了操心，有时举办派对，他会把厄休拉叫上，给她多接触人的机会。1936年2月的一天，海明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小镇的家中招待客人，来了不少文学界的同行。每年二三月份，大批文人如候鸟一般从北方而来，到这儿避寒。

海边的小别墅都很漂亮，大伙儿手拿葡萄酒杯，边喝边吹加勒比海风，浪漫而惬意。厄休拉对年轻作家没兴趣，倒是看上了一个老头——纽约现代派诗人华雷斯·斯蒂文斯。这老头得过普利策奖，以尖酸刻薄著称，也许正是那讥讽的口吻，吸引了厄休拉的注意。

厄休拉满心欢喜地迎上去，想与诗人聊聊天，可接下来的事情出乎她的预料。斯蒂文斯见有美女上来搭讪，不禁喜出望外——说厄休拉是美女，可不是随意的恭维，海明威家族相貌出众是有名的，其孙女是如今美国时尚界的红人。

斯蒂文斯指着远处一个男人说：“看见了吧，那人其实是个软蛋。”他以为厄休拉会笑，不想她发出惊叫：“你怎么能这么说，那是我哥！”斯蒂文斯这才明白，他面前的这位美女是海明威的妹妹，但他不愿退让，借着酒劲硬着头皮说：“对，说的就是他，他是个废物！”厄休拉非常气愤，一溜烟跑出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海明威。

海明威听罢一言不发。文坛上有些恩怨，只有文人自己明白。等派对结束后，他端着酒杯走到瓦德尔大街上。这是小镇上唯一的大街，也是酒徒们散伙后的必经之道。刚下过雨，地上湿漉漉的。

过了一会儿，斯蒂文斯果然走过去了，摇摇晃晃的。你可别小看这斯蒂文斯，他虽然比海明威大整整二十岁，但由于年轻时练过拳击，身体高大强壮。问题是忘了，海明威也练过拳击，而且师从西班牙斗牛士。

“你就是那个海明威？”斯蒂文斯说着，扬

手就是一拳。海明威闪过，一拳打中了斯蒂文斯。这一拳够重的，斯蒂文斯当即倒在大街上的水洼里。他又爬起来，海明威将他击倒，他再爬起来，再次被海明威击倒，而海明威给出这三拳时，一只手还拿着酒杯。

斯蒂文斯毕竟是上过拳坛的人，不会轻易服输，他第三次爬起来，使出全力猛击一拳，打在海明威的下巴上。换了别人，这一拳会很要命，没准就直接趴下了，可是海明威居然没事，反而是斯蒂文斯的右胳膊咔嚓一声折了。这可是真事，海明威并没有打伤斯蒂文斯，是斯蒂文斯自己弄断了胳膊。这时候斯蒂文斯总算服软了，

酒醉的男人

● 沈东子



说：“小老弟，这事到此为止，算我的错，你给我个面子，不要跟别人说了，好不？”海明威摸摸下巴，答应了。

海明威没有食言，不过他后来在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描写了一个心虚的纽约男人，那人去非洲狩猎，被狮子追得屁滚尿流，半路上对导游说，你可千万别把这事告诉我老婆。

有的天才很脆弱，需要别人呵护，而海明威不仅是天才，还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荣誉。至于斯蒂文斯，一次有人问他对海明威怎么看，他说不了解，从来不读那人的书。

(若子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西邻照影》一书，李晓林图)

对贵州台江阳芳村的女人来说，世界上最适合打篮球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NBA的赛场，另一个是村口晒谷场边上的篮球场。9月中旬，稻谷新熟，晒谷场上平铺着金黄的谷粒。头上包着苗帕的嬢嬢用耙子翻着谷，注意力却被不远处的篮球场吸引。

走近看，打球的都是村里的熟人。家住水稻田后面的李小梅骑着电动三轮车打算去隔壁村的酒席上吃酒，路过球场，忍不住就停下来打一场。在村委会值班的杨美闲来无事，也下楼来陪打几个回合。球场上陆陆续续聚起人来，有带着小孩过来玩的妈妈，也有穿着拖鞋过来散步的夫妻。打球的人中既有能胯下运球，投中漂亮三分的，也有手拉着手转圈防守，不知怎么就抱成一团的。大家互相笑哈哈着，几轮拼抢下来，狠狠流了一身汗，然后就摆摆手散开，回家冲个凉，接着干活或吃酒去了。

在阳芳村，这样的场面几乎每天都会上演。无论晴天还是雨天，中午还是半夜，球场上总没有安静的时刻，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小孩，都在这里展开竞技。打篮球，是阳芳村人日常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没人说得清篮球是从什么时候进入阳芳村人日常生活的，大家只知道，从自己爷爷一辈开始，就已经有人打篮球了。阳芳村属于苗族侗族自治州，距离凯里市大约40分钟的车程，是一个传统的苗寨。苗族节日众多，素有



中学时期在篮球队内的杨晓春（左二）



体育老师 杨晓春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因为篮球我看到了一些

杨晓春——

“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说法，农时节令、祭祀庆典，苗家人都要聚会庆祝，大大小小的节日加起来一年有300多个。过节少不了要搞点娱乐项目，村里人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芦笙舞、斗牛、斗鸡等，办篮球赛是其中的重头戏。在整个黔东南地区，篮球都是乡村里最盛行的运动。

今年火遍全网的“村BA”就诞生在与阳芳村一江之隔的台盘村。

那里有一座能容纳上万人的球场，可举办黔东南最具影响力的乡村篮球赛。每到农历六月初六，台盘村办比赛的日子，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拥入台盘村看球赛。中老年组、青年组、少年组，男子组、女子组，来自各村的上百支球队在这座球场上轮番鏖战。观众席上，大家吃着烧烤，喝着酒，能从第一天中午一直看到第二天天亮。

若问他们，这里哪个村的男篮最强，恐怕答案还会颇有争议。但若问起最强女篮，答案是统一的——阳芳村女篮。每年的赛季，阳芳村女篮总能在周边村寨的篮球赛上大杀四方，为村里赢回锦旗、奖金，甚至生猪、麻鸭。等回到阳芳村，她们就用这些奖品奖金置办一场长桌宴，邀请全村的男女老少过来吃席、喝酒，过一场欢快的节日。

被问及为什么阳芳村女篮如此之强，他们说，因为阳芳村出了个杨晓春！在凯里一带的乡村篮球圈子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杨晓春，她从阳芳打到凯里，又从凯里打到贵阳，用篮球闯出了一番天地。十几年前，在女性受教育

晒谷场迎篮而上

●阿招



程度普遍不高的黔东南乡村，杨晓春凭借自己的篮球特长，成为阳芳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如今在阳芳村，打球的女孩子几乎无人不受她的影响。

杨晓春现任凯里一中的女篮教练。她身高1.65米左右，在短发上扎一个利落的小辫，精致的五官化着淡妆，一眼看上去瘦瘦小小的，似乎不是想象中篮球猛将的模样。但她带出的凯里一中女篮，却实实在在包揽了近年州内各项篮球赛事的冠军，甚至在全国篮球U系列选拔赛中取得贵州赛区女子第二名的好成绩，是公认的凯里最强女篮。

在杨晓春的经历中，几乎每一次重要的人生机遇背后，都有篮球带给她的力量。她不止一次地感叹：“能遇到篮球，做一份跟篮球相关的工作，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件事。”

2

杨晓春对于篮球最初的记忆常常在月色下。她1987年出生在阳芳村，在她小的时候，村里还未通电。因此天黑之前的生活总是忙碌的，放学之后紧着天光，杨晓春要帮家里干农活，挑水、打猪菜、绣衣服，一直忙到太阳下山。夏天，等到月圆之夜，月光盛了，把苗寨照得亮堂些的时候，杨晓春和村里的孩子才会提着煤油灯、带着橡胶球，来到村里的晒谷场，场上有村里人用木板支起来的两个篮球架。这时，场上常聚着许多纳凉的村民，有的在这里摆龙门阵，有的跳跳芦笙舞。在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的带领下，杨晓春学会了打篮球。

杨晓春说，其实在她小时候，村子里还蛮保守，女孩穿条裙子都会被人讲闲话。偏偏只有打篮球时，女孩穿条短裤都没事，与男孩有身体接触也没事。在乡赛的传统下，打球好的人能出去比赛，为村争光，所以村里的老人家觉得，为了打球所做的事都算正事。

读五年级时，因为想赢一套球衣，杨晓春第一次代表阳芳村去跟别的村打比赛。那是她第一次坐上汽车，车开一路，她吐了一路。但等到了赛场，看到作为奖品的球衣就挂在场

边，杨晓春立刻来了精神，“刚报完名，我就一直盯着衣服，我好想拿一套！每进一个球，我都感觉离它更近了一点”。

比赛打赢了，杨晓春赢得了那套球衣，也进入了“村BA”这片新天地。但当时的杨晓春，没有意识到这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些带着自己打球的姐姐初中毕业后，就陆陆续续地结婚、南下打工，逐渐离开了球场。在当时闭塞的环境下，村里没有哪家的大人会对女孩子读书有多大的指望，杨晓春对自己的未来也很难有更多的想象。

转机出现在篮球赛场上。在台江县城读初三那年，杨晓春在乡赛赛场上遇到了来自凯里一中的教练。凯里一中是黔东南最好的中学之一，男篮成绩在省里也一直名列前茅。那一年，凯里一中第一次招收女篮特长生。杨晓春的表现受到教练的关注，教练邀请她来参加凯里一中的特长生考试。



杨晓春带领的凯里一中女篮

她犹豫了，懵懵懂懂的年纪还无法判断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即使阳芳距离凯里不过20多公里，但杨晓春此前还从来没去过这座城市。最后还是打乡赛认识的那些球友推了她一把。得知这个消息，一个家里开大巴车的球友主动带着她去凯里参加考试。那年，杨晓春成为凯里一中招收的两个女篮特长生之一。

与城里的孩子相比，杨晓春野生野长的技术并不规范，胯下运球之类帅气的动作她更是见都没见过。但每次训练完，教练都会指着杨晓春跟队员们讲：“你们要像杨晓春这样打！”因为杨晓春永远是最认真、最拼的那一个，别人都放弃的球，杨晓春总会飞身去抢，就算到

了最后一刻也不放弃。一同入选的队友因为难以承受体能训练的强度而退队，杨晓春成为那一届唯一坚持下来的女篮特长生。

3年后，她以特长生的身份考上贵州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成为阳芳村历史上第一个本科生。升学宴上，即使前来道贺，依然有村里人不解地问她爸爸：“你傻呀，怎么会培养一个女孩读书？”但杨晓春已经不在乎这些说辞。她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每一个机会，走向更广的世界。大学毕业后，杨晓春坚定地选择回到凯里一中，成为女篮教练。其实不是没有其他学校向她抛出过橄榄枝，但杨晓春从未动摇，“凯里一中可以说是我走出家乡、认识外面世界的第一站，如果没有来凯里一中，我不会认识那么多朋友，也不会考上大学”。也正是因为这份情感，面对现在队里的孩子，杨晓春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想把篮球带给我的改变，传递给更多喜欢打篮球的女孩”。

3

现在的凯里一中女篮，已经从当年杨晓春独自一人，壮大为一支16人的队伍。短发的赵丽娜来自黎平县，是今年高一新入队的球员之一。她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管教非常严格，一度心情很压抑。但是一站到篮球场上，她觉得自己一下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凯里一中女篮的队员大多来自凯里周边的乡镇，在乡球文化的浸润下从小就爱上了篮球。她们能被选入凯里一中女篮队，背后都有超越同龄人的坚韧和执着。读初三那年，为了准备特长生选拔考试，赵丽娜在常规训练外主动加练，一天几乎有10个小时都待在球场。篮球回应了她的梦想。现在赵丽娜通过篮球进入州内最好的高中，也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已经毕业的杨小凤曾经在杨晓春教练的队伍里训练过3年。刚进队时，她也像当年的杨晓春一样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动作野生野长，投篮动作很不规范。杨晓春几乎是从零开始，手把手地给她细抠动作，要求她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有肌肉记忆为止。放假的时候，杨晓春会带着队员们出去长跑拉练，队员们在前面跑，杨晓春开着车在后面追，这成了凯里一中

几代女篮队员集体的“痛苦”回忆。虽然如此，这些学生在私下还是亲切地称呼杨晓春为“春姐”。春姐在场边的时候很凶，见学员配合不到位会吼人，可是在场下又很温柔。杨小凤至今记得，刚进队的时候，她因为一些证件问题，没有办法上场比赛，只能坐在场边的冷板凳上看着队友打球，心里很不是滋味。比赛结束后球员合影时，她就默默地躲到一边。可是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春姐，在这种时候总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招呼她赶紧过来一起合影。拍照时，杨小凤甚至忍不住落泪。她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打工，遇到春姐之后，她觉得春姐就像自己的半个妈妈一样。

面对这些早早就离家住校的女孩，杨晓春觉得自己不仅是教练，更是她们成长路上的守护者、陪伴者。平时女孩们若训练受伤，春姐会给她们买药、按摩、煲鸡汤。3年的朝夕相处让杨晓春和队员们产生了深厚的情谊。就这样，女孩帮助女孩，每一份信任和每一次鼓励，都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目前，杨小凤也刚刚从杨晓春教练的母校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她的梦想，是像春姐一样——成为一名篮球教练，带出一支自己的女篮队伍，把篮球之火传递到更多女孩的手上。

每年暑假，“村BA”的赛季，都是女篮队员们最快乐的时候。杨晓春教练会带着她们，一个村一个寨地四处打比赛。到了乡赛场上，规则和技术变得不再那么关键。老乡们敲着锅碗瓢盆前来助阵，看的就是激烈的拼抢、热血的对抗。这些女孩也像小牛一样铆足了劲，跟身材大她们一圈的婶婶们拼抢。打惯了“村BA”，经受住了激烈的贴身肉搏，再回到正规的专业赛场上，她们便能打出最彪悍的球风。

见证过杨晓春与一代代女篮队员的成长之后，现在的阳芳村，已经不会再有人质疑培养女孩的意义了。杨晓春的热爱与坚持，激励着身边的女孩，也感动着远方的人们。凯里女孩与篮球的故事仍在上演，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女孩因为对篮球的这一份热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柏慧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扫描阅读原文）



意林

意念的努力

● [俄]列夫·托尔斯泰
◎王志耕译

你说：“不值得做什么努力，因为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无法达到完美。”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使命不在于达到完美，而只在于越来越近地走向完美。把获得拯救和幸福的希望寄托在非个人努力所能企及的某种东西上——没有比这更能使人意志松懈的了。

如果你看到社会制度不完善，而你又想改造它，那么只有一种办法，即让所有人都做得更好。为了让所有人都做得好，你力所能及的只有一点：自己做好。不要指望你为向善而做的努力会迅速获得成功。你可能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因为，你所趋向的完美，在你移动的同时，也移动了同样的距离。意念的努力不是获得幸福的手段，意念的努力本身就赋予你幸福。

(秋水长天摘自商务印书馆《托尔斯泰谈幸福》一书)

世界也在看我

● [日]吉本芭娜娜
◎岳远坤译

当出现巨大的变动时，好事和坏事会同等同量地发生。

譬如，搅动平静的池塘，里面的东西会溅出来，周围的空气也会随之流动。池底的淤泥会浮上来，而流动的空气中也会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事物。然后，池水恢复平静，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澈。

此时，池塘和原来的状态

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只是被搅动了一下。我这样想着。世界与我互相盯着对方，互相称赞，眼神熠熠生辉，一如既往。对，不只是我在看世界，世界也在看我。

(从容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花床午歇》一书)

神奇的果实

●索那瑜

象头神伽内什是湿婆神与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儿子，他的哥哥是战神鸠摩罗。在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日，一位来自远方的旅者拜访他们的父母，赠送给他们一颗神奇又美丽的杧果。

当妈妈帕尔瓦蒂想要切开给两个儿子分食的时候，旅者说，这个果实不能切开，只能给一个人吃。他建议：“不如让两个小孩子比赛，谁能先绕世界三圈，谁就能获得这颗神奇的果实。”哥哥一听，立马启程，以最快的速度围着世界绕完三圈。然而，当他回到家

中，看见弟弟已将杧果拿在手上了，妈妈告诉他：“当你在外头时，你弟弟在我和你爸爸脚边绕了三圈，他说，我们就是他的世界。”

(林冬冬摘自凤凰网)

润

●姚中华

落入谷底，便与巉岩、礁石为伴，以一曲跌宕的歌谣，且吟且行。

既然选择用最低的姿态拥抱大地，就不再仰视同一种高度，也不必思慕江河的辽阔、大海的遥远。寂寞的意境中，用一泓清澈去印证一段古老的传说，用奔流的浪花去洗涤山谷中如梦如烟的尘埃。多少无法打捞的记忆，已经凝固成两岸如画的风景。如今，那里一簇簇山花正迎风摇曳，绽放得如火焰般热烈。

一只鹰在高空盘旋，用骄傲的翅膀扇动着远方的诱惑。

四季在草木和花朵里轮回，许多人、许多事，已经一步步走远。而你，依然一如既往，用最直白的激情，固执地守望着一处丰盛与枯荣。

(乐辰摘自《文苑·经典美文》)



那天是周五，我与一年未见的女友约在一家越南餐厅见面。点好餐后，相谈正欢，我留意到与我们仅隔半米的隔壁桌上，一对母女一直在打量我的女友，并窃窃私语。突然，那位母亲站起并走过来，双手合十向女友问询：“请问，您是不是甲状腺专家陈主任？我在医院科室的墙上见过您的照片……”女友微笑道：“巧遇，请问你找我……”

那位母亲激动地说：“陈主任，能否请您摸一摸我女儿的甲状腺，看看她这两年恢复

得怎么样了？我们一直想挂您的号，可是定了早上6点的闹钟起来都抢不到，后来我就找您的学生给女儿看了。我知道您好不容易有一次和朋友相聚的机会，这样打扰很冒昧。可是……”

女友立刻站起来，笑道：“这不算打扰，我们做医生的，就这点本事了，姑娘，你坐过来吧。”

那姑娘便怯生生地坐了过来。那位母亲说，女儿上大三，大一时查出甲状腺病变，当时一家人觉得天都塌了……母亲

絮絮叨叨地说着，女友在人声鼎沸的餐馆里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地检查姑娘的脖颈。过了一会儿，她笑着跟那对母女说：“问题不大，之前的治疗是有效果的。这样，你们再去查一次甲状腺指数。”然后，女友从包中掏出便利贴和签字笔，将医嘱写下来，往姑娘的手背上轻轻一贴。母女俩神情松弛下来，不断说着感谢的话。女友则再三摆手：“举手之劳而已。能遇见，是缘分。”

母女俩可能知道，如果继续坐在隔壁桌用餐，那么我们这餐就有可能会变成医生的工作餐了。于是，几分钟后，她们开始一声不响地打包，准备离开。走之前，那位母亲特意过来，说：“这家餐馆有一道鲜花布丁，我女儿最爱吃，也给你们点了一份，略表心意。”

我的另一位朋友严医生，曾有一次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自驾到苏北游玩。在专心欣赏种植基地的鲜花美景时，不小心将车开进了泥淖，车后轮陷了进去，无论怎样点火、踩油门，都无法从泥里开出来。严医生急得一头汗，妻子和女儿也多次下车去推，怎奈力气单薄。

正焦急间，田野上来了一群农人。他们开着小皮卡，到这里来装盆栽。他们站在高处，看到了严医生这辆深陷泥地不能动弹的小轿车后，无须动员就都赶了过来。他们拿着铁铲、镢头、土砖和木块，合力将车后轮垫高，帮严医生一家脱困。

真是人多力量大。在农人

充满治愈与惦念的相逢

●华明玥





天黑时，我喜欢坐下来，和植物一起享受歇下来的美。

一天的劳作后，洗净身上的泥土和疲惫，穿上宽松的麻布衣服。那米白的麻布在小溪里浣过，在池塘里濯过，在水库里漂过，洗得浮纤散尽，筋骨显现，柔韧且有了丝的光泽。每一个经纬交织的地方都像开着一格格虚掩的中式小窗，一字襻扣妥妥地把两片大门似的衣襟拢起。

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有天地人和的安稳妥帖，有国泰民安的泰然自若，有琴瑟在御的和顺静好。虽然夜是黑的，但是衣服内的身体和心情都是明亮的，让人不再害怕黑夜。

在门口的青石地上放一张竹榻，和家人一起坐在上面缓慢地喝一壶热茶，或者欢快地吃井里冰镇过的西瓜，或者吃房前屋后树上现摘的桃、梨、葡萄，又或者什么都不吃，就躺在竹榻上感受微风掠过的美。一切都符合最本真的田园画风。

或者让自己在离地一尺的椅子上斜躺着，感觉是一朵开好了的花歇在缓缓吹过来的凉风



花 酿

●陆 苏

需用碗盛的随心收藏的花香，只需要有一颗安静而感恩的心。

我想，它们的好，我看见了，我喜欢了，它们就算没白来一趟。

万物大美，怎样都是醉人的。

(浩 洋摘自九州出版社《向暖而生》一书，
赵希岗图)



们的助力下，严医生的车终于蹿上了土埂。就在他下车感谢他们的时候，一位60来岁的老人忽然上前一步，双手握住严医生的手。老人说：“15年前我小肠坏死，当时好多人都说我这小肠不能用了……严医生，您还记得我不？”严医生思量了一会儿，惊喜地问：“你是老龚？手术后有十几年了吧？身体可好？看你还能做农活儿呢……”

老龚笑着说：“15年了。老汉我有福气啊，当年遇见您，我保住了小肠，太太平平

活到今天，看着孙子上了大学……严医生，您救了我的命啊。不嫌弃的话，今儿晚上就住我家吧。”

当晚，从医25年的严医生喝醉了。醉眼迷离中，看到月亮起了毛边，老龚家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也起了湿漉漉的毛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而看到昔日的病人能吃能喝，还能在场院里虎气生生地干活，严医生的欣慰之情也无法言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杯——为田野中的重逢干杯，为命运之神安排的巧遇干杯。

的膝上，虫唱的和声似乎给了夜空微光，栀子花、柠檬花、晚饭花，把所有在露天纳凉的凳子、台阶、陶罐、簸箕都染上了香。

人若在院子里走上一圈，不需要刻意，衣袂间甚至会扬起半个月前留下的花香，那样被日子轻酿过的香也许可以叫花酿，有让人微醺的酒意。

十米外是妈妈的小菜地，几只萤火虫掌着灯在上面巡飞，是微服私访打探蔬菜的闺中秘事呢，还是防着谁来偷菜？那萤火虫抓得了的小偷该长得多么的小啊……

那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草本的生命，那些不费笔墨自来自去的玫红葱绿，那些不

需用碗盛的随心收藏的花香，只需要有一颗安静而感恩的心。

我想，它们的好，我看见了，我喜欢了，它们就算没白来一趟。

万物大美，怎样都是醉人的。

(浩 洋摘自九州出版社《向暖而生》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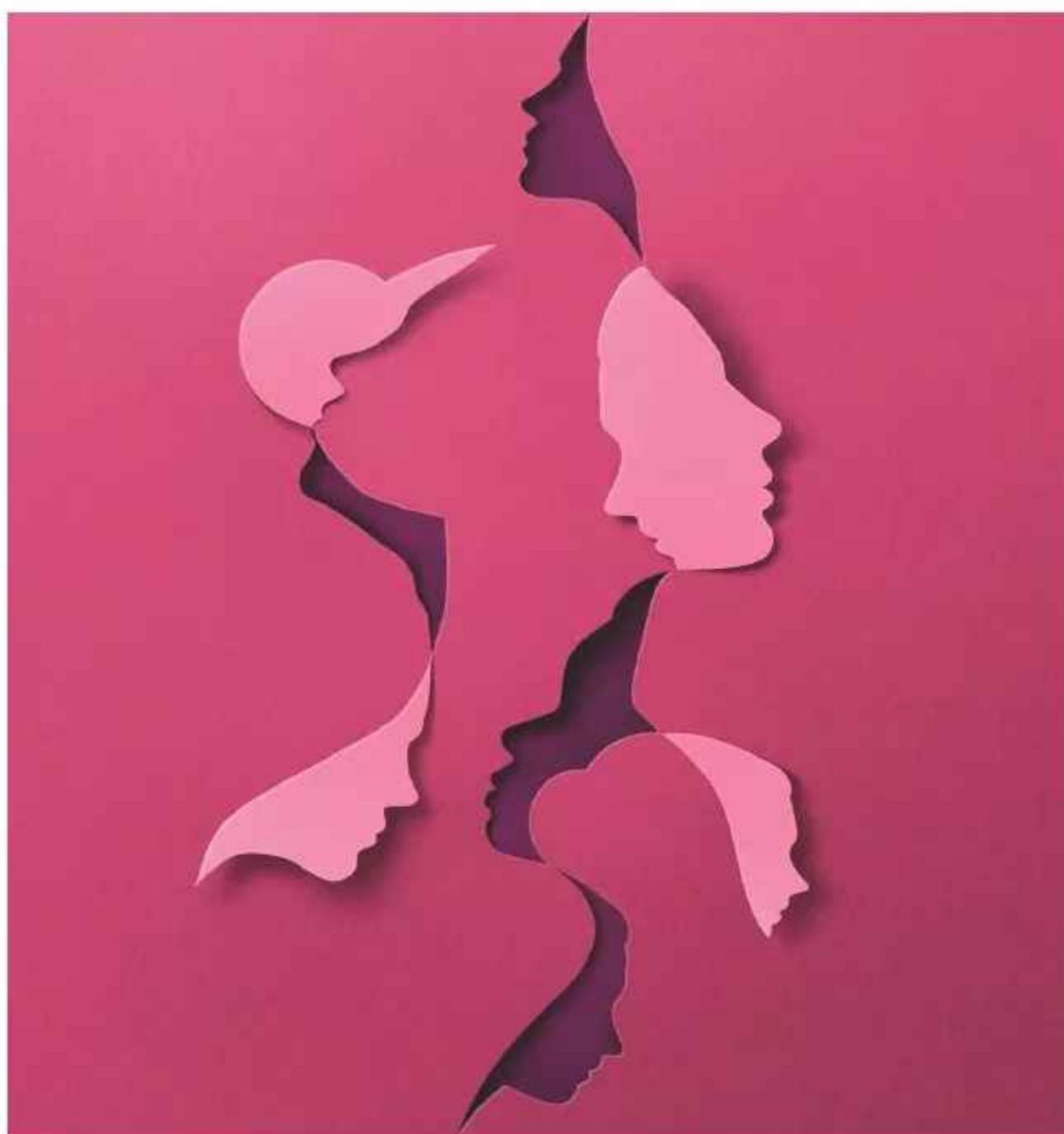
严医生带着妻女离开时，发现他的车子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连排气管都被擦拭得锃亮。山一程水一程，全村人几乎都出来给严医生送行了。严医生缓缓地开着车，从后视镜里看到朴实的农人们在太阳下走着。严医生一家人不住回望，在布谷鸟寂静又辽阔的鸣唱中挥手又挥手……村道两侧，麦香四溢，在这充满治愈与惦念的大地上，严医生不由得泪眼蒙眬。

(林 轩摘自《品读》2023年第8期，王 媚图)





既有坦途，亦有沟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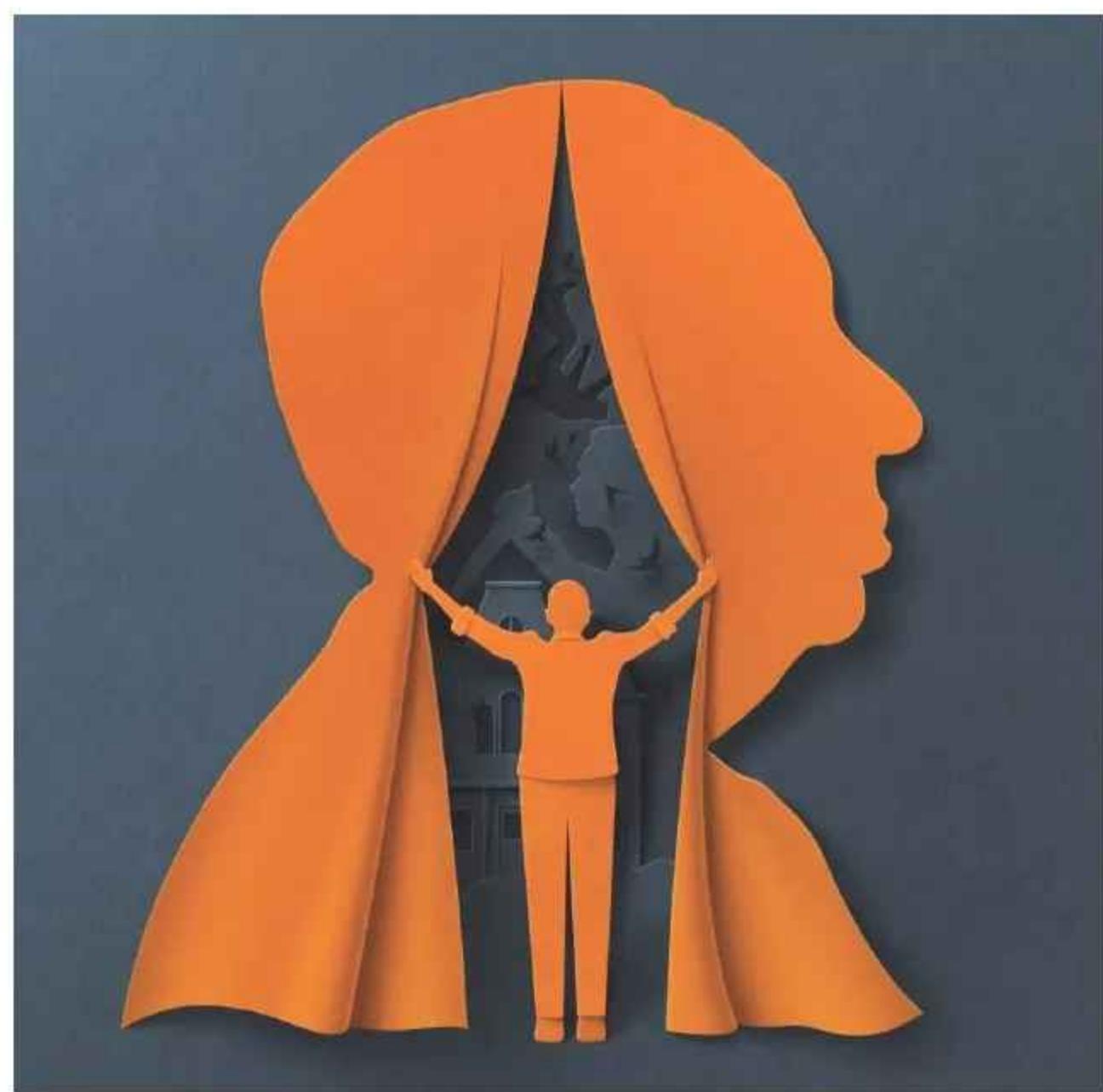
女人需要适应多种角色，以至于丢掉原本的自己



在夫妻关系中，争论与争吵对彼此的伤害极大

情绪与表达

● [爱沙尼亚] 艾科·奥贾拉



打开自我，你亦会觉得陌生



光鲜亮丽的城市之下，潜藏着常人想象不到的阴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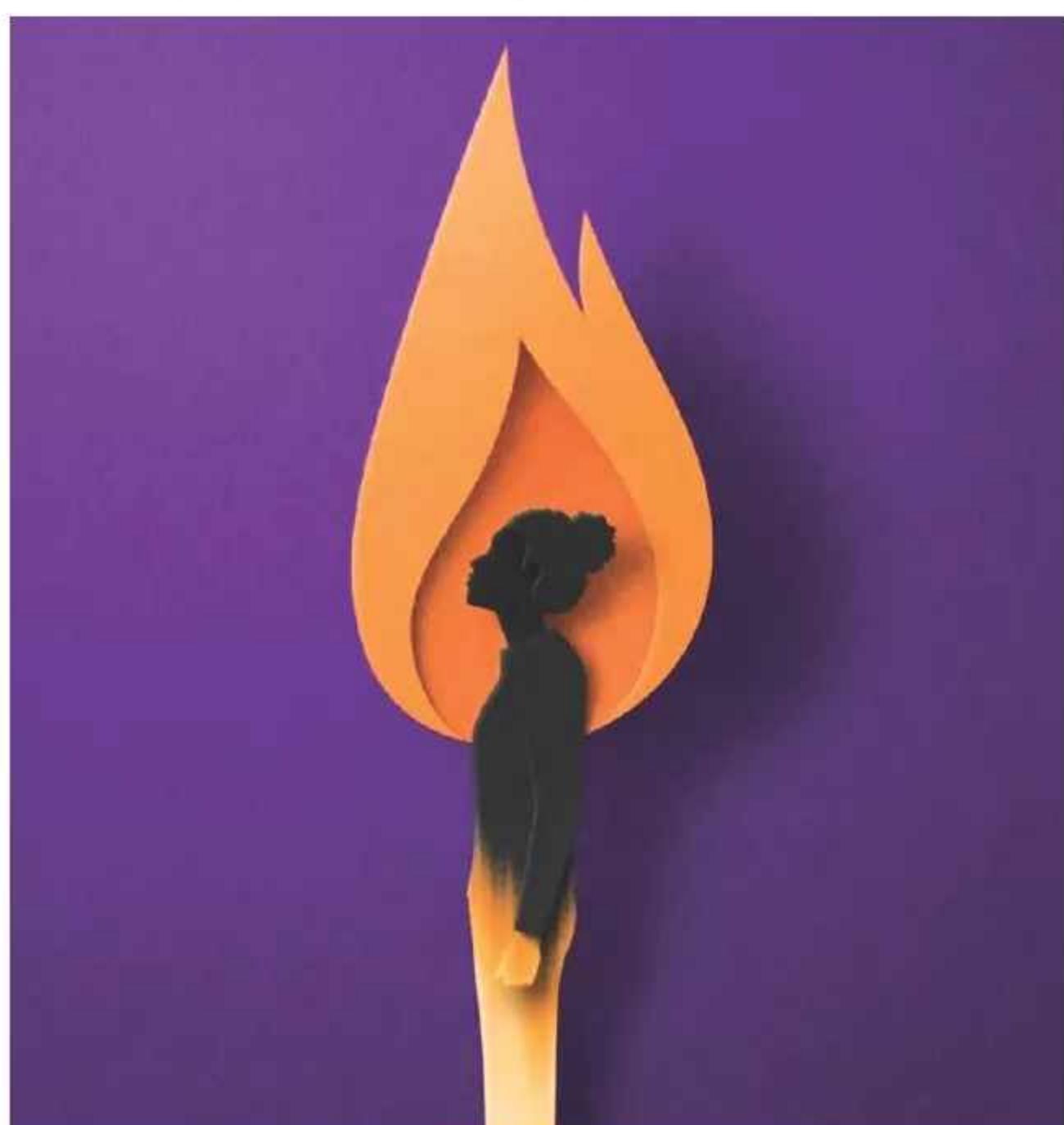
践踏你的人，常因你的卑微而来



当雾霾掩盖绿意，生活也变成了灰色



形成合力，相向而行



别让“母亲”这个角色，成为你人生的终点



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看到的事物



戴着不同的面具，应对不同的人群



四季流转，人生也是一场轮回

诸葛亮为什么对刘备“情有独钟”

●易中天

当各路英雄纷纷登场，各方谋士也纷纷出山的时候，诸葛亮却一直蛰伏在隆中，并不急于一展风采。他似乎在静悄悄地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诸侯中，他最看好刘备。那么，他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

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他的身世，史书上的记载不是很多。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由从父诸葛玄抚养成人。诸葛玄和刘表有旧，诸葛亮也就跟着从父到了荆州。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便“躬耕垄亩”于隆中。

用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的话说，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面，“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云云，恐怕只能看作套话；“躬耕于南阳”则大约是事实，但未必是自食其力，靠种田来维持生计，不过是参加一些农业劳动而已。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雅事”，不能用以区别身份。当然，诸葛亮是把耕耘垄亩看作闲来雅兴还是谋生手段，我们已无法断定。但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的劳作一定很认真。诸葛亮是一个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人。即使位居丞相时，他仍然事必躬亲，说不定就是他“躬耕于南阳”时养成的习惯。

诸葛亮读书却很“马虎”。他的朋友如石韬等人都“务于精熟”，唯独他自己“观其大略”而已。实际上，这是会读书的表现。一个人如果不做学问，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对的。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钻牛角尖；而所谓“观其大略”，就是善于抓住要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一个大气的人。一个大气的读书人，总是会一下子就掌握书中的思想精髓和智慧，不会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就像一个大气的将领和统帅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样。

除了耕作和读书，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抱膝长啸”，二是“好为《梁父吟》”。

《梁父吟》”。啸，是撮口发出舒长清越的声音；《梁父吟》，则是悲凉的葬歌，或者由葬歌发展而来的乐府诗。这两条记录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心中充满了一股慷慨悲凉之气。这长啸，这诗歌，应该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和悲悯情怀。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士”了。一个“士”，尤其是一个“国士”，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当然，光有这志向不行，还得有能力条件。诸葛亮既有志向，又有能力和条件。“每自比管仲、乐毅”，就是有志向的证明；他后来治国家、平天下、定乾坤，就是有能力的证明。





首先，诸葛亮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我们知道，诸葛家族并非寻常百姓，其先祖诸葛丰当过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在东汉则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号为“三独坐”。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郡丞，叔叔诸葛玄当过太守，所以诸葛亮也是“干部子弟”。官场的事情，他应该是知道一些的；官场的关系，他也应该是有一些的。事实上，诸葛亮有一个强大的关系网。他的岳母和刘表的后妻是亲姐妹，都是蔡讽的女儿，蔡瑁的姐姐。这样算下来，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诸葛亮本人则是蔡讽的外孙女婿。刘表是荆州长官，蔡家是襄阳望族，蔡瑁是刘表亲信，诸葛亮有这样的政治资源，难道不是条件很好吗？

说来诸葛亮的亲事也是一段佳话。诸葛亮的岳父叫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这个人很看好诸葛亮，便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他。黄承彦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人长得丑，但很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同意，黄承彦立即用车子把女儿送了过去。对于这事史学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黄承彦的说法是谦辞，其实他女儿不丑。也有人认为黄承彦这样说是考验诸葛亮，看他是重色还是重才。但我认为，黄女应该是丑的。第一，有黄承彦自己的说法为证：“身有丑女，黄头黑色。”如果是谦辞，不会说得这么具体，

何况“才堪相配”一词也并不谦虚。第二，有别人的反应为证。据《襄阳记》记载：“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可见黄女之丑，是众所周知的。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诸葛亮娶妻重德重才不重貌，高风亮节；另一种则相反，认为诸葛亮看重的，正是黄承彦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何况妻子丑一点并无碍，因为还可以纳妾。但如果有这么一层关系，诸葛亮要在刘表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应该是很容易的。

何况诸葛亮还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也都是是一时之选，他们都欣赏诸葛亮，常常帮诸葛亮做宣传。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徐庶推助的。另外如荆州名士司马徽、庞德公等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卧龙”的称号就是庞德公送给诸葛亮的，庞德公还让自己的儿子娶诸葛亮的二姐为妻。可见，诸葛亮当时虽然隐居草庐，高卧隆中，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诸葛亮有好的家庭背景，有强大的关系网，有小圈子，如果要从政，应该说是很便利的。但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以前，他几乎没有任何动静。因为诸葛亮的志向非同一般。《魏略》载，诸葛亮曾经对他的三个朋友——石韬、徐庶、孟建说，你们从政，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朋友反问，足下呢？诸葛亮只在微

笑，没有回答。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一——“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这就再清楚不过，诸葛亮的理想，既不是称王称帝坐北朝南，也不是为官造福一方，而是辅佐贤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定鼎中原。

显然，要实现这样的志向就必须为自己选一个好“老板”，而他可选的人有很多。比如刘表，就近在眼前，而且沾亲带故。曹操和孙权，也都在招兵买马、招贤纳士。但诸葛亮对他们似乎都没有兴趣。原因很简单：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的空间又太小。当时到荆州来避难的中原士人很多，刘表却一个都不用，诸葛亮出山又能如何？曹操那边人才济济，曹操自己也是强人，诸葛亮当真去了，也未必能如何。何况对诸葛亮来说，仅仅“见用”恐怕不行，还必须“重用”甚至“专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孙权的首席谋士张昭看出诸葛亮非同寻常，极力向孙权推荐，孙权也想留他，但遭到诸葛亮拒绝。问其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道理也很简单：江东是一个历经孙坚、孙策、孙权三代人苦心经营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孙权那边人才太多，而且关系密切。张昭，是孙策创业时的老臣，孙策曾带着他“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也就是视其为兄长，临终时又把孙



权托付给他，而且说了“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话。周瑜，也是孙策创业时的老臣，而且有连襟之情、兄弟之谊。孙权的母亲曾明确告诉孙权，要他把周瑜当哥哥。不难想象，任凭诸葛亮能力再强、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到了东吴，权位也只能在张、周二人之下，甚至不如鲁肃。这显然不是诸葛亮所期望的。

所以，诸葛亮所谓“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的“度”，恐怕不是度量，而应理解为空间。当年周瑜劝鲁肃投奔孙权时，就曾经引用了东汉名将马援回答光武帝刘秀的一句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郭嘉、周瑜他们要“择君”，诸葛亮当然也要“择君”。但诸葛亮的要求似乎更高一些，那就是这个“老板”必须能保证自己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从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说法和后来的《隆中对》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抱负和人生理想就是廓清四海，一统九州，从而建不世之伟业，立盖世之奇功。这个伟业和奇功，可以是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也可以是光武帝那样的“帝业”，但必须是经天纬地的事业。能成就“帝业”固然好，能成就“霸业”也可以。退而再求其次，也得三足鼎立，割据一方。总之，他要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新政权、新国家、新王朝的开国元勋。他选

择的老板，则必须是能够使他实现这一抱负和理想的人。

这样说，诸葛亮的选择标准也就很清楚了。第一，这个人必须有建立一个新政权、新国家、新王朝的可能性。他应该有这个志向，也有这个条件。第二，他的这个志向和条件还不明显，还处于潜在状态。志向既鲜为人知，甚至自己也不明确；条件仍不成熟，甚至还有所欠缺。正因为不明确，有欠缺，才需要有一个诸葛亮。也因为不明确，有欠缺，诸葛亮去了以后，才能够成为可以大显身手的定鼎之臣。

符合这些条件的，显然只有刘备。

第一，刘备为帝王之胄。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尽管后来大家都清楚，汉室已经扶不起来，刘备的那个“汉”和刘邦、刘秀的那个“汉”也不是一回事，但由刘备取代（或“继承”）刘协，总比由曹操、孙权这些和皇室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来取代，要顺理成章一些。另外，刘备七尺五寸（合1.725米）的身高，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的形象，也比曹操好。这在当时，都算优势。

第二，刘备有帝王之志。刘备两个儿子的名字就能说明问题，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是“封禅”。封禅，是有德君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儿子叫“封禅”干什么？

第三，刘备有帝王之术。

刘备和刘邦的血统关系虽然可疑，性格和作风倒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三国志》本传所云“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就很像；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也像。

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因为厚道，也因为侠义，所以很得人心。

刘备当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看不起他，“耻为之下”，派刺客去杀他，刺客竟不忍下手，“语之而去”。不忍下手的直接原因，是刘备不知来人是谁而“待客甚厚”，感动了刺客。而根本原因，则是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人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第四，刘备有帝王之福。刘备的福气，表现为关键时刻总有高人相助，危难之际总能化险为夷。刘备刚出山时，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谁都知道，人才，忠诚的好找，能干的也好找，又忠诚又能干的不好找，而关羽和张飞偏偏就是既忠诚又能干。这是刘备的第一大福气，以后的运气也不错。比方说，正愁没有根据地，陶谦就死了，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徐州；正愁不知如何摆脱曹操的控制，碰巧曹操就派他去拦截袁术，躲过了“衣带诏”一案的大清洗；到徐州后，又正好赶上袁术死了，刘备再次得到徐州，差一点就成了气候。

（一棵树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品三国》一书，黎青图）



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把对君士坦丁堡的决定性总攻定在5月29日。

凌晨1点钟，穆罕默德二世发出了进攻的信号。那些未经训练的志愿敢死队被率先送到城墙下方。但这些一穿就透的人肉装甲根本无法抵挡无数箭矢和石块的攻击，所以守在城上的人暂时还处于优势地位。经过两个小时的搏斗之后，天已蒙蒙亮，穆罕默德二世派出自己最后的预备精锐部队——

奥斯曼帝国的中坚力量——奥斯曼土耳其禁卫军。他亲自率领1.2万名经过挑选的、身强力壮的士兵齐声呐喊，向精疲力竭的敌人发起冲锋。千钧一发之际，城里所有的钟都被敲响，号召还能参加战斗的人都到城墙上来。在双方殊死搏斗的短暂停顿里，拜占庭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最疯狂的进攻已被击退。但是，就在此时，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故一下子就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

在离正面进攻的地方不远处，有几个奥斯曼土耳其人通过外层城墙中的许多豁口冲了进来。他们不敢直接向内城墙冲去。当他们十分好奇地在第一道城墙和第二道城墙之间四处乱闯时，他们发现在较小的内城墙城门中间有一座城门，即被称为“凯尔卡门”的城门，由于无法理解的疏忽，竟敞开着。对拜占庭来说，这不过是一扇小门而已。和平时期，在其他几座大城门紧闭的几小时内，这座小门是供行人通过的地方。正因为它不具

有军事意义，所以在那最后一夜的激烈战斗中，城里的人居然忘记了它的存在。

奥斯曼土耳其人此刻惊奇地发现，这扇门正在坚固的工事中间向他们悠闲地敞开着。起初，他们以为这是军事上的一种诡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事太荒唐、太不可思议了。通常，防御工事前的每一个缺口、每一个小窗口、每一座大门前，都是尸体堆积如山，燃烧的油和矛枪会劈头盖脸地飞下来。而现在，这里却呈现出一片和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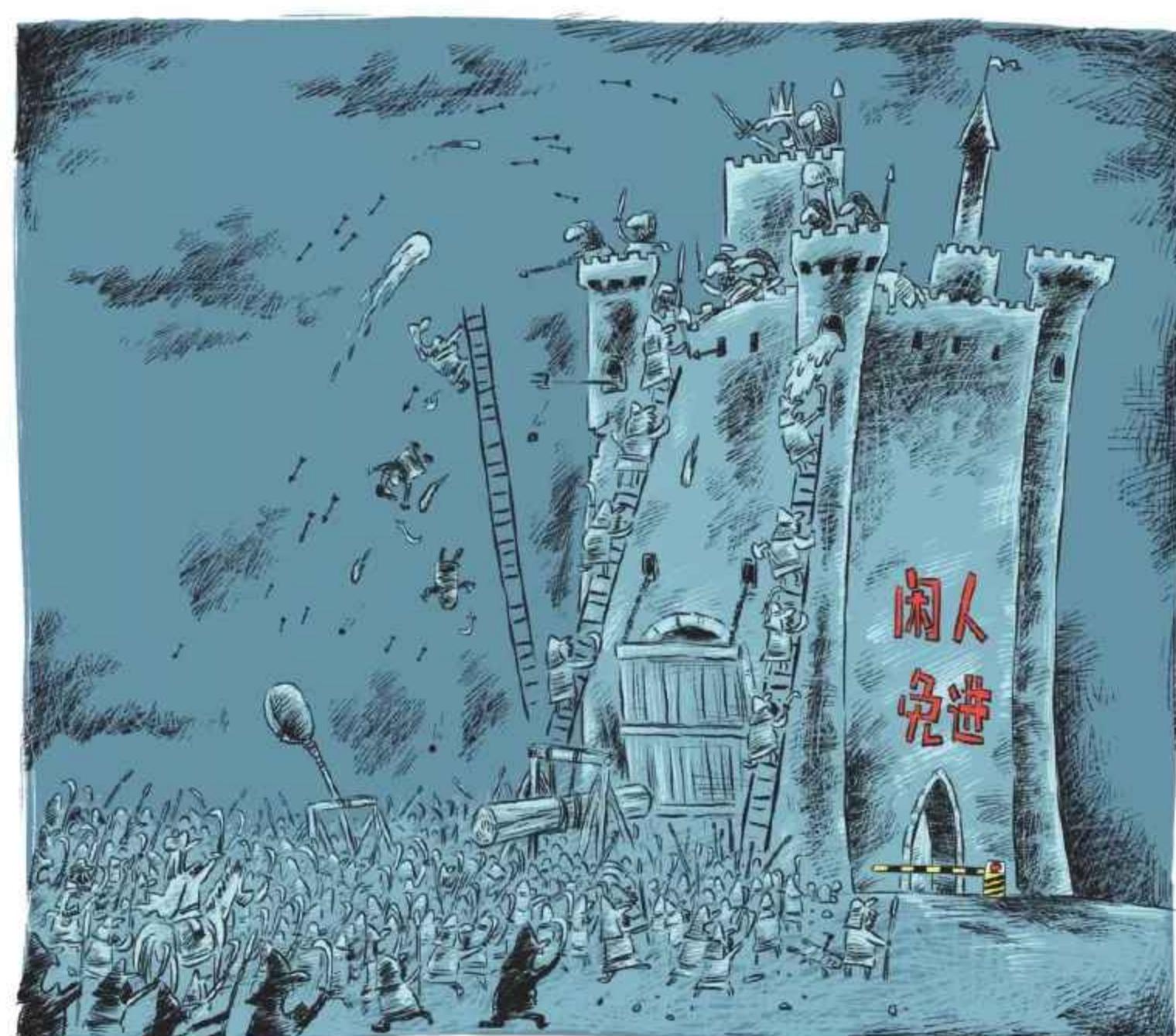
象，这扇通向城中心的门敞开着。那几个奥斯曼土耳其人立刻叫来了增援部队。于是，整整一支部队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冲进了内城。那些守卫在外层城墙上的人丝毫没有察觉，没有料到背部会受到袭击。更糟糕的是，几个士兵在发现自己的防线后面有奥斯曼土耳其人时，竟然不禁喊出声来：“城市被攻下了！”在战场上喊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那真是比任何大炮更能置人于死地。于是，喊声粉碎了一切抵抗。雇佣兵们以为自己被出卖了，纷纷离开自己的阵地，以便及时逃回港口，逃到自己的船上去。君士坦丁十一世带着几个随从和入侵者浴血奋战，但已无济于事，他牺牲了。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光荣地以罗马精神与他的帝国同归于尽。

芝麻大的一次意外——被人忘记了的凯尔卡门，就这样改变了世界历史。

(林一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小黑孩图)

被忘却的“凯尔卡门”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舒昌善 译





从旧书市淘到一本旧书，扉页上写有“书即情人，绝不外借”八个字，其情境颇令人遐思。原主人是怎样与自己的“情人”离散走失的，是搬家了，还是毕业了？我甚至能想象出那种“君居淄右，妾家河阳”，不得不与情人依依惜别、执手相看泪眼的情形。

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说：“一个人书架上的书，就是经历的一部分——很多人阅读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感情和意志投射到书中，一旦建立起情感上的依恋，即使书中的虚构人物生活在几百年前、几万里外，也会感觉与现实里的自己非常亲近。”

周作人和钱锺书都认为，向外人展示自己的书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每一本寄托过主人美好情感的书，都是一个纸质的情人，是隐秘关系的一部分，如同被藏于金屋的美娇娘，只适宜在私密场合与自己“打情骂俏”，而不能拿出来娱乐公众。夏丏尊曾撰文自述，他20年里十之一二的生活费都用于购书，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书，为此他常得意地自比为古时的皇帝，架上的藏书则是“列屋而居的宫女”。一个人若是把书视为情人，看到别人蘸着口水翻阅那本书时的不堪感觉，绝不亚于目睹恋人被恶少用手指勾着下巴调戏。

20世纪初，被誉为新西兰文学奠基人的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非常喜欢劳伦斯的作品。有一次她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咖啡馆喝咖啡，看到邻座几个人正拿着劳伦斯新出的诗集

《阿摩斯》闲聊，认为该书极为可笑。曼斯菲尔德怒不可遏，起身走到邻座前，假意想要借书一阅，等书一拿到手，便直接走出了咖啡馆，留下邻座不知所措的几个人面面相觑。

被抢走书的几个人中就有《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很快，伦敦文学圈的所有人都知道曼斯菲尔德为了一本诗集与赫胥黎翻脸。其后经伦敦文学圈的“大姐大”奥托琳·莫瑞尔居中调停，曼斯菲尔德才为自己的鲁莽行为道歉，把书还给了赫胥黎，但是也批评赫胥黎对劳伦斯的作品太不恭敬，认为不论谁遇到这种事，都会捍卫自己的纸质情人。

从不同的纸质情人，还能洞察一些个人喜好的私密之事，甚至关涉到一个人的家庭幸福。我曾到一个熟人的豪宅参观，各处都很考究，但最让我叹服的是两间书房，他和太太各一间，彼此互不干涉。我猜想他一定是从好莱坞电影《姐弟恋》里受到的启发：凯瑟琳·泽塔-琼斯看到小男友临睡前看的书竟然是《哈利·波特》，当场崩溃。

但是，生活中总少不了妥协和迁就，读者与纸质情人的关系就像现实里的婚姻，既有

蜜里调油的时候，也有熬不下去要离婚的时候。美国专栏女作家玛丽娜·本杰明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丈夫看到她的书房藏书，当即赌咒发誓，如果是在婚前看到，他绝对不会爱上她。后来，玛丽娜·本杰明嫁给了一个英国人，从纽约搬家到苏格兰。她吸取了第一次婚姻的教训，不让丈夫从她的藏书接触到另一个自己。于是，她只是把衣服、家具、艺术品和装饰小摆件托运到苏格兰，将所有的书留在了纽约。

人类是天生的情种，喜新厌旧是无可更改的天性。但与现实恋情不同的是，读者与纸质情人分手，过程要平和得多。毕竟纸质情人能够恪守秘密，那些曾经寄托于书中的情感和记忆，从此就不会再有人知晓。

（紫陌红尘摘自《联谊报》2023年9月21日，喻 梁图）

纸质情人

●陶 琦



饭桌上，我妈几乎带着哭腔说：“我跟你爸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了……”这事都赖我，自从我给我妈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她天天捧着手机看“头条”。我爸嫌我妈晚上睡觉前看手机影响他睡觉，两个人在饭桌上拌起嘴来。我妈自觉十分委屈。

为什么委屈呢？我爸这两年身体很弱，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住院，连陪我妈逛街散步的力气也没有，更别提当年扛着鱼竿跋山涉水的气概了。

我爸特别喜欢钓鱼，为此专门养了一盆蚯蚓。每逢周末，他就起个大早，烙一些饼充当干粮，带上很多蚯蚓，轻手轻脚地摸黑出门。一般到晚饭后，甚至更晚，他才会回来。那时，我们就会到巷子口遥望我爸回来的那条路。我妈总是特别焦急，尤其是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我们几个小孩虽也焦急，不过想的都是鱼篓里的乌棒、黄辣丁、草鱼、鲫鱼……

等到很晚，我们远远望见一个臃肿的身影近了，我爸裹着雨披、挎着鱼篓回来了。我妈围着我爸转，端出蒸笼里上着汽的饭菜；我们则拿出脸盆，围着鱼篓转。我爸钓鱼时把鱼篓浸在水塘里，所以鱼大都是活的，在脸盆里噼啪乱跳。这些野生的鱼，是我们家那时的主菜，更是我们几个孩子长身体所需的蛋白质来源。

现在我妈经常回忆说：“别人问我，你家孩子读书怎么那么好，我说吃鱼聪

相濡以沫

●德琨若鱼

明，都是孩子爸钓的鱼喂出来的，他们就抱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们。”每次我爸大有斩获地回家，把鱼篓摘下来时，都大声地命令我妈：“摆尾儿，把鱼竿放好！”我爸叫我妈“摆尾儿”，很少叫我妈的正名。我妈听到后总会大声吼回去：“啥子？”“摆尾儿”就是鱼拍打尾巴时那种因挣扎而至聒噪的样子。我妈算得上美人，现在也还被人说好看，年轻时应该更美。不过再好看，也已变成了几个孩子、为了家庭在菜场叉着腰和人吵架的烟火气十足的女人。

我妈晕车，所以活动范围一般都在以走路能到达的路程为半径所画的圈内。实在没办

法要乘车，我妈就如同做了手术一般，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恢复元气。因此，我爸也基本没有享受过旅游的乐趣。我妈就像我爸用鱼钩钩住的一条鱼，我妈咬着钩不张嘴，我爸不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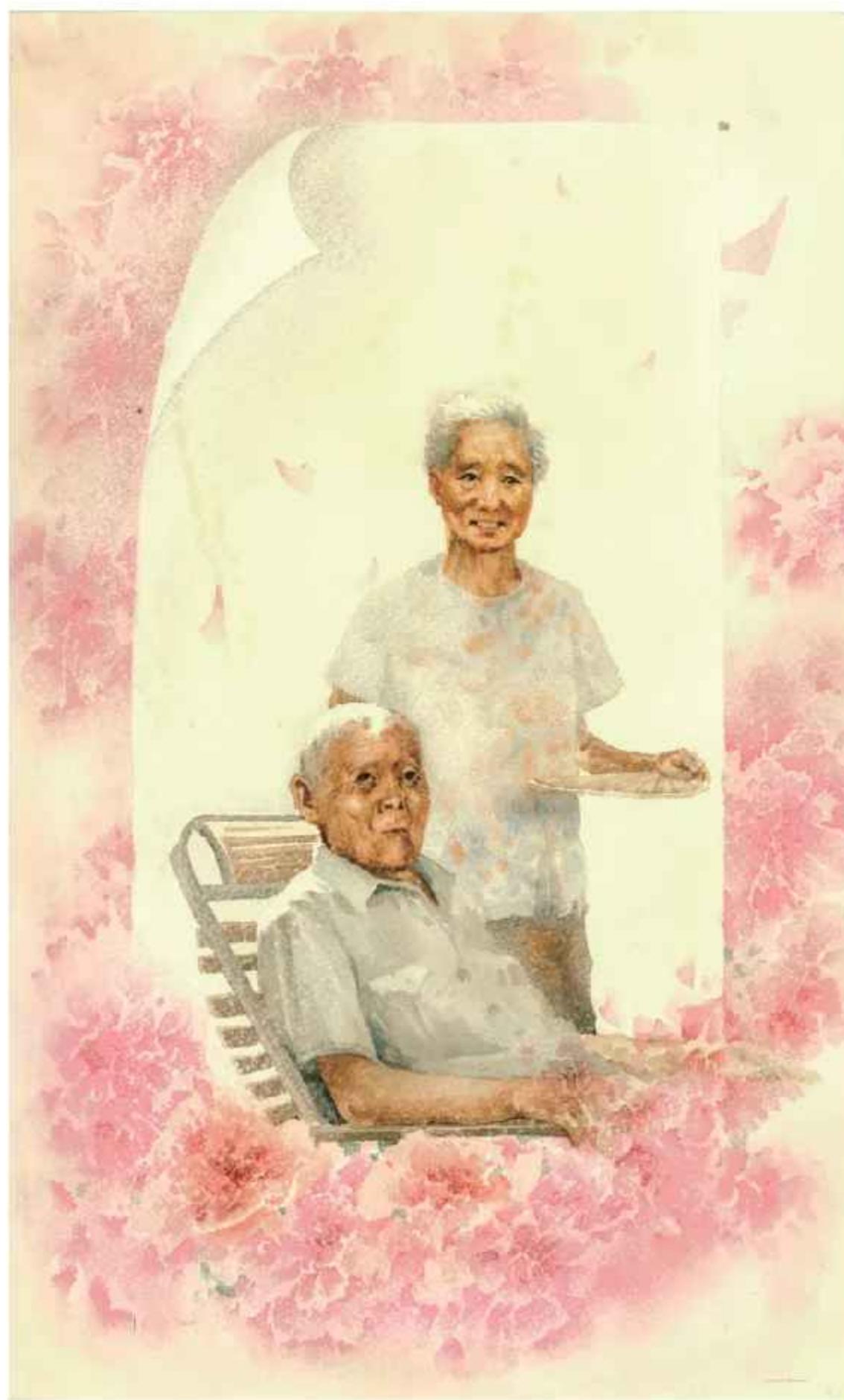
我妈唠叨起来，就是那种家里一直开着电视机的感觉——总有声音。我妈有些作，作完后有时又会说“你爸肚里能撑船”，那就是她对我爸的道歉了。

他们金婚纪念日那天，我给我妈涂了点口红，她精神了很多，说话都嗫着嘴，而我爸的精力却大不如从前了。我妈抖搂父亲年轻时的糗事：去鱼塘偷鱼给她吃，被狗追得满山跑，此时的父亲却被一口菜呛得喘不过气来：“摆尾儿，快拿水来……”我妈把水递过去，趁势往我爸背上拍一巴掌：“慢点！”

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鱼藏在水里，把水当成天。我爸是我妈的天，她在我爸的水里不停歇地游荡了一辈子。

我爸的病情严重到好几次被医生宣布病危，我妈也为此抹了好几回眼泪。一次次的危机就像一场场战役一样，打得我妈弹尽粮绝。“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我妈在我爸病稍好时就会发泄自己承受的压力。还好，我爸还拽着鱼竿，我妈也还咬着鱼钩，现在双双80岁了，我妈还经常提到“爱情”。

（宗 洋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王 赞图）





被选择的全职儿女

● 聂阳欣 梁孟哲

人一生下来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社会身份就是“儿女”，随着人生进程的发展，我们会得到各种各样新的社会身份，包括职业、头衔、政治身份等等。当一个人被打断职业进程，偏离主流观念所预设的人生轨迹，从社会退回到家庭，他可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定义自己？

你的职能是什么

在豆瓣小组，大龄全职儿女的生活状态明显比年轻人的更加轻松且自洽，在一众焦虑和迷茫的标题之中，“37岁全职儿女每天都很快乐”显得格外醒目。青田回复了这个帖子，表示认同。不过，青田认为全职儿女一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有高额退休金，二是家庭关系融洽。发帖人花匠的情况并不完全与此相符，她不认为全职儿女是独属于殷实家庭的选择。

花匠是辽宁大连人。2022年年中，

花匠的父母退休了，他们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7000多元。当年年底，他们又分别找了一份工作，另外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花匠说，钱虽然不多，好在一家三口物质欲望都不高。花匠对支出进行了统计，每个月，家庭生活费1000元至1500元，父母的零花钱加起来1000元，她的零花钱是1500元，总共三四千元，收入足够覆盖日常支出。

每周的工作日，花匠负责买菜做饭。她会在前一天下午

买好菜，上午九十点做饭，照例是每天两个素菜，一个荤菜。荤菜会在周一做好，比如做一份红烧肉，一顿吃几块，全部吃完了再做。母亲中午11:30回家装好饭菜带走，父亲中午在单位吃，晚上父母吃中午剩下的菜。下午，除了买菜，花匠还会动手做面包和点心，给父母做零食。

花匠对这份“工作”有认同感：“我在家做饭好处很多，会按照膳食指南进行科学的搭配，比如水果、青菜、主食、牛奶每天的摄入比例。如果不是我做饭，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她认为自己和大多数全职儿女不同，她是真的在照顾父母。

“你得体现价值嘛，不能只有拿快递吧？像我，我管家里的财务，做一家人的未来规划，存钱、交房贷、买东西。我现在不工作了，会想尽一切办法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买东西前，花匠会想，





生活中有什么可以作为这些东西的替代品，例如，她用小苏打来代替洗洁精。如果确实要买，她会先去二手网站上找全新的商品，或者精打细算地利用电商平台的优惠券购买。“你赚钱的时候，计算这些是浪费时间，但是不赚钱的时候，计算就是在挣钱。”

即便在家，花匠的生活也很规律，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白天的时间大多在忙碌。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在当全职儿女之前，她换了十几份工作，每次辞职后，她都会努力再找一份工作。她之前的工作大多是文职，例如旅游咨询、酒店前台接待、办公室行政等，辞职的原因几乎都是“跟领导不合”。“我缺乏情商，讲话直接。刚毕业的时候，完全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我爸爸是工人，妈妈自己做小买卖，他们也教不了我什么。后来我慢慢能看懂‘眼色’了，但在酒桌上这种需要圆滑应对的场合，我还是不明白。”

2019年年底，花匠最后一次辞去工作，打算自己开面包店。她在业余时间自学了烘焙，会做中西式点心，甚至能做生日蛋糕。2019年11月，她租下一间门店，花了两个月时间装修，2020年1月正式营业。但开店仅20多天就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再次营业是在2020年5月。2022年6月起因疫情封控，生意惨淡。11月，花匠不再续租，“不干了，开业3年，赔了十几万”。

虽然对关店感到懊悔，但她还是很平静：“我知道我赚不了钱，我做不大，因为我不想雇人，从挑选原材料到制作，再到交给顾客，都必须我亲自完成。”她关店也不只是因为疫情，她觉得跟顾客打交道很烦，“在服务行业，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工作没做够，但我对于应付人有点受够了”。

虽然店关了，花匠的生意还在做，她会通过微店接一些老顾客的单子，赚取自己每个月的社保费用。

花匠的父母对她不工作而回家的决定相当支持，认为他们一家三口正好各司其职：母亲不会做饭，父亲做饭不好吃，且二人都在家待不住，喜欢在外工作，家里的事刚好交给花匠。有时候花匠跟母亲汇报她这个月花了多少零花钱，母亲安慰她：“行啊，若从外面找一个做饭的人，这些钱还不够呢。”在花匠看来，父亲比母亲更单纯，有一次她提议：“要不我们把房子都卖了，三个人一起全国旅居，看哪个地方好就在哪个地方住。”父亲说：“那你快点行动起来吧。”有时候花匠觉得，她是家里考虑最多的人，更像个家长。

花匠和父母在同一个小区买了两套小房子，她先买，后来看到父亲的公积金足够凑一套房子的首付，又建议父母在隔壁的楼栋买了一套。

父母的健康管理也由花匠操心，她每年体检，也会安排父母一起体检。母亲就在体检

的时候筛查出早期宫颈癌，做手术住院期间，花匠一个人全程陪同照顾。后来她还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了一篇照顾住院病人的指南，“从头到尾非常详细，我是处女座，做事很细心，就算病人瘫痪在床，我都不会让她长褥疮”。

“上哪儿找第二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把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又不结婚生孩子，不会让父母六十多岁还为儿女操心，帮忙带孩子。”花匠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所以在生活上一直都与父母紧密相连。

从“随大流”中抽离，摆脱了外界的声音和主流观念的束缚，她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不适合社交的人，我对朋友特别好、特别真诚，但我也想活得自我一点。”

候鸟归巢

对全职儿女中的“全职”的另一重理解与“兼职”相对，重点是在承担“子女”这一角色上付出的时间，而非强调职业和经济属性。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仅有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当老年人居家养老有照料需求却无法被养老市场满足的时候，子女就要做出选择。

减减今年42岁，北京人，在外地工作多年。5年前在深圳，减减有一天上班时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那会儿在公园散步，走累了坐在路边，



想儿子了。减减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想你了”，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自打毕业起，他就没有再和父母住在一起，即使在北京工作，和父母的联系也不多。后来他去天津、上海工作，又追着前妻来到深圳，婚姻没有挽回，离父母却更远了。“我发现我自己追求事业，追求爱情，却一直忽略了父母，我开始想回北京了。”

还没等减减完全下定决心，他就得知了父亲突发心肌梗死住进CCU（心脏重症监护

减速

●王计兵

自从母亲知道
电瓶车的把手上有三个键
低速、标准、超车
可以控制车速
每次出门前
我都会发现
按键控制在低速上
每次我都会缓慢离开小区
作为一名
和秒钟抢速度的外卖骑手
在母亲面前
不得不缓慢下来



（东 阳摘自台海出版社
《赶时间的人》一书）



室）的消息，“我脑子‘嗡’的一下，心乱如麻，缓了好一阵”。减减当即辞职，买了机票回北京。在病房见到父亲时，他心肌梗死导致血管堵塞90%，且伴有严重的心衰，命悬一线，又因肺部有炎症不能立即做手术，整个人瘦到脱相。“他看见我说：‘这回我是不是得把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你了？’我差点哭出来。”

那段时间，减减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还熬了鸡汤，给父亲送去医院。他明显感到父亲心情好多了，还发短信说病友们都羡慕他，其他人想吃饺子，跟儿女说了好几天才等来一顿外卖。一个月后，父亲做完手术出院，减减也想明白对他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了，“不是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绩，因为事业总会有高峰低谷。只有父母才是真正一辈子对你好的人”。

减减毕业于北京大学广告学系。2014年，他尝试写剧本，但碰上资本寒冬，剧本写完拍不了，又进了企业工作。现在回家，他重新拾起写剧本的活儿。“虽然收入比起以前差很多，也极不稳定，但是我总算有时间陪伴家人了。”

减减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每月领5000多元退休金，家里日常开销都由父亲负责。他写剧本，平均月收入5000元，负责缴纳社保、汽车保险，支付汽油费、物业费和取暖费等，一年大约3万元。他认为自己和父亲在家庭支出上是互相帮助，自己并非啃老，而是做全职儿女。

以前工作时，他赚得多，但消费也高，离婚后基本没有剩下多少积蓄；现在，不稳定的收入降低了他的消费欲望，他不旅游、不逛街、不在外吃饭，省去不必要的社交，还学会了理发，很多原本需要花钱才能得到的服务现在全由自己做，反而存下了一些钱。

“选择做全职儿女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值。”减减回想过去的生活，发现从上幼儿园开始，他就没有好好陪伴过父母，“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回家后也就是一起吃顿饭，然后又各干各的了，等工作了、结婚了就更不用说”。现在，他陪父亲一起散步、研究菜谱、看热播的电视剧、聊天南海北的新闻，最喜欢做的事是给父亲理发、修脚。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我在拉萨待过半年，心情远比现在浮躁”。

他把这些感想化成剧本中的一段台词：

“有时候我真觉得咱们这些‘北漂’挺可怕的。”

“怎么可怕了？”

“哪个‘北漂’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把年迈的父母丢在老家？春去秋来，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比候鸟迁徙的次数还少。有媒体统计过，一个25岁的‘北漂’，按照一年回一次家的频率来计算，他这辈子还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就剩下一个月。现在想想，咱们的心还真是够狠的！”

（文 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第29期，Cyan Lin图）



大哥买了一台留声机。那是那年他去兴化城看越剧《红楼梦》后带回家的唯一物件，他直夸：“这可是个好东西哩！”

那一年，人都疯了，也不知道那个叫王文娟和徐玉兰的人施了什么魔法。大哥回来时，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那场面，售票场场告罄，天天客满，一票难求。为了买张票，有人也顾不上吃，就和衣睡在剧院的外面；还有人跑场看，因为片子是在一个剧场放映完，才送到下一家，流转循环，所以有人便追着看。一看就哭，哭完又看，实在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靠在墙上打个盹儿，睁开眼便再看，再哭。”

大哥也成了这汹涌洪流之中疯狂的一员，并且不止疯过一回，还去了第二次。第二次看完回来的时候，他怀里就多了一台留声机。

在这之前，大哥并不是这样的，平常最多也就喜欢听听淮剧唱段。大哥是木匠，也喜欢京戏，他敲敲打打那些木工用具时，也有板有眼地带上韵律。他的身材有点像于魁智，也能模仿几句《四郎探母》《定军山》的唱词儿，但也只能勉强哼个调。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他是唱不了的，那太难了，他根本就捏不出那嗓音来，只能听。

自从买了留声机，大哥下工回来，第一件事必定是打开留声机。于是，我们家院子里从此便重复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此时的大哥，洗漱后，泡杯茶，静静地躺在竹椅上，微微闭上眼睛，手里夹上一支烟，也不吸，任烟缕在手指间袅绕，只有跷着的脚随乐曲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晃动，仿佛整个人又沉浸于



岁月的音符

● 邹仁龙

观看电影时的氛围中。“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在播放《黛玉葬花》时，一听王文娟的哭调，大哥就开始吸烟了。“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这时，大哥便会起身做些事，打打岔。我看得出，听到这忧

伤的调子，大哥肯定也跟着忧伤，可他却不肯换唱片，而是等放完了，才换下一张。我是在好些年后才看到这部越剧《红楼梦》的。确实伤人，那时年纪虽小，但也经不住王文娟的哭调和徐玉兰的悲泣渲染。好在，后面接上了《少林寺》，好多人这才缓过了劲。

多年后，大哥的命运遭受了挫折。他那台留声机也已经很旧，唱片播放时，明显能听出磨损后的“咔嚓咔嚓”声，有时还停留在一圈中循环往复。而大哥依然如故地听，听得人仿佛静止了，完全融于那唱片的波震纹。现在想来，大哥在那一段孤独、艰辛的日子里，听听越剧唱片，感受一段经典唱段，静静地听着，心境是不是远离了喧闹，感受到一些美妙的温情？

音乐是一池荡漾的水。太多岁月音符在心中悸动，绵绵如诗。如今，我才觉得，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宣泄情绪、治愈悲伤、与心共鸣。旧唱片里的音符，如今还能激起当年岁月的水花，溅到那些追片人的梦境里。

（灰鼠摘自《扬子晚报》2023年9月14日，陈玉斐图）



约翰内斯·弗里茨给隐鹮当向导

拯救隐鹮之旅

●龙 眇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上空，一支“奇怪”的空中编队此刻正在飞行。领头的是人类驾驶的两架飞机，后面跟着30多只“训练有素”的隐鹮。这些一身黑毛的秃头“丑”鸟，半年前刚刚出生于奥地利动物园的恒温箱中。雏鸟孵出后，会将第一眼看到的物种当作父母。因此，这群隐鹮的“母亲”，就成了两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在人类养母的带领下，隐鹮们正在进行它们一生中的第一次迁徙。

飞行编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半岛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这些完全由人工繁育的隐鹮，正在人类的帮助下，重新习得它们祖先的本领——迁徙。隐鹮宝宝的“早教音乐”是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羽毛一长出来，它们就被安排进入飞行训练营，每天跟随飞机练习飞行。

隐鹮是世界上濒危的鸟类之一。史料记载，早在1504年，奥地利萨尔茨堡大主教里昂纳德就曾下发谕令保护隐鹮。尽管隐鹮可能是欧洲最早受到官方保护的动物，但早在300多年前，它们就已消失在欧洲上空。如今，大多数隐鹮都“蜗居”在动物园里。由于长时间的圈养，它们已经忘记了该如何迁徙。20多年前，隐鹮被首次放归野外，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有些鸟甚至飞到了俄罗斯。

为了恢复隐鹮在欧洲的野外种群数量，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内

斯·弗里茨想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计划——给它们当向导。2004年，弗里茨成立了隐鹮迁徙团队。这年秋天，团队开着飞机带领隐鹮幼鸟从奥地利出发，向南飞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奥尔贝泰洛保护区。在这里，幼年隐鹮被放归野外。等这些幼鸟长大后，它们将在春天飞回奥地利繁衍生息。

2011年，团队第一次观测到了独立迁徙回北方的隐鹮。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弗里茨团队15次带着隐鹮熟悉迁徙路线，野化了277只隐鹮幼鸟。野化的隐鹮带着它们的后代，稳定地往返于弗里茨规划的迁徙路线。

现在，随着气候变暖，隐鹮不得不更改迁徙路线。它们必须在阿尔卑斯山变得极寒之前飞往南方。10年前，隐鹮们出发的时间是9月底。但日渐变暖的秋季让它们的迁徙时间越来越晚，从前的路线成了“死亡路线”。2022年，在繁殖地度过夏天的60只隐鹮，只有5只成功飞回南方。没有办法，弗里茨只能开着卡车绕过山区，将迁徙失败的隐鹮送往越冬地。

但“打车迁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2023年，弗里茨为隐鹮规划了一条新的迁徙路线。前往新越冬地的路程长达2300公里，途经3个国家，是旧路线的3倍长。但好处是，隐鹮不再需要跨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今年8月，弗里茨组织了一个数十人的团队，再次踏上拯救隐鹮的飞行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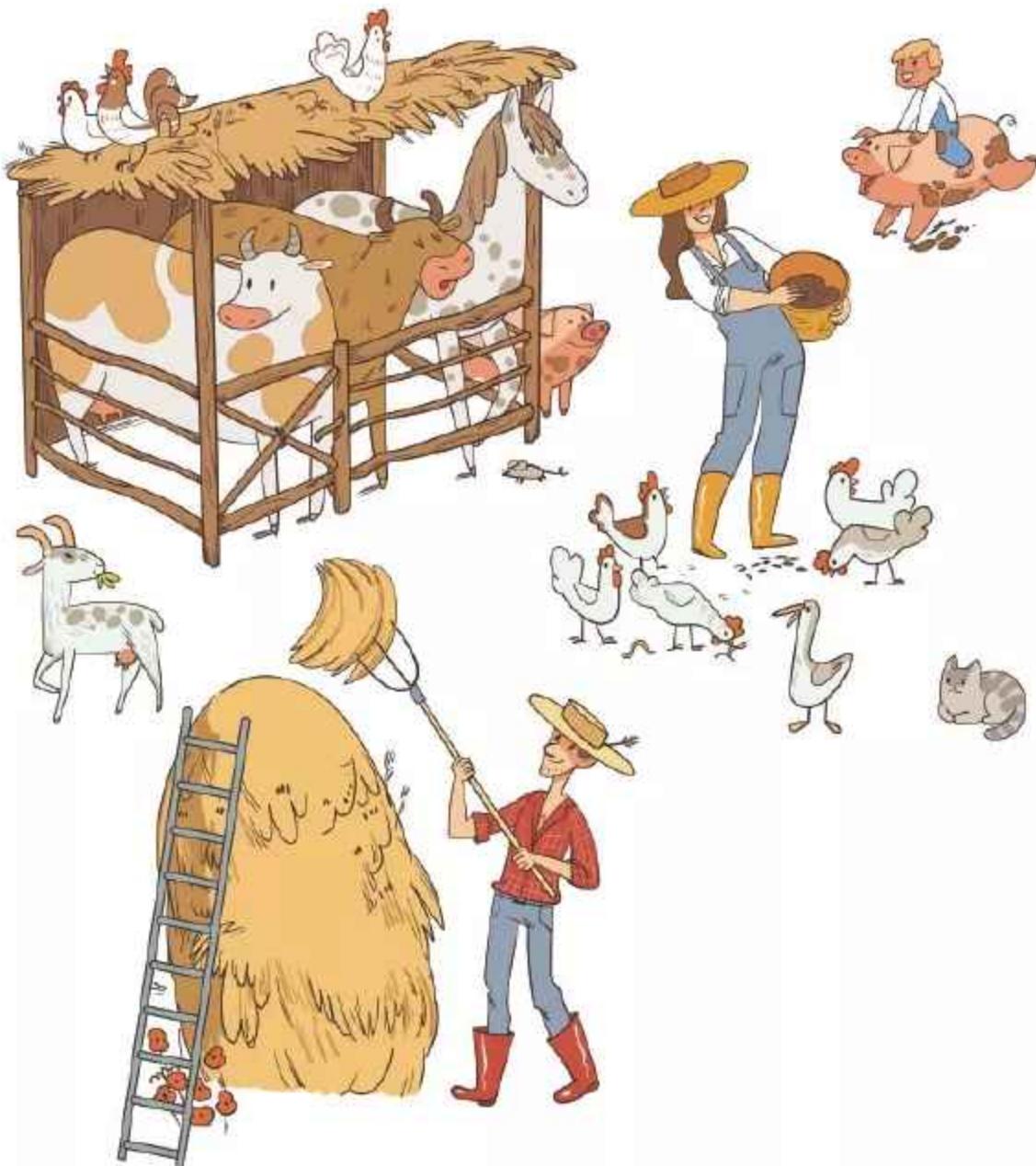
人类对飞行向来有某种莫名的情愫，但候鸟迁徙其实并无太多浪漫色彩。纪录片《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汉说，候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承诺，它们历经重重危机的数千里旅行，只为了一个目的：生存。不会迁徙的候鸟无法在野外生存，这几乎意味着它们将在自然界谢幕。

20世纪70年代，日本全岛的朱鹮数量仅剩5只。迫于无奈，日本科学家将这5只朱鹮带回动物园饲养。然而，即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日本本土的朱鹮还是难逃灭绝的命运。

1981年，中国科学家



隐鹮



家畜驯化趣史

◎ [美] 贾雷德·戴蒙德
王道还 廖月娟 译

全世界曾有 148 种大型陆栖野生食草哺乳动物，它们有希望成为家畜，但只有 14 种通过了“考验”。为什么其他 134 种都失败了？

一是饮食习性。喂养一头 1000 磅（约 454 千克）的牛，需要 1 万磅的玉米；而如果你想养一头 1000 磅的食肉动物，则需要 10 万磅的玉米。效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几乎没有食肉哺乳动物被驯化当作食物。

在陕西安康发现了 7 只朱鹮，它们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野生种群。此后，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拯救几乎陷入绝境的朱鹮。在朱鹮繁殖的湿地，人们投放了泥鳅、小鱼，给它们加餐。为防止雏鸟被蛇类、鼬类等动物袭击，朱鹮的巢穴被 24 小时全方位严密监护。除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中国科学家花了大力气将人工繁育的朱鹮野化放飞。截至 2022 年 11 月，全球朱鹮数量已经由 41 年前的 7 只恢复到 9000 多只，陕西境内就有 7000 多只。

就算人类再怎么操心，动物们的生活终归还得它们自己过。因此，让它们适应野外生活才是关键。“四不像”麋鹿曾一度消失在中国大地上。20 世纪 80 年代，保留在欧洲动物园的麋鹿被我国重新引进。重归故里后，麋鹿被送往国内各地的动物园，以适应不同气候。但是，科学家并不打算让麋鹿一辈子待在动物园，而是准备将它们野化放归。

1998 年，被“分配”在湖北石首的麋鹿，趁着特大洪水自己游出了保护区，自此散落在

二是生长速度。光看这一点，大猩猩和大象就出局了，虽然它们都吃素，也不挑食，身上的肉又多。但等它们成长为 15 年的光阴，哪个牧场主有这份耐心？

三是人工环境中繁殖的困难。

四是性情凶残。英国曾有位奇人乘坐斑马拉的车，穿梭在伦敦的街道中。然而，这种动物成年后就变得十分危险，很难驯服。斑马咬了人就不肯松口，以至于每年它们在美国的动物园造成的伤害，比老虎造成的还多。

五是容易恐慌。

六是社群结构。群居、有明确的层级统制结构、不占地盘，有这种社群结构的动物是理想的驯化对象，因为人类只要掌控了统制结构，就能控制整个社群。

4500 年前，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就已基本完成。古人已尽全力，没有漏网之鱼。

(一 然摘自中信出版社《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

湖北和湖南两省，提前完成了野化放归。如今，洞庭湖区域麋鹿数量已达 210 只，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自然野化种群。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自 2003 年开始，开展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为了让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去人类化”，照顾它们的工作人员特意穿了熊猫套装，还将熊猫粪便和尿液抹在熊猫服上。只有这样，大熊猫们将来被放归野外后，才会躲避人类而不是主动靠近。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共有 11 只圈养大熊猫成功野化放归，它们都顺利加入了保护区内的野生种群的“群聊”。

为了让濒临灭绝的动物回归自然界，人类做了许多尝试。这对人类而言，也是弥补过错的方式。作家杨志军说：“我们拥有生命，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对其他生命有用和有益。”弗里茨驾驶飞机带领隐鹮所走的，不仅是拯救隐鹮之旅，也是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

(紫陌红尘摘自《中国青年报》2023 年 9 月 27 日)



路的尽头有一所学校。吉卜赛人老黛娜就坐在学校右手边的街角。黛娜有一只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对爱情鸟。而在学校左手边的街角，坐着苏珊·布朗，她是个卖鞋带的小姑娘。苏珊觉得自己应该有九岁了，不过她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至于老黛娜有多大岁数，那简直太难说清了，她老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到了放学时间，小男生、小女生们会陆续跑出学校大门，然后各自回家，而这时苏珊·布朗便会知道，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于是她开始用面包蘸东西吃。她很羡慕那些小女生头戴发带，还有小男生们脚上穿着没有破洞的鞋子。他们的鞋带经常会断掉，要么就是缠在一起。你知道，小孩子的鞋带难免会出现这类问题。不过，苏珊·布朗从来不太指望那些小男生会来她这儿买上一副新鞋带，因为他们的妈妈会在商店里买好鞋带，而小男生们要来零钱，想买的是一些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只陀螺，或者一盏

◎ 马嘉恺 译
〔英〕依列娜·法吉恩

爱情鸟的馈赠

司牛眼糖，又或者一只气球。小女生们则总爱把零钱用在买做项链的珠子上面，或者就是买些水果软糖，又或者买一束紫罗兰。另外，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到两个小女生或小男生在老黛娜的爱情鸟面前驻足，然后掏出他们的零花钱，说：“请给我算个命吧。”

这都是因为，爱情鸟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鸟儿！它们何止是看起来不可思议，比如它们身上有光滑的草绿色羽毛，还有修长的蓝色尾翼。它们之所以不可思议，还因为你只要花上一便士，就可以让它们给你算命，你恐怕再不会找到比这更实惠的了。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小孩子过来出一便士，想要算命，老黛娜都会说：“把你的手指伸进笼子里去吧，小宝贝儿！”于是小孩子便会照做，而两只爱情鸟之中的一只会跳到那孩子的手指上，这样，孩子就伸着手指把拍打着翅膀的鸟儿从笼里取出。接着，老黛娜会

把平时一直挂在笼门外侧的小袋子拿下来，袋子里装有折好的纸签，露出来一看，粉的、绿的、紫的、蓝的、黄的，各种颜色的都有，而命运签就在其中。不可思议的爱情鸟会用它那弯弯的喙将命运签叼出来，随后让孩子取走。不过，爱情鸟怎么知道与孩子对应的命运签是哪个呢？——它是怎么知道哪张刚好就是给玛丽恩，给西里尔，给海伦，或者给小修的呢？这几个孩子聚在一块儿，朝那些彩色的小纸签打量着，心里充满了好奇。

“你算出来怎么样，玛丽恩？”

“我会嫁给一个国王。我抽到的是紫色的签。你呢，西里尔？”

“我抽到了绿色的签，说我将会踏上漫长的旅途。海伦的呢？”

“我抽到的是黄色的签，”海伦说，“说 I 以后会生七个小孩。你算出来如何呀，小修？”

“说我无论干什么事都会一帆风顺。我抽到

青春是用来绽放的

●杨立华

黑格尔说，现代世界是散文，不是诗歌。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但并不完全赞同。

我从不觉得庸俗功利是现代独有的。市侩的算计什么时代都有，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市侩永远不会消失，但也总会有诗意图

现实不是借口，没有人在现实之外，也没有人能完

全脱离现实的考虑。但现实可以成为使诗意和高贵成形的条件。关键还是在你自己，在于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诗



人西川说：“你得相信大海有一颗蓝色的心脏！”

总有一天，你们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担纲者，把一个时代的责任置入自己的胸中，扎根、沉潜、蓄积，然后绽放。

青春是用来绽放的，虽然绽放只是结成硕果的环节之一，但无论如何，先绽放吧！就像西川说的，开花，开出你的奇迹来！

（舜 华摘，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 2023 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本刊节选）

的是蓝色的签。”小修说。随后大家便回家吃晚饭去了。

苏珊·布朗坐在街角，她听到了这一切。能够预测命运是一件多美妙的事情呀！如果她手头也能有一便士可用就好了！可是苏珊·布朗从来就没有过一便士，平时她也很难挣到一便士。

不过有一天，当那些小孩子走后，老黛娜在阳光下打起了瞌睡。于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爱情鸟的笼门应该是不小心没关好，露出一条门缝，一只爱情鸟趁机溜了出来。老黛娜在她的角落里睡着了，什么也没发现。但苏珊清醒得很呢，她都看在了眼里。她看到那只绿色的小鸟从原先的停栖处振翅飞去了人行道，然后沿着路缘带走了一小段，但接下来，她发现有只瘦猫在排水沟那儿蹲伏着。苏珊顿时感到心跳加速，身子也随之一跃而起。她比那只猫抢先一步。她一边穿过马路，一边喊道：“走开！”

那只猫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调头走掉了。苏珊朝地上的爱情鸟伸出手去，鸟儿便跳上了她的手指。此时此刻，一只爱情鸟停在自己的

手指上，这个夏天再也不会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事了。这是苏珊·布朗这辈子经历过的最让她开心的事情。然而这还没完，因为就在她把这只爱情鸟送回笼子的时候，鸟儿伸出它的喙，从小袋子里叼出一张粉色的纸签，然后把它给了苏珊。苏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它确实发生了。她把爱情鸟放回笼子里，然后回到她所在的街角，手里拿着她的命运签。

时光荏苒，玛丽恩、西里尔、海伦和小修已经过了上学的年纪。他们的命运签早已遗失，上面的内容也自然被彻底遗忘。玛丽恩后来嫁给了一名年轻的药剂师，西里尔如今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海伦终身未嫁，小修则一事无成。

只有苏珊·布朗，一辈子都将她的那张命运签随身携带。白天，她将纸签放在口袋里，而到了晚上，她会枕着它入眠。她不知道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她根本就不识字。但是这张粉玫瑰色的命运签，无须她付出任何花费——这是来自爱情鸟的馈赠。

（永 康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小书房》一书，刘 璇图）

意念中一场大雪纷纷，
盛满了田野里金盏菊的小酒盅。
这是南方的冬季，紫荆犹开，小叶榕兀自绿着。
有一种声音，循着雪花而来，
与季节作一场微妙的回归与抗衡。
冬天原该有雪，哪怕此地的草木
已太久地习惯了煦暖的南风。
你只想小小地纵容一下
天性中属于虚无的那一部分，
只想以无尽的妄念降下三千瑞雪，
用以辨识生命的复杂，和灵魂中的另一个你。
当暮色渐浓，白雪与苍茫融为一体，
你并不悲伤，也无恐惧——
一种澄明，圆满于洁白的孤独之中。

(果 罂摘自花城出版社《蜻蜓来访》一书)



诗笺

大雪纷纷

●舒丹丹

